僑吳集序

逐昌鄭明德先生天資明敏高出倫輩其生於杭無書
無不讀作為文章抑揚頓挫反覆開闢一至乎理而氣
以攄之若長江大河流衍滂沛汪洋數千百里而終歸
之溟渤綽有古作者風既壯來僑於吳比老乃彙其所
作之文曰僑吳集授徽曰吾在杭亦嘗有作茲僑吳
久而作之為多故名焉子實見而知之者宜為序之徽
不敢辭復於先生曰先生固僑於吳矣夫吳東南之一
都會也山有虎阜靈巖之勝水有三江五湖之饒而遺
臺故苑舊家甲第仙佛之宮叅錯乎城郭之內外民俗

富而淳財賦強而盛故遷官貴人豪雋之士與夫羈旅
逸客無不喜遊而僑焉其僑何如不過即其山川風物
之美觴詠娛嬉以各適其所樂而已烏有如先生之僑
寓哉先生以吳乃讓王之封國而子游北學於孔子與
聞堯舜禹湯文武周公之道得聖人一體為文學稱首
其流風餘韻未泯也斯其所以僑焉者正欲以聖賢之
道資進脩之益耳豈徒藉乎山川風物以為觴詠娛嬉
之適而止耶則先生之僑異乎人之僑也已惟其異乎
人之僑所以發而為文亦有以異乎人也雖然文豈易
言哉堯舜禹湯文武周公之文禮樂政治皆是也蓋其
道之充乎中而其發於外者無非文如天之有氣則有
日月星辰之光輝如地之有形則有山川草木之行列
文實道之顯不可歧而二之也何子游之所以為學絶
諸子各以所見著書是不獨文與道二而道之裂也已
無有純全者惟董仲舒氏曰正其誼不謀其利明其道
不計其功揆其行事不庶斯言可不謂其文與道一者
乎而韓愈氏曰所志於古不惟其辭之好又其道焉耳
是亦知夫道之與文不可二矣然以實而考之則其文
固未能一出於道至歐陽脩氏蘇軾氏曾鞏氏文非不
能為也豈能與道弗二乎文而一出於道惟周程張朱

数君子為觀其易通易傳正蒙本義等書簡妙精切不惟輔翼聖经而幾可與之並由其得孔孟不傳之學故能若是豈嘗拘拘學為之文哉徽竊聞先生嘗以文師承於金華石塘胡公四明剡源戴公此二公學群聖賢之道者也其所以授於先生洎先生所自得有蘇嘗諸氏之文而不失程朱數賢之道未必不寓乎文未嘗不載夫道文與道則一而子游之所以為學者亦在其中矣奚必果僑於吳而后得以學詩哉第假是以名編爾徽生也後誠吳人也父祖以上居吳累世矣然於道詎有所聞而文亦莫之能措於先生豈弗甚可愧姑從命強顏為之言是集也為古今詩銘箴贊題書跋序記碑誌總若干篇釐十有二卷於戲有道之文當傳之天下豈獨吳哉

至正二十年歲庚子仲秋望吳後學謝徽序

僑吳集卷之一

四言古詩

括蒼鄭元祐明德著

旌表孝義金門

出吳東門沄：其水傳陸氏百五十禩業儒循軌事親以居；民擯盜不有孝義衆何所恃孝義伊何曰維金弟秉文印不矜而譽不言而養志同氣敬順兄掌家鑰旌其門以闡教條張書扁式信里舉鄉推事騰於朝用慶典坊名孝義大厥里門彰與表邇遠守臣樹聲加示善癉惡周書具存吳固沃土才瘠於腴風頹俗靡事勘儳古求若孝義幾何其心堪徙公藝價重南金克孝克

義吾謠我歌借耬閱墻敦化猗那

高昌僕侯三節堂

惟天啓僕產自灌水潤被北庭侯濟厥美挺事昌朝忠武罕比戡金平宋策審功修入毗廟堂黔黎安只宝箘獸獷僕轅南指忠憤踴躍奮莫顧已忠誠貫天白虹觸起孱孤嫠哭侯孔哀誓死靡他夫人貞哉貞哉夫人夫死兒乳教兒能孝父志在汝盍方成童母病弗療刲肱和糜人孰兒詔彼美至性移孝而忠撫字列城迷侯英風侯既有子且復有孫皆讀書益大侯門相继掇科荐承寵光侯其来歸英爽樂康子佩金符孫縈紫綬世訝其隆侯植之厚三節一貫何有夷險協於王風永配令典

可齋

大哉宣聖以詩教我興觀群怨皆與曰可誠篤是學感發志意善惡廉全美刺詩人得失於焉考見妍媸在已反省毋眩和以處衆不至於流設使雷同其道亦繆懲創羞惡中惟一致温柔敦厚慎勿暴氣用以事親孝哉有子移以為忠曹不越此鳥獸草木名類匪一惟萬學問旁資多識是我宣聖以詩設教下逮百王是則是效嘉子嗜學尤勤拾詩以可名齋義實在茲六義其

存既殫源委以詠以歌性情斯理

登鴈山予梁伯鸞

我以飢驅爰求樂土注意山栖茲非其所敢乎夫子顧嗣德音隼棲擇高魚游擇深夫子當時五噫謳吟出都接淅笑擷華簪歸隱抃臼傭力是任配詣德曜雖鼓琴上窺羲軒以樂此心儼古傲今而我肱折罔知適從蝇附以驥蒐罟以鼈罾以松式依夫子娛老考終優哉悠哉歌以相春

蘭

協以鼓琴世誰知音采以紱佩湘江水深蘭生棘中如石韞玉兮受不瑳幽香滿谷

為李澤成悼其妻馮氏

彼美者媛令姿靜淑姆教在聲懿範端肅擇配哲士閨望右族讀書思榮焚膏繼晷媛秉主饋克承夫志載徧載汲裳衣補綴奉飧舉案按翼若始祭倏遘百罹綵鳳分飛鼓盆哭哀語及涕泱人孰無婦賢而睽永懷弗諼

爰形聲詩

春暉樓

陽春有暉泛在物表寸草承之弗間其小春暉熙兮彼草離兮區萌就質茂斯詩人載歌悉物之情子於

父母恩莫與京親恩之大春陽之溥子心如草膚寸思
補爰搆重屋以奉父母以介眉壽其樂訐訐肯甘將灑
奉親之常寸草之微那報春陽孝子愛日孝子養志敬
親之枝勿踰非禮揚親之譽悠久不已是謂可報寸草
春暉萬一攸在吾祈與偕歸

五言古體

擬古五首

北辰衆星宗列宿環共之斗杓指其方生死悉所資萬
卉春芃芃至秋悴如期春蠢動罔弗然闔翕啟閉隨靜觀
造化理在人豈其遺君象實有類萬古成綱維

仲尼去云遠吾道日以微達士忘賤貧佞人紛是非時
態良弗古乃致嫩事希末路欲忘言屏跡避危機桐江
有垂釣首陽有采薇清風蓋一世舍此其安歸

大道本常在為士者弗由窮居嘆時邁逐世竟悠悠豪
強互吞噬雄智復相尤遂令務奔詐攘竊何時休所貴
者仁義勢利為足謀懿教信違矣民風此其媮默默掩
幽室感之紛淚流

春來桃杏花秋聲菊與杞豈但物性殊造化之所使人
生類如斯通塞固其理苟識吾性誠隱顯良有以
委身竹素間義理費考尋巖業泰華高浩瀚滄溟深涉

之遠無津擧之力難任不如
警日新大禹惜寸陰紛拏試
肉味太古寥寥音

出塞七首效少陵

已踰鳥鼠山未涉狐奴水飢
軍方蹋蹐天地入馬箠吾儕
秦時閭左戍漢家弛刑徒髑
非望生還魂魄迷歸途但願
載筆書不紀萬骨枯

受詔武臺宮西遶鉤營道挖
虎射命中相從願深討躡
血焚龍庭以功當橫草平沙
蛇豕繁一鼓攙搶掃歸取萬
精吞天山雪衣裂青海風前
馬脫轡頭所恃五石弓卿并
觸壘起勇奮奔虺熊鉞刀異
騎羊五歲兒出沒區脫中翻
理不土著水草無豐凶一戰
烽烟邊上發塞雁群南翔仰
馬上厓谷悲茄咽雲黃棄絶
動劍戟砲火燒衣裳鞠育非
列部伍鮮整旋與葆羨慮
戶侯歲月未云老
行幾千里不見單于宮走
豈不懷簡書戒命洪黃塵
莫邪所覩一割功
身異鳥鳳快捷如飛鴻生
那足平燕然方勒功
睜冥天風繁雨雪霜驅
骨肉親詎弗懷故鄉軍聲
寡恩道遠不得將吞咽復

何憤思虜其名王
邊塵暮猶黑鬼燐出霜草展戰圖報國寧慮骨枯槁人
生無百年一斃不待老但願土境富徵軀奚足道勳業
銘旂常秋天氣同杳

寄張仲敏

子居闔閭城有屋蔽風雨心融詩書澤口斷兒女語客
庖婦供饌茗竈手自鬻外餧多弗却柬脯乾可茹如何
舍之去畫墮緣棟鼠朱門盡華簪青冥無凡羽已隨鳳
鳴罔尚感鴟運潛於以見貞操也貞貴能處

仲春六日夢陳敬初諸君枉顧小飲樊樓分得

靜字

蔥肆不嗅葷蓮門惟習靜何此枉飛佩諸君森相映方
懽乏詞鋒安知墮語穽酒杯淺於臍樓居小如磬敢云
諧謔歡遂忘跪罷慙敬飛花落硯席軽雲拂塵柄舍坐或
屢舞分題各成詠莫非江海士行應丘園聘顧我招飛
蓬更春不復盛假如湛誠痴何嫌憲非病相會苟不樂
明朝雪盈鏡

贈譚臺史

高昌佳公子氣橫海岳秋玉壺洗零露錦機濯芳洲真
致埃壒外獨與神明遊豈羨鳳皇臺日晏行雲愁帝念

南紀大建臺分顧憂列聖再
人學可參憲臣謀之子被辟
星列宿莫敢儔而子妙折旋
遠慕儒術優先正高與馬德
光縣斗牛子能勗今聞席珍
工冥搜飛花落碁局弱柳維
能休龍駒少汗血駑馬老益
稠日沒烟樹遠重倚城南樓

仙山樓觀圖

嗟哉三神山仙聖之所居芝
飲碧玉漿飢飡紫琳腴寬旌
啓藏室帝命較寶書齋心始
相授靈風舞神魚天遠靡得
日照耀金芙蕖

久旱得雨

望秋似即鹿似旱同無虞忽
合霢霂雨涼氣吹鬚須未必
土生煙槁禾仍盼蘇澤陂未
清廟猶與豐年俱憶昨歲巨
墜下農田一區彼此黿產黿

命束書上昇州煌煌三台
婉妾通衿候不居世祿懿
言皆可酬骨朽名才泯耿
重天球況復五彩筆盡意
江舟感此時物佳念子何
羞白雪高莫和青山曉加
珍蘊蟲豸屏翳騰龍魚乃
便滂沛且掩羲和車高田
萎稻引根勿躊躇一戔薦
浸流潦恒滿衢庶士宅一
潭蛟為飢驅至今殍死鬼

夜、哭其廬竭来獲一飽焉知陰慘舒焦原赤欲焼政
不妨官租民輸諒有幾廩収長有餘盜臣被華衮我口
何由餬悲歌等慟哭激烈誰非夫

送楊郡博赴任上饒

廣信山水郡齋宮靜含暉陰松檜中白鷳時雨飛雨
餘岩泉落清音叶鳴徽沖治紫鱗躍講壇紅杏菲藤蔓
遶礎石新緑羅成幃諸生繙経坐子衿間褒衣格言咀
芳潤奥理宣幽微凡陋當脱屣聖哲胥乗機遅師一指
授仁風敬巖扉

與張天雨楊廉夫陳子平諸公遊虎丘次東坡

韻

昔吳有縣精茲丘據其頽前瞻埋金窴尚餘淬剣井簡
書畏懐異星日發光耿干将不剸兕壯鞠豈禁黽至今
黠頭石斷非躍冶礦上機不由智大将寧論猛公剖儒
釋緒便從康莊騁詞鐫琬琰嚴聲抽轆轤硬掉鞅清靜
海不墮生死頃憶昔此来遊六月佩旌泠山霊寶其躅
歳月塵刼永我生若後時惜此媚風景坐嘯嗟所見起
舞碩其影箕尾横青天有懐無從請

附陳敬初同游和韻

吳王闕玄宮創氣在茲領石留千人座泉迸百尺井

逮公今題墨潭光並耿
荒、短簿祠猶復倚頽
前瞻公留題天葩筆下
譬之具區大玻瓈寧計
載惟儁经室地古松日
人生非金石何必形乎
堂、金源公門墻多桃李
生事公久最為公所喜折
天子詔馳傳將使指宵憂
泣牛衣畫征麾馬筆風飡
亭庵露炊官署未蹀躞趣
裝騎紛綸剳鮮光

贈張生

雄章久爻虎強聒不聞鼈
礦石磴極高下躋攀足力猛
騁仙語不求似鬼詩空自哽
頃自公返奎躔千岩秋月冷
永高標歎俱逝今昔異風景
影所愧願學意天高無從請

胡古愚南歸

胡君有佳兒純慤而靜者自君留詞掖思君不暫舍親
老當懸車迎之輦轂下喜親出都門徒跣控親馬祖道
賓送至別盃酒更把官秩司旂常餞章宣風雅擊節想
已屢知音誰云寡歸途春氷泮燒痕雲雨洒喜見江南
山螺黛秀而野掛帆胥江潮卧聽灘聲瀉兒搆遠碧樓
樓成君歸也旦夕候鵲喜夜、卜燈灺出迎空里閭驩
聲振屋瓦婦增姑饌供孫作脯鮓君歸樂如此令我空蹊踝行樂須及時歲月難

久假

張彥冲北上

堂、宛丘公高懷羅星斗明良之君臣尊嚴之師友皇
经在書監而公為祭酒英材資樂育本公生物手麟趾
瑞物呈蚌胎明珠剖覽輝鳳皇下轟劍龍虎吼自非學
術紀何以服衆耦鄉公僑南紀積學富林藪青天珠璣
唾一、化瓊玖公今廟廊上我則牛馬走食貧蒐撑腸
禦臘衣露肘於焉識張生嗜學不少苟自言家在汳外
家讀書久今將入成均積分會居首於時中吳道岸花
雜汀柳風帆遂北上解纜星在蜀會見生去後才名騰
衆口為拜祭酒公桓榮漢廷卑上探群聖祕下既群物
朽須今腐儒喜行樂歌隴畝公

送劉長洲

中吳號沃土壯縣推長洲秋粮四十萬民力罷誅求昔
時無并家夜宴彈箜篌今乃呻吟聲未語淚先流委肉
餓虎蹊於今三十秋畝田昔百金爭買奮智謀安知徵斂
急田禍死不休膏腴不論直低窪寧望酬賣田復有獻
惟恐不見收日覺鄉哥肥吏臺起高樓坐令力本農命
輕波上漚天意憫困劇南轅卯金侯、有萬金劑探囊
令病瘝變者起崔躍瘡者言朝啁坐令百里邑姦回愈

彫鏤是皆仁侯惠頌聲滿道周清朝考功選賞典無滯
留顧侯登廊廟一洗蒼生憂

松軒為潘世穀追題其祖忠烈公卷

昔在世皇日潘侯如貞松聳身青雲表流澗翠百重迎
寒保金石遇雨翔虬龍枒拱夙所具匠氏仍相逢一洒
鴛湖淚難進泰山封仁者滋有後孫枝挺玄冬顧徙歲
寒節雨露日以濃

高節樓

自古高節士無如嚴子陵客星耀寒芒婦人守婦節之死矢不二以節加令名或順或婉懿舍是而曰高豈在閨壺由名斯究實於義竊未穩表毋陳氏媪一邑稱叔賢訓兒昌家基毋老雪滿顛岩高節樓枒拱徇雲日一賦桓舟詩千古保貞吉

宴顧氏芝雲堂分韻得玉字

開士枉遠駕貞人啓華屋座接塵談素酒傾麟壺綠遠山橫書幌飛花落棋局谷芳寄荃蕙夕陰留梧竹雙係夾鷗弦群書閱魚目跡異心匪殊語契道難瀆接驩雖云暫後會詎可卜離懷漸烟水遐音毋金玉

過沈仲說清樾軒

睹此龍伯國湖江白漫路出洲渚上天垂葭蓂端林

樹茂清樾浪花浮碧瀾
烟消棟宇出露下場圃寬漁師
自繩擢農老仍衣冠隱
侯有令德錢鏗富清歡翌音喜
人至戟手勸客餐酒行
鶴獻舞飲具魚橫盤自稱礼法
野所貴人情安江山歲
欲暮風露日以寒蘭佩香久歌
蒯緱鉄空彈懷君不暫
置於世何所干明發當復来壽
盃為子乾

吳興道場山

道場古名刹浮圖冠其
峯俯日星上棟宇雲霧間羅
立千柱宮欲亢九虎關
蘇公昔出守以盛鬢未斑詩如
九河奔留列青嶄顏至
今作虹氣夜電鏤神姦趙侯景

蘇者水緑芙蕖殷公餘
繼笑詠暫可抛愚頑

蘇公潭

鳳舉不錢翮龍騰不傷
鱗由来貴顕者定異尋常人公
昔令烏程弱水已沒身
何伯急扶出體完氣仍伸公後
孳玄豹伏水清白鷗馴懐公莅
踐台鄂潭名此其因山
立處雲木青蓁蓁趙侯
公餘躍嬰鉴淵斎

遊鳴禧廢寺聽舊僧心敬言

渡南已四葉継繞蜀濟王祀國支妃柱前星掩寒芒幃
妍肇牝晨奴謀肆鴟張両潘為義激不顧百口戕起以
奉其主近在若水陽天津幹斗杓海底洗日光人非霍

狄儔誰是涉險航聞其被戮時母老兩鬢霜吐辭語觀
者令人殊激昂吾見宗忠臣雖死猶不亡至今草閒燐
熒出幽房北城鴟禧寺棟宇自蕭梁兩潘舉義日俾
衆聽鐘撞哀哉城門火遽遺池魚殃遂指寺逆地瞰宮
示非常田斬飲僧粥爐冷供佛香金像久頹剝青苔重
悲涼仰懼枅拱墜俯歎榛莽長殘僧四五人飢用筏東
腸敬也葉尤白宴坐不下堂家本蜀楊氏能言寺之詳
補苴鏊衣鉢創巨醫難良更今百卅年我來重彷徨潘
忠世莫雪寺廢人弗傷天高莫之訴題詩空慨慷

送俞漕掾

鄉年子胡子在杭客僧坊褐衣冷不絮蛙竈突不煬直
言迅風霆勁氣蟠穹蒼獨與俞校理笑語溫而莊心探
群經奧目短百氏墻折衷不求似各極其短長我時為
諸生拱聽私自慶融萬會於一擊鄂睹日光死生一闊
別今幾四十霜我既為飢驅東泛吳下航俞公有猶子
吏事析豪芒讀書復讀律才比百鍊鋼清府多俊彥何
異雁鶩行秩滿陞帥府年勞躋省郎功名晚亨奮自可
上廟堂我忝里閈末看子青雲翔威鳳一高舉應龍豈
終藏送子歲年暮贈子金玉章

憫農一首送張德常吳令出郊勸農兼柬國瑞

公相

日行底天廓勸農正其時昀、土膏動穫、條風吹渚
花尚自媚汀柳亦閒垂中吳號沃壤東作多遺黎首更
泰伯化民俗恒恫、一從干戈興殘虜令人悲草生髑
髏眼竈絶茆茨炊十室存二三燒刼偶見遺官租不少
貸民力何由支張侯尹吳縣水蘇嚴矜持征科淚暗落
且復鞭創痍茲當秉作興載耜循年規言告加勉勗心
傷為嗟咨田老鋒鏑餘僅保骨與皮猶復望歲豐迎拜
攜孤婺茹芹敢望飽無力堪拖犂嚼蝨恒苦腥飯牛惟
苦飢侯為百里宰腹笥盛書詩民勞曷小康民病曷小
醫毓文諫周室千古有令儀咽餓啗兒肉何人埋父屍
民力苟不蘇天鑒亦不私上帝專主宰臣言諒非癡

鶴巢次張貞居韻

胎禽巢居迴每在林表松棟梁架青冥戶牖瞰碧峯欲
睹仙者馭每懷塵外蹤玉童坐吹笙娟、好顏容時歸
理其室護以虎與龍茅簷瑤草香欲往路莫從星宮集
群真霞光覆千重鮮后十洲上仙聖應相逢

送友還鄉

墮地作男兒有州須及早當年懸弧意焉得鄉曲老青
雲一蹉跎鬢髮日已皓常恐婦去遲心焉慙如搗我家

東吳城翠竹森若葆力畊輸王稅妻子亦温飽詩成每
獨詠觴至或共倒富貴將焉如歲晏聊自保蕭疎風前
柳貿貿霜下草有官固當歸無官歸亦好

賦採香徑送吳縣張令陞佐嘉定州

泰伯常採藥深蹊入芳菲攀桂作帷帳紉蘭製裳衣坐
令文身俗悉從端委歸支胤後世君禮讓日漸違迷陽
行棘足蘇蕪露沾衣三秀不改度齋房耀靈輝擷之薦
瑤席神享民是依

遊惠山寺

百里盡平壤茲山忽中蟠砯石得宏深迂徐納平寬僧
坊隱其腹崇搆居桓桓立神衛觚稜緣雲置闌干我來
玄冬交榜舟起微瀾天連黃沙白露委青林丹地無車
馬塵松筠政堅完蒼然後凋意彼此不厭看稍陟其
厓探源汲清寒恭惟桑苧翁出處良獨難帝青九萬里
冥飛見脩翰空留雪泥跡莫究清淨觀煮茗條煩暑晏
然有餘歡

山雪齋

山中太始雪玉光麟嶙屹積之非歲月坐而閱暑寒純
白既不交空明諒非難懸氷松梢墮危石澗底蟠維時
古真人頭栽切雲冠閔世方內熱憂喜虧其完燕坐以

觀復一念萬刼寬問之何因耳笑指青琅玕

明月鏡

神工鑄明鏡持進嫦娥宮嫦娥羞鑑容暮掛扶桑東浮雲散天風照耀九海空如何萬丈光瀉入詩仙胷談玄走銀蟾落筆驚彩虹掩却星斗文孤輝天地中

上清金蓮頭道者

巍巍龍虎山融结自太古篤生虛清君道獨継祖武真人生岩穴蕭然一環堵蓮蓮首目光炯燕坐閱衆父爰埶虛清心天風檜杉舞

贈姚尊師

山中學仙侶鄉来髮皆玄驚我顏白来忽已十七年民物殊更変青山獨依然館我太霞室酌以松根泉非君慰幽獨空齋難晏眠

贈江右指上人

江右山水窟所産多才賢溢為空門秀一一皆清妍向時訢太中說法龍河壖遂令吳下雪便參老暉禪畫飛楚畹墨夜發昇州船文廟日有暘来自冥冥天地蒸金銀氣海湧雲霞鮮歇艷谷崖動泰究趣拂捐東歸住嫂戎戶屨来後先先風流轉處名滿越與燕哲也迷訢出研坳侵雪肩芳藪依苔石瘦竹穿礎泉神閒妙盤礴思

入孤桐弦朝陽鳴孤鳳秋空唳飢鳶想從闉愚脩六根
互相宣聽者悲說喜贈章動盈篇恨非昌黎伯乃欲觀
其顛要頃三摩地勢悟非言傳

馬氏雲山祖塋圖

孔子少也孤不知防墓地親殯五父衢問之鄰母氏嗟
我雲山翁追遠心不置祖塋在陽岡距今已七世松楸
寫新圖名筆為題識國史既特書銕史光相繼陳澤曾編修書
為賦詩楊盧夫勝茲河陽山白雲浩無際
因和韻故云

山居圖

畢棲拙謀身曠望時從目山氣曉亦佳燒痕晴自綠轆
金扳松屑解纓濯岩瀑幽懷良自怡誰云有延促
惟是安僻境本非薄榮名松根聽泉坐溪邊看雲行夜
雨下黃葉春風開紫荊物理有代謝古人誰獨生

凌波仙

迫：湘浦秋盈：洛川月鏡空離鴈舞天遠孤鴻滅木
葉向人下瑤草帶愁折有懷無由寄琴心謾三疊

歲晚寄鄺尚德馬民立

玄冬夜何長白日寒苦短流光邁魯疾浮態怯齋緩畫
沙勞纖錐窺天費幽管事靡有定形犬聾馬生卵豈無
酒消憂累觴弗能滿冒雪梅含英香露珠纂：西窓期

同觀廡詠傾茗盌

竹夫人

墨台有淑媛不嫁敏眉嫵江南夏六月火王金伏土於時媛以潔空中不受暑攜持枕簟間斬非戕斤斧況復不妬忌涼薄善自處紗厨奉清懽通宵默無語君子加保抱安寢夢淨侶各弹緑鈞操就中節更苦嚴冷莫可犯編排其有序玲瓏璨黄玉疏通映朱戶舞榭洞八窓歌臺高百堵弗貽六宮憐頓消汗如雨安知涼秋至君顏不復睹此時愁緒多恰同齋仇素用舍良有時寧間今與古

聯句

學詩齋聯句有引

至正甲申蜡月望前二日句曲張外史天雨自義興道吳還錢唐其老友某僑居吳中因宿外史於客棲時吳興郯韶九成亦在焉為予舊嘗喜與外史聯句是夜將為之而未得題韶作而言曰生以學詩名齋示有志於温柔敦厚之教也倘二先生即是為題生幸多矣用一笑從其言詩將終而予惬寒先就寢明旦外史亟歸且寓以足成之為之補就吳人陸友善隸韶乞寫二紙一張於齋一寄外史云

明良賡歌基猗那奏鼓始清廟殊雖、祐赤舄囿几、
豈惟緇衣賢而政以朱襮美原鴒兄弟急祐河魴父母
迩便施谷中葛韶亦采體下菲詠桑表沃若而歌茉賦
樂只韶鮑鼜蘇公絶祐厲壞凡伯耻思鳴卷阿鳳而願
繪衮衣雉韶蔽以思無邪母曰凩有體而言超授簡貢
祐道在過庭鯉而遂去文辭害之舜訓詰昧譎諫主風
剌祐昌言發興比雅亾迷麟筆韶和寡續巳里鎬罷魚
在藻屈倡鳧泥水而恒伝誰與奏補笙自難擬哀、河
梁別祐堂、沛風起而祠雒悔心萌祐決虞壮圄已塞
瓠恨莽鬱祐援桂慄蘼蕪便啼帝城上烏而猶恨水中泣

祐
隆中抱膝想許下横槊偉體要必中度祐範正悉循
理而響當貫珠串祐轍始轅車軌韶清圓斲氷苦而穎
脫扣鐘喜韶無敵白乃聖有作甫良史而險如横空盤
突若破陣襆祐雕鏤百神困策役萬象靡而爨桐聲玉
明廟樂厭石盞揮毫既凌厲賦物斯須委祐郤公學方
篤吳欽好誠卹而蕭齋庸佳名華搆落新址詩律妙獸
造吏塵淨一洗瑰辭出語穿并遺経貯腹笥祐道在用服
形神悟為洗髓而不虧素王造信全亾人履腎胃苦捐
擢物累困成毀直登陶韋奥旁摩鮑謝壘敦凌天策燉
古偕霊光巋請驗百世傳致慎一匱圯兩老皆苦心六

義始盈耳桂一真漏萬祐聊以示吾子而

七言古風

姑蘇臺

括蒼鄭元祐明德著

城西高臺高百尺傳是吳王舊遊迹百花正開西子醉
明月芳洲照清夕嬌顏如花醉王側城上烏啼曉星白
歌鼓聲消醉未消越王已將兵來朝鎖金撾鼓殷天地
兵敗可復棲夫椒吳人遺恨化潮汐暮往朝來箭涇直
不然自可君甬東何用蕭牆馬嘶驛

夏駕湖

吳王城西夏駕湖至今草木青扶疎想見吳王來避暑

後宮濯〻千芙蕖酣紅蠶翠摠殊絶誰似西施天下無
西施醉凭水窓睡曼衍魚龍張水戲月上湖頭王醉醒
婦舟蓮炬繁如星不知擁扇暗人者日夜窺吳不暫捨

吳桓王墓

有吳桓王之墓田乃在盤門南郭邊墓中玉骨久化土
石上赤烏猶紀年寒食無人洒麦飯東風滿地飄榆錢
功昭前代啓吳祚葬地合擇名山川闔閭城南不百歩
土薄易致毗夫穿昭紘衆臣號詳密慮不及此寧非愆
緬思山東舉義日鄙灶頗已無諸賢惟王父子起相継
黄星閃避東南天假之脩齡定四海許下豈容瞞着鞭

鑿山掩匠等發掘朽壌一杯誰獨專白楊蕭〻北邙路
姓名能得幾人傳

岳武穆王墓

棲霞嶺南湖水陰墓木兩株高百尋鬼神撝護霜雪斡
日夜怒號風雨音山僧紙銭每自掛隴菌金槌那得侵
精忠既已塞天地英爽尚爾盤山林恨雖無血可化碧
世故有人能範金恭惟父子一抔土尚想君臣千載心

萬松巔前行殿廢五國城頭寒漏況空令遺黎痛至骨
荒墳一上一哀吟

古墻行

其童時侍先人到杭訪諸故家其數至則循王府也府在省西天井巷其北則油車巷也宗諸王子孫居之者如蜂房其家粗完則月閟先生也先生諱栻與菊存先生兄弟行先人言論孤峭尊俎間每謂循王功名去韓岳遠甚特與高宗意合故享富貴壽考耳與聖亓與菊存交厚見王府環墻猶堅完知其版築時取土於南山其用意遠矣為江浙省官署向年淮陰多所褒美然豈春秋筆削之謂哉為賦此廣幾黃太史浯溪讀碑詩意夫

崒嵂環墻連數堵宋亡猶是循王府渡南功臣王第一賜第錢唐貯歌舞築墻遠取南山土軍士肩頡汗流股槓幹停勻杵築堅小却猶支三百年當時能留岳忠武迨施宜可銘燕然嫖姚忘家子胥戮宰嚭賣國身名全偷安湖山忘大辱詔諭江南等臣僕蕭墻僚周千柱宮只欠甃泥蒸後築帶礪鐫銘在甲第築墻不厭高於屋遠雁秋橫五國城帛書無復凌文傾可憐忠臣痛刻骨空令志士死佔嚶佞顓忠誅誰得失二百年餘昭白日舊時每見古墻邊鬼燈夜暗光如漆墻土於今化作灰

欲問故老心先推只有省垣新築後鼓角聲殷吳山隈

弔劉龍洲墓

宗渡南如晉永嘉屈辱更甚慚栖鴉才賢盡斃賊檜手君相甘同魯婦髽孝皇悲憤痛莫雪士逃竄誅能幾家翁也諸侯老賓客有淚每落西風茄南樓載酒桂花晚便欲呼起能無譁醉鄉生死志今古酒熟菰香魚可乙经倫志在言非誇且將南山扶虎穴豈但東海刳鯨牙和戎自有祈請使经天非無博望槎瞪視乾坤謝軒冕朽骨深瘞山之涯婁江東流山蘊玉翁也墓此誰疵瑕

荒陵無人澆麥飯廢冢有樹開梨花焚兕燐出松塢想翁来游路匪賒

重建岳王精忠廟謝李全初長司

憶昔紹興南渡時從王百萬貔虎與貔鄂王奮身起偏裨能以百戰扶國危師行動以紀律持屯行野次人罕知堂堂大將精忠旗敵人不敢正眼窺連城之壁無瑕疵如何青蝿玷污之後来禮葵西湖湄血已化碧無完冢於今宗亡宗社隳獨遺墓木蟠孫枝夜啼鵂鶹嘯狐狸過而問者知謂誰廬陵李君每涕洟坐幕府深自惟不獨鑿發囊中資又屬州人使共治鄉徊经营出成規

廟遂落成煥輪奐嘗復享
贊君為政能及茲只今解任舟將移何以表君去後思
爰勒堅珉著貞詞昭示億年匪夸毗過者下讀麗牲碑

長孫皇后免冠圖

貞觀聖人還紫宮按劍欲殺田舍翁本帝仇今作輔
逆鱗易批難論功后闢君言心慘惻自古君明則臣直
直臣脫若死無辜賤妾一身何足惜免冠再拜明主前
陰扶红日行青天他時拭目看陵樹不以大義虧其全

淵明歸莊圖

終風晝霾八表昏有眼不睹東方暾只應門前種楊柳
山河已改枝柯存原田畇畇水漾漾歸來有酒盈清尊
醉鄉生死豈不好縣書甲子明深恩仁人義士久黃土
丹青彷彿柴桑村畫圖不盡古今意寒蛩夜語秋梗根

東坡赤壁圖

奎星墮地不化石化作盤天老胸臆清禁森嚴著不得
半夜吹簫過赤壁百億魚龍不敢聽萬古東流月華白

溫日觀畫菊

伊昔錢唐溫日觀醉元竹輿殊傲岸却將書法畫菊
張顛草聖何零亂枝枝葉葉點畫閒醉瞠白眼看青天
狂呼大盜楊惚統天不汝誅吾厚顏楊加筆死曾不畏

故老言之淚尚潸盡成葡萄誰賞識惟有鮮于恒嘖
醉叩齋室支離疏拊摩悲歌淚填臆鮮于設浴師院之
為師條垢嘗弗辭人言結襪張廷尉千載風流寧異茲
蔓如龍鬚實馬乳問師揮毫奚獨取只因漢使遠持來
野老詩成淚如雨

贈無錫強教諭

義門影連梁溪水誦聲琅琅長應耳中有文儒名父子
教鐸鏗鏘鉤相繼起毗陵去家不百里藹藹春雲盡桑梓
三年職教識才美鼓篋來游無遠邇振衣升堂靜元元
槩於群經味其旨坐見金精出鑪錘泮池氷消躍赤鯉
壇杏緘春紅蕊政成南畫堂公拜慰棣萼春輝交韡韡
咸祝先生此升矣

送范子方掌教

江南喬木幾家存魏公猶多賢子孫根株久浸詩書澤
萌栱長承雨露恩美化山長尤秀出翩其令儀如玉溫
觀光帝都富述作傳經親闕加討論一官不厭客壇冷
暫爾定省違朝昏側身霄漢度林巘照眼井絡逢人村
東風吹衣晝襲北斗橫屋夜暝公侯復始自今日
浩蕩恩波白獸尊傳聞吾家光祿墳青松上啼古帝魂

大皆十圍閱世久禪亭狙杙無留根貞元丞相久寂寞
不辭為庶為清門得從君去拜桑梓勝倚孤雲賤淚痕

贈達長司懋衡

十月二日君生辰菊有黃花霜露新漢朝既須名賈馬
嵩岳豈徒生甫申衆瞻雲霄黃鵠舉自愛江海白鷗馴
烏絲畫臨嶧山刻銀箋夜製吳宮春政爾揚舲海潮上
忽然煮茶溪水濱囀枝出禽語留客攙騰野梅開向人
蒼生却問謝安石白首可同鄭子真

送碩縣尉之

虎頭諸孫豈誠癡飛墨即是蒼鈞枝故家喬木盡黃落
此君貞節仍堅持向年毗陵為録判正聲早騰青玉案
親殁天南柩迈吳葉官急歸方寸亂從兄負土成孤墳
天平山麓黯秋雲哀淚滴墳上土終制北謁天皇君
一官又赴同安尉白雲黃葉秋無際道經武夷山下路
過雲棹歌迎鼓枻山中徵君我小冠能令幽居帝畫看

贈藏書碩明則

昔人於書皆手鈔六經子史方神交徧摹雖勤不聞道
是亦蠹蟫書作巢積書之家費裝緝褙工亦由書傳出
一朝妙手完缺殘正如雲開睹初日我欲一問碩生家
松陵春晴桃始華蟄脇萬卷老多忘檢卷只如昏樹鴉

嗟、書生吳鉅族風霜日夜摧喬木雖然業身薄秩閒
有眼且看江南山

古書行贈吳孟思

蒼頡四目通神明制字以來幾変更籀創大篆豈柱史
石鼓有刻非無徵驪珠煌、幾千顆照燭萬世開章程
周平東遷帝紐解甄鄭徙迷出加研精秦斯學荀儒運陋
獨負小篆超焚坑戈森劍列出華玉百世是寶堪依憑
次仲忽挾八分起喜動呂政消威稜一朝檻車化鶴去
傳聞無乃非人情政方鞭戮海宇日程邈徙仲尤知名
六國滅姬旋自滅人如亂麻死長城神土異畫先後出
隸法変篆由邈興十年輩思非不苦習趨簡便令人軽
堂、達門許叔重憤惙缺誤復著经三才萬物總蒐討
一掣屋鄴瞻繁星慎於六義功不細朽骨逮今餘德馨
漢章変章本伯度波磔與隸猶相仍俗書姿媚相扇告
韓論亟激毋深驚千年陽氷紹斯跡有茂其實鑒英聲
珪璧煌、照衰世白馬記與庶子銘兩徐識解更卓特
著書翼慎言庾、張侯豹姿編復古金薤琳琅垂九清
皇元篤生趙文敏掃世糠粃開群盲龍翔鳳翥彩雲晚
夾以日馭揚旌自公騎箕上天去衆論悉與僕陽生
生名吳睿孟思字篆隸可寶如璜珩周旋向背盡規矩

分布上下紛從橫囊錐畫沙泥芷角寶樹出涸含光晶
斫裂雲根創就淬射穿楊葉弓開弭刊題班、滿山石
姓名往、門帝京贈言無如胡汲仲我乃蚓竅蝇甍、
闔閭城中每相見愧我頭白君眼青長歌哦成三月暮
妬婦無能空拊膺

龍香行贈吳國良

張公洞中芝草春帝藏寶書更幾塵中有龍香燒墨法
古苔溜雨松膚皴水公竊窺試造後至今法行溪水濱
吳生妙解不求似獨造萬古工何純玄霜夜搗玉兔臼
黑瓊曉剥蒼蛟鱗製成比之犀截角研罷頻似鳶憑茵
姿如青銅色如漆并瀋便見亦相親老矣父子委世久
瀋李竟誰追後塵嗟生一朝遇賞識會同南琛貢紫宸
願寶龍香古圭璧明月清光長照人

卷

相地余君贈言卷知三十春闇其欲識天下士
我早不識余山人湖海名吳春苦雨：窓峭寒肌骨皴
不厭四方走跋：竭來中昌終傷我神儒先淪落日已盡
袖有贈言成大軸讀未卷終無斗升水破靴厭踏康莊塵
我獨未死如枯鱗洞轍曾化抽機輪黃著定鈐司馬氏
生言宿知地理學轉移造青囊為書郭景純二子騎鯨上天去遺編憑誰據其津

余生而眼炯秋月徧觀山崖與海濱先輩而今木已拱
後生蹇予蹼不伸何處青山可埋我兔使烏鳶螻蟻嗔

舒大君伯洪之任晉陵

西門曉送舒晉陵十里沖鑿氷邑侯生長單父邑
彈琴化行咸服膺民風莫訝北南異身教始為今昔稱
我歌侯聽意良苦且住槽撥朱絃繩田閭困悴非一日
錐刀剮剥動千層孱民不殊置裏兔猶吏却如霜後鷹
豪強結托相表裏機爰聚集夸才能繭絲何曾宿抒柚
粟穗況欲棲溝塍煌煌列宿在霄漢扣首吳天呼不應
風聲俗習一至此問侯何以寬凌兢侯從書監學古訓
仁義樓櫓身先登雄談浪浪瀉河漢偉度浩浩吞鼯鵬
力行以言振頹俗宦奮其力支崩騰坐令凋瘵復完實
豈但賢勞不次陞腐儒歌長侯勉聽無肉如陵酒如渑

送韓從事王温之閩

歌長意苦白日暮忽見新月上漁罾
韓侯魏公之子孫傳家故笏今猶存吏程於今重漕府
人望自昔推名門風帆曉綽鳳洲過鐵砭夜劃鯨波渾
七閩宏開元帥府二品欲均丞相尊簪團煌煌荔子葉
庭走陰陰榕樹根遷陞郎署不憚遠遍拜朝命茲承恩
道山亭上登臨日為賦海湧玻瓈盆

送汪秀才瑩中

三十年前湖上路君之外舅錢塘簿春風瘦鬢綠於雲
豈料於今各遲暮遲暮相逢兩相顧出者非迂處非誤
君出才如班定遠我處心慚黃叔度向年邊氓弄鋤梃
屈君從戎曾不腐皇家福力九閽固爾民何異置中兔
上功幕府寂不聞一命低徊樂其素參佐南安郡幙嵁
行李蕭然只如故於今復理吏部銓來書朝上閶門船
柳條緘黃雪初霽鷗波吹白舟當牽備書篷窓遶老眼
沽酒野店燒殘年想見新春花欲然君應醉倒春風前
青雲故人布百辟黃紙除書來九天得官南歸應過我
姑蘇臺東野水邊却問朝端泰祕監何時寄我歸來篇

趙松雪畫

鷗波亭前千疊山縹緲峯巒烟靄閒既如春雲多態度
復似靜女工幽嫻老槎霜寒露刻削崩湍雨霽聲潺湲
飛樓湧殿出林表中有逸人相往還風帆載谿馬載道
無有艇子維滄灣有時扣舷一清唱有時談玄一破顏
吳興仙翁補天手毫端五色春斕斑盡成未數董北苑
王維二李相齊攀自翁騎鯨上天後至今玉珮聲珊珊
空令下土寶遺墨真贋紛紛誰與刪

趙仲穆畫

王孫畫思凌紫青千峰削出秋冥冥丹臺疑通玉京路
飛瀑上賤銀河星抱琴隨馬風泠泠定知不是王門伶
山空水流木葉落曲終正不求人聽溪流明滅夕陽晚
似有樵唱來岩坰王孫歸卧鷗波亭釣天清都夢始醒
浮雲変滅不掛眼盤石溪邊且濯纓

李龍眠唐馬仲穆臨

龍眠畫馬妙入神邈得唐時馬與人通馬語默相契
馬知人意更相親文皇昔御六龍出天為聖主產騏驎
開元馬牧蕃盛日雲駕鑾脽誰能馴自昔龍駒有天骨
驌驦獨起秋輪囷西巡不復觸王母東歸政尔憨直臣

馬圖流傳至汴宋玉驄紫燕聊前陳守文之君保成業
不肯一日閑邊塵遂寘華苑鼓車下猛蛟失水無完鱗
柏臺退休親貌得畫意逮逼曹韓真畫史總知粉墨迹
學士乃通元化因曹韓骨朽伯時死餘子溪上苔花春
臨摹不得畫史意掩卷愁眉看誰与伸

徐孟達別墅冬日海棠

猗唐孚德徐有功力迴兎殘致時雍子孫蒙休百世下
草木作花嚴冷中園林尚或保剩緑霜霰不敢欺嫣紅
金盤朝露洗睡態錦絲徒障圖春容流年固如東逝水
衡子豈必西飛鴻何異隹人倚修竹尚矜絶艷渾孤桐

徘徊樹下三歎息人生遲莫將无同

王元章白描梅

王郎筆底无纖塵只有萬斛江南春疎花冷蕊禁不浮
珠明玉潤森前陳珊瑚交柯撐鐵網金鉸鑠日張龍鱗
咸平處士西湖濱風雪滿頭肌肉皺長歌短吟梅樹下
声詩寫浮梅花真王郎晚載剡溪雪艤舟孤山一问津
色香声塵盡奪取高揮大抹駭世人旧時娟、裏湖月
清光長照無疏親

頑空之墨竹

虎頭諸孫妙飛墨蘇篁脩纖傍湖石只趁湘江水湛碧
英娥驂鯨去不返千古遥峯綰秋色

黃子久山水二首

小黠大癡誰復然画山画水亦随緣懸厓絶谷噴流泉
此中即是安養地九品蓮花光烛天
衆人皆黠我独癡頭蓬面敝絲鬚垂勇投南山剌白額
飢緣東嶺采青芝仲雍山趾歸休日尚餘平生五色筆
画山画水画楼臺萬態春雲研坳出只今年已八十餘
无復再投光範書茆浮讀書眼如月萬古清光涵太虛

向年与岳漢陽趙宛丘同登荆溪王氏仁浚堂
今几四十餘時允同尚未生茲允同出拜感念

今昔賦以与之

昔年嘗登仁壽宮岳趙兩侯与頡頏周情孔思藹胸臆
高褭雄鄂陳宝藏名画珠宮貝丹碧法書金薤垂琳琅
官窯器列八珍饌博山炉焚三傑香稽経考史發言論
跨秦越漢譚文章惟時石塢梅花吐肩輿起穿林巔長
溪迴路轉雪殘作薄暮似遠羅浮傍婦途列炬魚擊桥
候人奔逐逸相望南枝禽翻北枝凍置酒張灯羅艷粧
主賓一時極驩会轉頭于今四十霜趙登廊廟岳物故
我仍飢驅行四方人生那得免離合世運乃尔罹慘傷
乾坤瘡痍戰塵黒溪山破碎愁雲黄華屋終為変瓦礫
旧厥梁肉今糟糠子之家居尤可念嵩艾叢深導虎狼
幸哉仁者必有後出贅于此存豪芒子之拜我增慨
衰頽有几桑榆光陰倚嗚落世変若安得不及我弔旁

送俞教授之餘杭

餘杭縣前春水生校官書舟如葉軽鶯啼壇杏垂寧
魚躍洋水芹抽茎易于観天圣域敬文者載道天机精
明年彤庭対策後我亦閶門送前旌

送俞叔元遊游慈溪陳文昭

百舎重研泛師游為道不為利禄謀今子遠鼓浙東枻
涛江日暮青山稠慈谿為縣山水幽製錦者誰陳太丘

退食何曾廢探討固應户屢遠相求它時卒業歸語我
坐見一鶚横清秋

送李運使海漕抵京見宣城貢待制

易于涉險必曰川何況杭海決九渊海雖无風浪或顛
銀山雪屋相崩騫国家鴻麻上際天漕海運粮今几年
波神水妃相後先分護糧艘咸周全棹郎拊柁歌扣舷
南風趠帆到幽燕萬井白氣朝炊烟青駒之年福更延
上帝降監加怜憐天子明聖宰相矣明烛萬里無私偏
春運已達北海壖天吳帖首海若眠李郎夏運能勉旃
海波鏡平粮在船由郎心純志確堅敬亭之山秀而妍
幼逆貢公讀陳編志存功業永久傳縣知此行尤静便
宜膺上賞坐玳筵金鎌縹醪宠命宣應逆貢公見榻前
清光只尺如霏煙貢公若問老鄭虔為言白頭仍草玄
海宇清宴无戈鋋咏歌太平老林泉却寄貢公山木篇

寄雲南蕭揔戎

将軍昔麾白虎旛指率虎士平雲南大山豐林犀象蠻
青山一束西横擔諸軍落險坐如蝟下嘖長鯨手独探
威行武侯擒縱地大旆森如松杉整師徐行身浚殿
點胄还国无苗蠻揔戎既已等卻敵相国正可同書參
自參大政論国柄戴具清静民心甘鳳飛祥雲忽鏃翮

公論在人寧久酣皇明鼂徹烛群運蔀蔽盡撤愉謀哉
將軍漠鬱蒼玉佩入朝拜手儀容諳念臣已老心則壯
宝鏡在匣秋僧、圣君萬歲国基固明堂締搆須梗楠

送刘朝章同知赴任仲冶公之子

府尊向任杭推官宛丘趙公最交欢子時方年二十許
身衣大布頭南冠二公相予总鬯爵稽经抽史言盤、
趙公騎箕尊府老会合無由空嘅歎尊翁後貳吳府政
吏畏民思閭井安只今星霜十五易北帰懸車魏地寛
部送南向千峯峦微詩于感衰老況漠秋深霜露寒
客怀蕭、詩鬓白江浦蓼、楓葉丹自慙居負无尽餞
鴻飛萬里須修翰高天无雲卿月皎候吏側足迎征鞍
民思善治甚飢渇振政何以蘇凋殘尊公在此漢佳信
声騰寰著无尚难

題張伯雨尚别卷

句曲外史儒仙師閑口論事劍羌、詩律精兼奪天巧
字画峭重含春姿一朝飄然上京邑赤墀不拜惟長揖
名称籍、諸公間落紙雲烟粲星日玺書令任西湖濱
忽思騎虎朝玉宸大茅峰頭斟北斗劍佩色映江南春
山经幽文与道帙帰藏霊洞之石室小劫犹割紫琳腴

大書應接皇人筆鬼物守護今几年閭户勒銘師亦仙
酒星在天照酒泉師醉而死方陶然如何卧病二十日
鶴骨瘦筋神隼急一朝返真天浣洞西湖山空鬼夜泣
飛墨如霧苗人間讀之鏘然鳴佩環題師不死不浔見
老淚洒入秋菩斑

重題温日観葡萄

故宋狂僧温日観醉凭竹輿称是漢以頭濡墨寫葡萄
葉、枝、自零乱陁前時有連真珈每欲邀師飲其家
路逢其人輒大罵欲泄憤怒爭辞樞鮮于愛師工字画
北面從師孝波磔寫正葡萄皆法書二王楷範從師浔
困孝裔前支離疏師来或哭或歌呼醒塗醉抹不可測
其言皆忌警懦夫先生弊廬耿家步阿師旧日経行路
月落山空喚不應尚想秋栖溥白露

則天如師子林

萬竹陰、師子林蒼霏如雪不厭深影当初陽鳳舞
響作平地蛟龍吟契机元非擊後悟乘凉已在栽時尋
行鞭土酥雖詰屈沛潤法雨尤陰森箇時不傳飡玉法
空起每听貫珠音那知涌浮有六月只縁眦卯无二心
眼光囲已爍天地王度改尔式玉金老矣蒲鞋尚堪織
貧豈慕美長之斟養威窟中善自愛解鈴領下知誰任

擾、塵勞竟何以便應于此投華簪

送詩僧珩書記

吳僧婿、珩上人詩如嶽面青嶙峋旁支小山各秀出
吞雲洩雨干星辰陳高漫来說珩好思若美玉蒸孚尹
孚尹即浮筠之光采 我老于詩苦思短援筆欲下仍嚬呻奏香
擬绕玉皇案放權却入桃源春艰难若此良自笑束燒
不蒸釜底塵如何諸君擅天巧珩也又復能清新百年
几見光嶽合四海此喜文章純吾閩来門重行解言必
与道无緇磷西風搖落應南鄉長歌送子空沽巾

送顏陋隐道士

顏闔煉术三茅山术烟如雲紫翠间久御師壇黑虎出
又騎仙岩白鶴还符籙登真有要訣祠灶却老須玄関
宝書仍傳其茨牧珠寶改緻玄都班是中有人煉玉質
不逐頹景凋朱顏修詞如蘭吐酷烈濯足古洞听潺湲
佥余東望不可即天風泠然鏘佩環

送林玄卿錬師帰永嘉

玉晨明皇大道君丹霞上錦較璦文芙蓉製冠珠織裙
並乘緑鸞駕飛雲有美一人岸青帢来泛東颿東海濱
不笑不語寡戚忻帝驚顏語仙圣群是能執持神化蘊
叶余昔夢登帝喜紛拯余于危釋憂憧報崇仙階秩孔

殷尚念无以彰殊勳琳宮紫幄珠流煩雲来乘純去乘
雯景響濁世那由閑神孫飄翩接芳芬熹陽治陰調夕
昕氣神元精駐不分由能鍊之久益貴水浸不溺火不
焚是謂真人非外棼鴈蕩木落溪江、子今東帰侶鷺
麋将与浮脆周氛氳醲之清泠濯垢氛我将李之意則
勤其如衰年日已曛況復嵗晏手足皸作詩送子空云、
送聰首座遊昇聞赴日本人
昔年庵河帝作宮萬礎擁出金芙蓉祝釐至命黒衣相
董役乃是烏臺公帝乘雲去師示寂丸礫依然化金碧
搥鍾吹螺震天地游涎每抴東南錫聡也金鰲背上人
金翅擘海驅波神典座南屏萬峯上高閣瞪睨青嶙峋
来吳欲作鳳臺去詞鋒欲冩秦淮樹業材參天必豫章
匠石何嘗後梁柱湫隘長江無盡流詩成為寄波間鷗
自昔六朝帝王州老夫每欲東南遊白下江山暮雲合
烏衣巷陌斜陽愁古人銷亡景物在看我一賦商聲謳
贈日本僧
海以島嶼為連城其大每與龍伯爭珊瑚柱冷建宮闕
翡翠浪暖開蓬瀛亦有神僧出其國能與古佛同無生
飯香盛貯帝青鉢身垢沐浴琉璃瓶錫飛曽追獨雀遠
杯渡至比群鷗輕輔教編成獻明主彎弓机險開群盲

梅花飛雪歲云暮氷樹削玉天初晴魚翻春波逐鼓枻
馬嘶晚驛知揚旌蕩茶榻前啓沃處不讓義夫留大名

題夷僧寫蘭卷

老禪昔從日本來足踏萬里鯨波開金仙所居大霞上
五色芝草為棲臺國香中有蘭與蕙成叢托根在逢萊
老禪一見契幽獨葉々莖莖在心目硯坳盛浔楚芳魂
九畹春風種華玉紫鬚背開龍伯宮千柱結構神施工
妙高臺上醉揮墨光雲閃映珊瑚紅賢王分茅向南服
萬馬屯雲夜如簇獨延老師至王宮霜毫蘸松煤綠
為書蛟龍古奇字噴霧拏雲看不足老禪擔簦東入吳
白虹夜騰西太湖飛墨何分醉和醒高天頃刻青模糊
橫揮直抹恣圖寫太虛容裏無精粗諸方非無大牀坐
合讓主席談揮鉄只緣自有宝王利千層樓閣金銀鋪
人間腥腐蝸一殼蟻蠓聚散真斯須定追他日議天統
大帝法雨滋焦枯

鍾馗部鬼圖

老髯乏恐迷陽棘鬼肩縢與振褰縢前驅肥身鬼短黑
非髯嬌鬼則已腊後從衆醜服厮役擔擄鬼脯作髯食
鬼肌未必能肥腩餔之空勞髯手擘彼瘦而巾褙長脊
無乃癯儒執髯役其餘醜狀千百態專為世人尸辟怍

楚襲獰老非其類請问何由識其祭想襲日睛爍陰界
行屍走鬼非殊派民膏民脂飽死沒却供髯飧縮而瘦
無由起襲問其候有嘯於祭妖莫售大明當天百祿輳
物不疵癘民長壽

媚妹圖

天宝治衰妹兄出白晝官庭藏獰獨妹時何在不佐兄
靚粧自衒妖嫻賢沒來形見知何所百鬼尊之莫敢睹
提劍躍馬從其兄每為人家守環堵老韓飢窮夜縛船
送之不去今幾年妹肯涎兄庳屏逐我亦家富黃金錢

謝自然像

老韓詰屈雄世間好用險語搜神奸上仙飛空詣丹瀾
政自与世无相関奚為造言極誣詆何妨月照千江水
尨伯珠宮深處明鶴髮篤師臨時喜扶植世教須老韓
天風不礙鎗鳴鳶不見果州南充縣香火至今盟未寒

花蝶謠題舜舉画

華視迷春招不歸夢隨蝴蝶江南飛碧雞粉香酣不起
卧帖芳茵唾鉛水痴娥眼嬌錯驚頑解裙戲撲沾零露
折釵搔首笑相語阿誰芳心同栩栩頹雲流光空影寒
氷波絨恨啼蘭干

贈筆工沈日新

南州先生真玉人蘇家季孟世絶倫良公驕尾上天去
清潤餘流溪水濱東老之家酒熟未其孫犹以律筆聞
公家兄弟不負筆我輩秃之天且嗔不如醉用梢皮寫
仙人豈亦能書者

趙千里聚扇上寫山次伯雨韻

宗諸王孫妙盤礴萬里江山歸一握卷藏袖中舒在我
清風徐來數衣薄文章今淪落餘雕蘭玉砌凄烟蔓
宝玉不隨黄土化門上空啼頭白烏

趙善長枉頠玉山遂以绡為予索画并詩其上
頠家绡如雞子皮趙生画似蛟人机氷絲瑩滑始受彩
天藻絢爛方含輝海波金芒鰲日上溪樹翠鎖春洲肥
漁師出港晴荼網墜老翁問渡寒蓑衣試訊何涯有此景
頠在筆底從横揮

崇碧軒

江城喬木春陰薄故家文献多淪落雨声環堵長蓬蒿
鬚影衰年飯藜藿覺說張家崇碧軒梗楠豫章青拂天
后皇嘉樹无不有雨露所濡皆可愛何時逰子松根下
讀書逍遥以忘年

漁莊

濠上春晴花朶、施周強知魚与我争如頠循讀書倦

駁沓浪花宵鼓枻船頭列炬船尾喝繩擢如雲翻水上
并力斫雪鱠縷飛拍、茆柴荐新醸莊上東風柳欲綿
鯉魚吹浪迎婦船由来名教有樂地看書却掃消殘年

梅隠

昔者先人住杭州和靖祠前水東流繫庐与祠正相近
看梅吊古山之幽咸平梅花三百樹无復春風一樹留
荒烟野花開鄭燭落日林樹啼鴉笛黄昏娟、裏湖月
每為香影含孤愁長恨此花氷玉質无言自足令人羞
況聞笛声湖水頭青山難消楚人恨白髮易感商声謳
吾庐亦豈能自愛種梅繞屋休嫌稠三十年間屢易主
歸魂每夢花間遊因観此園重欢息萬事何異水中漚
知君断非元隠者卜居梅花善自謀我亦漂零江海上
悠、千古一登樓

玉山佳處為顧仲瑛賦

東望東呉積水深海天剤正青瑶峯肅侯諸孫有基構
界泾築室如山林石根孚尹音浮筠蒸玉氣岈曲窈窕来
登音笼鶴教馴谷舞節池魚出游听鼓琴樓臺花雨衆
香国書画芸香千古心按歌寧辞夜投轄彈冠又須朝
盡瘠已傍苔矶孝釣擢更上風磴窮登臨竹梧参天鳳

鶩集老夫為尔長歌吟

湖光山色樓

碩家湖光山色樓登覽近在西簷頭朝烟帖水白初散
晴雲正堪青相繆浪花錬閃上初日崖氣澄横如凜秋
宿草依仲雍墓孤帆摇范蠡舟霊来每見雲旗下
物換几番汀草柚何人孤嘯荅漁唱有客五月披羊裘
主人領客遥指点童子昔時曾釣遊曳裾王門塵眯目
搶鐙客卿雪滿頭何如長年老于此登臨笑樂孰5侍
玉関西望不浮入辛若終封定遠侯

雲山高隠圖

天山截葉如張旂小山偃蹇如牽衣岩頭千仞鴻飛瀑
迸珠濺雪交横飛林房隠、室中起青紅棟宇相軒委
中有幽人歌紫芝自採藥苗臨洞洗喬林露下青童、
交柯老幹森虬尨豈无明堂棟梁柱还当采献明光宮
寧无谷底白駒客考槃歌中風落日画圖難寫西隠踪
一曲鶩筐度空碧

虞勝伯江山風雨圖

雍公之孫勝伯父落筆驚人意独苦篆箱泛衡鴈風雨
平林遠岸舟横浦想泛出蜀看山多筆鋒森然如斬戈
春秋著成可奈何酒酣抜劍須君歌

鄭禧之古木圖

吾宗有子擅風流矱行只如陳太丘復向仇池寫林薄
六月陰森如凜秋前脩凋零吾亦老蕭日孤雲生晚愁

鈎勒竹

鳳皇仇池五色毛曄晅一如金錯刀欲斬滄海上初日
下有積石宅風涛曾向雲間拾鳳毛逸衡文彩自揮毫
龙孫歎詠求摹寫露洗珊瑚月影高

題梅為人壽

二月十日君生朝連日重霧今日消梅花含春照池水
眼明見此千瓊瑤我願君年等金石梅花結子調鼎食
年、為君持壽盃大醉花前華月白

天台山圖

萬八千丈天台山仙人抱琴時往還絲声落硐秋潺、
曲終聚雲舞玄鶴霞光樓觀难躋攀

芭蕉菴為僧賦

芭蕉為菴世所知諭人生滅无多時春風方抽緑羅卷
秋雨便折青瑤枝叢茂如雲蓋有自身飄着土当泣誰
畦傍築室善承簷葉上濡墨仍題詩猩紅吐花粲堪数
鵝黃駢實甘如飴使其堅牢閱世久敢恨迫窄逢君遲
雨声蕭、集疎響世路驀、遭多岐于蕪不悟佛所說

金粟如来良足嗤

楊妃上馬圖

華萼樓前上馬時君王忘是寿王妃旁顧含笑待持轡
海棠睡美春風吹綉鞍嬌凭翠袖冷金鐙擬跨絲鞭垂
宮鞾拘羈欲馳及穀、步搖旁不支沒宮窈窕千蛾眉
並乘騶裏黃金羈夫容耀露捴珠妙雜還綺羅知謂誰
独擁妖環何所之聯翩欲向華清池双龍噬膝踏花去
錦香覆滿紅燕脂泛宮車騎空瞻望並肩私語空遲、
行毋遲、日已西漁陽鐵騎崩雲追終至都門便別離
千載形跡令人悲再拜能志臣甫詩

九馬圖

西風源野汗血駒或逸或囓或驚驅斃草飲水秋氣肅
追風抹電神情蘇一匹亥塵一匹通兩匹交頸如城鳥
其餘五匹捴珠絶八龍溢一崩群驚為何時脫羈勒
煒行如雲泛所遷仰首斜陽嘶嚙勝一似達人訴胸臆
自稷西歸遺漢家不辞低頭駕鼓車湮洼水深龙種在

王時進梅屋

張翳講道吳王城听受不懈惟王生讀書折旋梅花側
吟香吹入吾伊声仙芸豈是辟蠹草古苔終開掛鳳笑

春融太古有積雪風度曲瀾糝飛瓊生于此時讀書處
正值何遜吟詩咸豈應婿、旧時月独苗疎影当窓横

芝雲堂

仙家芝草曄五色海日一朝照蒸成雲結為楼観霄漢上
千門萬戸皆氤氳致疎誤騎有誦籍雲旋夜下星宮君
忽為随地変為石昆吾有刀切不浮岩壑高深翠涛積
卿雲輪囷瑤草碧永護金粟仙人宅

画

抱琴船頭為誰鼓満江秋声荻花浦鯨魚出听棹尾声
曲終鴻鴈起江浜帝子降兮木葉下

除夕

今日歳徂鐙火明欲雪未雪雲冥〻貧家夜有欒釜聲
十年飄泊吳王城安知節序兒女情不眠坐数長短更
但有掃杜煨砂瓶煮茗亦得尊前傾擔氷錚然向堦落
北隣笙歌厭杯酌丈夫雖貧氣不索此意莫令鬻旅覺

僑吳集卷之三

長短句體

括蒼鄭元祐明德著

汝陽張御史死節歌

張御史罵賊死國忠臣家孝子忠義國家培植来白日照耀黃金臺此身許國誓不二不信白骨生青苔近者汝陽妖賊起揮刀殺人丹汝水侯指頭上獬豸冠孛柱乾坤立人紀侯頭可斷身可捐義不與賊同戴天皆裂齒碎加憤怒髮直上指目烟然賊刀入口鉤侯舌丶斷念糊罵不絶孤忠既足明丹心三年猶頃化碧血顏平原張睢陽一日雖短千載長人誰不死丶忠義汗簡至

今名字香朝廷易名賜廟食人誰無心應感激坐令忠
義銷兇邪鑿井畊田歌帝力

沈孝孫孝感行為謝醫沈日新

吳東門葑泥千頃曾無根舟行滉漾渺無際天水日夜
相吐吞太平日久人烟聚落散布洲渚上絙獨綑罟往
往成人村沈仲說父奉其高年之祖母避喧却掃于此
安晨昏說也不惟文行一如李令伯零丁孤苦形影相
依惟此祖與孫祖母今年九十歲十年三蒙賜帛恩孫
扶母出拜君命能無芳鮮列酒樽阿孌喜懽一一為孫
加唉歠便出泄瀉腑臟如雷奔耄齡久衰元氣薄數日
不復欣盤飧說憂形于色若形于言東吳世醫沈君日
新父与沈世契如水有委則有源新至切母脉察母虛
實寒与溫謂非藥可療精繫魯經臍水浸中有穀氣可
以甲胖元作糜飲母病良念說也樂甚再拜謝新难其
論嗟哉說与新時之人者如說藝如新皆可敦薄俗厚
彝倫只今圣王敷五教奉逸民一朝徵車轟動旁伯周
陳情有表應吏語諄諄新也上医國固有道說也孝感
可以假上帝通明神是謂同姓不減骨肉親二子孝与
藝流布千秋春

虛靖天師大道歌

千峯秀攢龙虎山李仙之人住其间時乘飛馭下人寰
主掌符籙尸神奸虚靖继出千載後道風契天高莫攀
如烟有禍樞有環足以立懦而廉頑豈徒風霆走稟命
改使仙圣皆承顏大道甚夷径民自艱大道甚径民自孱
天師興歌一哀唱只在身中无往还吁此血肉塊成坏
等草菅氣婦元海便無極箭射虛空真等閒無何廬趙
二公辭方始无乃七圣皆迷所見才一斑

碧海謠贈洪尊師

我逢碧海之仙人為賦碧海之仙謠霞光楼观不在東
瀛大海外煌煌紫芝一年三秀近在計筹之山栝山栝
真人号南谷乘雲累侍通明朝其言皇帝王霸若指掌
圣心傾貯如以水沃焦白雲那知紫極貴帰休林壑殊
逍遥草衣木食甘應世土堦茅茨或夢堯坐致公卿貴
人北面拜稽首真人眼空四海瞪次寥于時大弟子独
称薛与姚洪君之家在天目百年喬木風霜洞時逆真
人问道岩谷裡暑時日燥石寒时雪齐腰道成真人駕
崔去山頭每聞吹簫于今三十載海遠天迢迢先輩
仗刑漸淪落何以使我鄙吝消騎牛青林躬耕若日短
釣鰲碧海欲往嗟路遥别来几度水清浅相逢鬢髮俱
颯蕭吳王城中暢欲斃擬度碧海心旌摇便欲乘槎共

君去问君登真之要诀分君不死之药苗万一天风引
舟便劳君远奉云旗招

送木善副使任古杭宣監

昔者雪山大沙门道如日月行乾坤属法王臣俾外護
言雖已遠如生存爰自西来東震旦護法孰如我皇元
統以内外宣改院官僚皆選宰輔尊公為院副秩二品
横金厥冷腰犀温大江之南地万里僧之卖愚难具論
公以憲監暫居此摩尼珠照濁水源我知公継相業大
召登庙堂和天開太平勳業可坐致豈但安禪潤教報
佛恩異时丹青盈麟閣知是忠武鲁公卖相之諸孫

觱篥吟次趙季文韻贈老伶杜寛

吳王故宮天旱秋誰吹觱篥城南楼一吹風生鶡霜裘
再吹何人敢伊優曲終引氣如刀鏤龍笛凤笙皆不侔
五音歔薄一吸收玉関淚落宝遠侯不独壯士皆回頭
杜伶何来自中州目瞎每射車前牛不以枝業寒飈
妙吹觱篥冠名流嚼宮噴徵无时休巧如春鶯囀曉簧
舌抽歟如飢鶻嘯樹呼高飛愔如国殤卒燐精灵夜相
求劇如雌虺挾雨帰吟百丈湫緯蒙与翼婦听終各自
愁為問竹枝芦葉若為寓出秦青謳四坐皆感歎何如
謝安石素抱蒼生憂且復弹絲弄竹少為東山留我願

謝公上廟任臣隣掌調燮鉶琳球一鳴簫韻下威鳳
和樂雝雝聞九丘毋但謠戲藁妙語高浮巧功成拂衣
滄海上仙人並轡驂螭灿却憐江潭憔悴者悲世迫隘
賦遠遊

李甲馬圖

外甥似舅明昌帝取法宣和尚工伎李早盡馬供奉時
畫院森言品第冀之北土馬所生早也想見房星精
逐令龍媒出毛素側胃注目凝嘶鳴統扇盈三騎郎君
峭鞍轡窄衫綉襮四帶巾靴尖曾踢中州碎縈絨軍敗
初連山金鈿玉軸仍南還好事空餘扇頭馬至今拂拭
塵埃間金章宗母宋徽宗某公主之女也故明昌書畫悉以之
離鳶曲為負婦徐夫人作

鳶孤飛鳳不歸百年雖遠情依依請彈离鳶曲祇愁听
者哭夫死南征兒尚乳对鏡离鳶淚如雨大名城裡千
家杵不歌不相私相語為問餐之哭月上斗横屋兒啼
欲乳夢夫歸金劍在骨血滿衣夫婦忠貞又不遺匹如
鳶凤參差飛毋云青天遠千古令人覽德輝

題桐華烟卷

桐始華桐花開向荆溪之水涯溪声長遶孝侯庙桐陰
尽覆吳生家吳生家藏燒墨法傳自李藩久益嘉毛溝

燕膏火蘊灺穗結菴日掃桐花之烟三万石鬼物守護
无疵瑕千杵万杵白兔白麋鹿搗膠无夜昼製成龍香
古圭壁玉剉金精石仝寿奚老然松氵化石潘癡坐井
井裂梵二子却掃桐花烟生也与之誰後先墨成飛上
通明殿紅雲一朵捧宮硯試之漆黒勞磨研吳生姓名
等潘李肯讓諸蒲先着鞭

贈薛相士

君不見会稽楊廉夫醉吹鉄笛声鳴氵又不見庸林張
伯雨灵石渓边待軽夲二子道異出処殊長歌短吟意
則俱薛生相人双眼燿流電二子喜之皆贈以所製之
詩書詩如于闐瑞玉裝劍鐔書似昆吾宝刀切琳腴生
矜袖中有明月亡以照我白髮鬚我鬚日加白我面戈
增黒筆硯慚久芜江湖厭為客生工鑑人知我者熏薰
骨心由命也児癡家貧四壁立誰為老韓念東野生見
張楊煩寄声老来何処堪帰耕珠藏深淵劍在匣夜氵
空谷騰光晶

贈翰古清

熏公借楊宗鏡堂四衆卿仰不暫忘古清工人独見取
贈以金薤之琳琅公时目青視貿氵文成欲寫难成行
殆星着絰麻属讀風襟露帯斜低昂中言上人善幻化

神龍千文一缽藏蜿蜒委蛇各有態擘雲掣電金蛇光
海濤翻山霹靂碎怒檝河漠如壺漿世人蒿目不敢覷
師独摩抗如馴羊神膏點鱗翠驚舞金篦刮瘼星芒張
珊瑚千樹宮室祕献以耆婆未覩之藥方師衒其誠為
摹寫風旗雷車雨脚霧點晴未了便飛去硯坳有墨空
淋浪頽師騎之上帝都為問蒼生誰短長息眠窪菊旦
莫加伽那定裡松花煮

岩栖仙人歌

彼仙之人与神為謀舒嘯炯霞放浪林丘以六合為指
掌以千歳為春秋瞪霄漠之空碧渺白雲之孤遊踈星
向曙目光炯頽王映雪肌膚柔方騎澗風謁絳闕又采
瑶草过滄洲仙之人兮欲攄一壑美匪遲細子此淹留
傍置素琴不復鼓浔非与世方仝憂尨蜡青蔡杖花落
緑綺裘岸巾不掛壁翠鬢風飄隠ニ正研思慮擬道與仝
匱石室非难紳想應誤騎斑尨墮謫藉于以輔相圣主
福斎州顛崖蓍生性命愚一徙可但独樂身克尨仙之
人兮須為謝安石莫孝王子尤謝公廊廟上王郎涧之
逍窮而成仙達鄉相君家子房亦処真其侍功成拂衣
江海去笛声尚殷岳陽楼

檳榔木柱杖歌

海南草樹四時綠至倒独有桄榔木刻作仙人几茆杖
昆吾之刀削玄玉吳人沈傳師腹撑書与詩跫然念我
老贈以珊瑚枝入手豈独扶持力老蛟雖瘦鉄作脊何
況提携指爪間玄冥側身避正色朝敲鄰扉看竹去隣
翁指示三歎息此枝曽被猩猩、拳酒痕尚留枝茆间灵
藥結作雞心核蛮唾噀成花孔殷老夫方将東入海撑
拄殘骸謁真宰就中可有安期在杖頭桃浮棗帰来分
餉傳師寿千載

松風吟

昔者谷仙之真人曽謁世皇通明殿、上賜坐言諄、

以為皇王帝霸不殊冬夏秋紫極雖貴白雲难親翩然
帰卧計筹峰下通玄館日昕听松風風晴吹東日上蓬山閣外五采雲霞新日
是葛天民松風不異大韶楽自謂身方西傾月漸白松風吹澗壑不著人間一點之埃塵細
而筆竿間奏有餘韻大而海涛怒鼓翻龍鱗真人卧起
食息听不厭自謂軒轅張楽湘灵鼓瑟仝天真有时雨
雪黯慘之寒夜有时花柳明媚之芳辰松風不吹樽俎
淡松風不吹肌骨殺真人于此时漱噏大和朝玉宸撼
屋松風三日吹不醒安知便以神為馬尻為輪飛度蓬
萊弱水三万里衆真憧言帰何晚生吟松花屑粉沾冠

中于今三十五寒暑天根月窟来往長頻〻済〻山中
李仙侶或跨鳌凤駿騏麟辛开苑蠡謾師友南郭顏成
誰主宾善听松風不以耳善御松風不以身真人有道
傳不朽千古万古元緇磷
自怡歌
緬惟陶隐居高臥松風楼太平晋主特延聘麟鳳肯向
人間遊試詢山中何所樂白雲与我同悠〻当时江左
雉将作三綱墜地民風媮一朝而以自怡者惟荅白雲盈忱
頭至今称其高疑是神仙流東吳阿翁負白裔不逐鞅
掌千王侯国改雖未歟黎祀却悵憂〻民之青非預韋
布謀所以擺脫世寰声勢利惟与白雲為伴傳窃羡豈
足適吾口綺綉何以開吾眸淡然白雲相近処那知倚
門骫髃鳳馬牛热鳌翻餅縈傾賂方州車輪枯頸宰執
岡小秋周為蝴蝶〻為周天下之樂莫若怡雲優箇中
誰覷察身心〻相警好如司馬之独樂知者良寡眛者
稠吾聆此語奚翅鈞天廣樂鏘琳球老髮雪種〻戒得
當自脩便欲陪杖屨与雲合去佃山中自怡者慨然許
識此意否慨然許識此意否
悲歌一首寄呈刘李斋相執王可矩張德昭二
尚書周雪坡大監王本中経歷員吉甫司業宇

文子貞助教尼太朴待制貢泰甫授経陳元礼
孝廉列位

天星曽照遂昌山人家隠約木石岩壑間貞元丞相有
支裔避地東入浙甘与猨猱麋鹿老死不渡還五季閩
王鄭光禄至今拱木斬伐後尚尓青珊瑚使不念卿并
俯仰應孚顔其如貧病日零落每企予望涕泣長淋漓
僑吳三十載惟餘此心在豈惟讀書老无成但覓出門
俱有礙三児丈病一凡労四体三完百崩敗貸粟方炊
薪水艱倹屋屢遷家具垓文章亦售有誰收書籍縦沽
元可賣妝心独存何所似夜夜長虹發光怪青雲故人
禄萬鍾不割少許裨飢窮忍令江南秋雨夜頽垣腐草
啼寒蛩

李遵道海岳圖

李黄岩疎眉瘦体満臆秋嶽皆卿面皺鬚鬈し竟騎鯨魚上天去帝悶人間留不住
有穹猿呼二子風流俱不泯宝月夜し生珊瑚
乃令筆底飛墨如雲霧王維鄭虔本有素早年臨摹米
顛海岳圖黄岩非有顛非癡无庵空月落山木擁是中疑

趙松雪人馬

王豢昔騎天廐驎貌得名駒并圖人義薑路寝風日嫩

繡勤錦鶺花柳春吾聞冀北之野每以穀量馬駿骨千
金古来寡世皇騎之一天下鞭笞四海入裏蹄億兆俯
伏听鳴斯如何頻年頓失之対昼令人双泪垂

黄公望山水

姬鳳山黄大癡鶏衣垢面白髮垂犢校南山或鼓柤裼
勇飢驅東陼肯為児女資不憚北遊行万里帰来昼山
復昼水荊関復生六退避独有北苑董菅丘李放出頭
地差可耳顏仙種术茅公山喜得此巻開心顏白曲千
岩万壑縱深秀何似巻舒只在咫尺間

活死人窩為雷陽胡道玄賦

我嘗夢登天身乗帝青雲下視六合大死人何紛〻尸
行鬼走不知醜天跳鬼踔無由分首大髑髏蒿而目腸
果題湊空祇墳自謂策神智可以奸明君自謂琱篆組
可以成華文自謂貽旂常可以銘前勲形如枯株心強
活氣如濕灰耳強聞衰哉腥腐窯何以能超群天孫為
余言此皆不足云累〻白骨成飛塵安知中有不死人
眉庞喉結目如電擇呵風雨走百神塌額玉陛下自称
小兆民〻之形骸而衆等久断葷血腐肉皴言臣不死
誠謬妄固有不死丹元君在何処泥凡真人且
延駐一曲鳶筐五百年死人窩裡翻身去

送性僧遊径山

憶昔茗溪登逕山童筱无識空踏攀但見五峯前玉倚
天外無聞衆木憂樂下雲間根威何人唱石裂行脚有
僧桃月还神龍依禪井水立杜鵑啼血春花殷孤烟中
分白窈窕一兩忽洗青鞵顏何時復至田遊処行踪應
有蓍苔斑願逆師去不可浔起看蘿月空弯弯

雪巢

太古有積雪不在西蜀西蜀之西雪山遠斬氷千仞
难攀踏豈如界溪之上肅侯宇虛室生白皦于楮正尤
積雪太古前表裡空明湛中処其処其誰世寡倚純淨
不涅緇塵羞素履恒因積後見氷潢夜轉銀潢流遂疑
巢居葛天氏不在木末并山頭三台惜明啓牖户九霄
排雲達遥路吳天月明日将曙銅盤盛浔金茎露借問
修梁初牟时見者喜氣盈眉芝巢成定産九苞鳳我老
為賦卷阿詩

陳履元益玉山草堂

故人陳孟公辞如春雲氣如虹盈法師海嶽山如蓌鵬
樹如龍騎箕上天二十載有子鼈鼻盈極工鷺蚊噓雲
海浪白鳧鳶照水岩花紅斫鱗張鬐聲聱磵底松中有
一畝逃人宮石林支頤睨飛瀑意遠欲托寞飛鴻我欲

泛之不可得青山万叠金芙蓉

趙松雪畫馬

地用莫如馬壺頭竟何施寒風善相不假式何必郭家
口齒諏家鬐神駒龍變如何按式取譬之圖面八駿今
人唏君不見房星精飛光夜流棧練明漢家都底尽九
骨冀之北土龍方生児能引弓射鳥鳳便解騎过宛王
城玉堂李士親眼見貌浮風蹄燿流電山人半世只步
行髀肉何曾識鞍鞿每一作詩題馬圖千金駿骨世所
无人間空費粉墨墓玄黄牝牡真成誣

高房山墨竹

高侯胸中渭川之千畝家居房山未必有如何文章改
事之暇日能為此君圖不朽想当飛墨附蒼龍校硯池
浮世茫茫水東注千秋萬古房山雲載拜為侯賦墨君

倪元鎮古木竹石

雲林子外生死解内敬為天使帶経而鋤倦即休亦復
拈筆為林丘樹枝鱗皴崖石幽若有人兮在空谷招之
不来兮雲慘癖以令人愁

沈仲説畫樹石

風流沈傳師浩蕩江海姿默菴豈誠默閑口譚書詩與

来挹筆昼樹石溪深岸高浪波白豪端元非篆籀法析
鉄中郎此其式世人貴耳賤目者于此却令三嘆息

稽康柳下鍛圖

何所聞而来不妨柳下鍛何所見而去魏易不復嚢哀
哉志士千古心有鎚弗鍛躍治金

江卿補魚圖

人言東坡謫居海上時頗見漁釣之家樂嬉、問其生
涯烟波万頃舟一葉问其日給鮫蠏小鱉日三炊有時
大魚入網即沽酒有時順風張帆即解維不知朝廷尊
卑百官側枕听雞起不知行役六星亦入世途愁險歌
蓬窓鼾、子女睡竹笛鳴、朝暮吹坡闡其言慘不樂
我身何有恒百罹瘴海南浮天接水家鄉徃、夢見之
何如此漁者生不觸禍機麗衣糲飲既飽煖高蓋大馬
空奔馳我觀此圖重歎息無乃有似坡翁所見畫入無
聲詩金緋貴官一射獵漁釣江湖労夢思投毫寫圖意
可見一舸秋風漫髻絲

僑吳集卷之四

括蒼鄭元祐明德著

五言律詩

送峽州何學正

夜雨西陵樹春風燕喜亭學官資裁正士類仰儀刑天
險開三峽人心繫六经衰猿月中嘯莫作異鄉聽

送泉州蒙古學正

王制嚴心畫臣工重古人朝廷政典大嶺海學宮新番
舶檳榔唾郵籤荔子塵方言若翻譯誰與計偕陳

送白主簿

牢落慈湖館於今二百年閒居仍憫己解易尚成編吾

道乾坤大斯文日月懸何時甬東路入邑拜前賢
簿領慈溪縣遥知傍海濱波官賦急扶犢野農淳船
發帆檣曉烟明島嶼春每嫌鳳栖棘只尺是青旻

次韻虞學士贈趙伯容

王孫有仙骨憂斷鬱輪袍侯火温丹鳥吹笙醉碧桃鳥
母隻蓬髮鵝雛五色毛人間既腥腐青海樂時翱

寄張宣慰

此老懸車日顏丹髮尚玄由來行樂處頃及未衰年令
子工為政諸孫雅尚賢固應歌舞地長見月初圓

貞逸處士

處士生无字端居代有人飛書表貞逸閉戸樂清真生
意萱花曉恩光棣萼春懸知東帛聘側席待天民

送陸秀才

出鼓江湖枻来餐杞菊苗道方行沃壤舟已問歸潮水
浦魚初上春城雪未消思君好溪水鄉夢夜迢迢

義興岳夫人輓歌詞

道豈汙隆易匏由潔素全柘舟凌黑浪蓬首戴皇天木
拱終同穴蘭摧不異阡何人紀貞烈留取姓名傳

朱澤民畫

窈窕溪橋路陰森楓樹林岸隨青嶂轉家在白雲深畫

史分明意山人去住心劳形何日已于此欲投簪

贈永嘉高生

高生永嘉秀也寔南金季啓麟经祕雛生鳳穴浚浪
花迎客棹霜葉変枫林異日覲科掇秋期又盍簪

送范山長

晓色馮公嶺春風慶朔堂親庭白雲外書院碧山傍雀
啄飛花柳鳩結棲来詩書有世澤簪笏継朝行鳴

崑山石

崑岡曽蘊玉此石尚函輝龍伯珠玑服仙灵薜荔衣一
泓天景動九節澗苗肥洞閲世忘吾老蒼寒意未違

虞侍講書乃祖丞相雍公誅蚊賦

父作更生灵児為命世英西州覩威鳳南国剪長鯨不
厭朝廷小終扶日月明誅蚊賦重録妙墨冠時名

徐良夫耕漁軒遊題

幽館夏初度清林暑氣中開軒対流水坐石待熏風花
落烏巾側鳥啼山几空畊漁者誰子散髮奏絲桐

次韻宋春卿

間貴堂前路于今二十年美人黄土沒廢圃緑芜辺頽
我知何已唯公独惓然春風吹杖屨尤復侍周旋

輓章徳懋

博士衫綠書生髮已皤艱难奈行李契濶動哀歌叠
芳林仍在臨池墨尚多卽公有世澤春水洞庭波

贈薛相士

子有唐生術誰如范炊寒知无狼頴骨可有鵠皮冠野
日情猶嫩春泥曉未乾多君遠相頴不用叠灰看

送何景文

郡国推何武江湖老鄭虔世儒方蘊藉詩律尚清妍宰
相才難得文章妙莫傳歸耕釣臺畔早寄白雲篇

錬雪軒

誰煉紅爐雪晴雲戯面旋六花吹作乳兩腋欲成仙蒼
壁龍鱗舞松花蠏眼圓如何鬻白石一味舌頭禪

排律

飛龍亭

先帝潜龍日幽人待霍時青山頻望幸琳館暫来娯宝
篆黄金鼎恩波白玉巵天開六朝地花發萬年枝閃々
前星夜汪々湛露私遠符天曆鳳先協石龕龜稽古開
廷閣緬経出講帷方蒙宣室召忽抱鼎湖悲田邸梅花
落新亭柳線垂至今思沛感時或下雲旂

送徐山長勉之赴慈湖

見説慈溪縣先民有孝宮心源推自浮已易竟誰通論

道非人異朝宗到海同朝窓梅蓋白夜館烛花紅遵渚
三更鴈吟秋四壁蛩横經山色裡覓句雨聲中官況蠭
何冷詞場筆最工棘圍还待子金榜日華東

送李奉人克明任教職

職教同時雨郎宮等列星吳區都水監閩国道山亭兩
地頭逾白諸公眼為青身名金玉質文采鳳皇翎鼓枻
辞江都携書出漠廷河山秋肅肅宮闕晓冥冥夜月鴻
蓮渚秋風馬在垌李嶠初夢華刘向老傳経樸械材千
長歌為子听

送嵇洞玄鍊師雲遊

已躡東遊扁还乘上海槎尋真度弱水招子飯胡麻少
廣蕎精佩双成緑髻墜娛遊芝作蓋服食棗如瓜鬘采
観初日神虚茹幼霞玉笙宵度曲金匱夙抽芽遂把東
皇袂来朝阿母家初平羊已化中散蟲空爬劍蝕候仍
結尊空石漫窪歸期定何日夜ゝ卜灯花

輓錢翼之

字恣勤書史年劳赴校官如何菅城子竟老鶴皮冠句
積詩囊重心校酒觥寛剣深吳下石名藹楚郷蘭梅福
身垂老鬢翻骨未寒佳兒継述作笛弄後人看

苔水横經日長洲筦庫時玄霞散鬢鬚白雪吐言詞自
分儒紳拙寧知委吏卑袖笼生物手笏柱看山願返老
梁溪溼懸車錫麓陲温言恒侃侃儒樂更怡怡竹色宾
階潤花陰戸屢移入閩求古剡踰淅致名師夜雨連書
屋春風動講帷如舷吳子國鬻茗李紳祠政以孤踪淡
誰令二豎持古心空似月衰鬢已如絲白日誠難挽皇
天不慭遺士林紛雨泣絮酒諒神知丹旐霜風悽青林
登道危守无千字誄目賦八哀詩

送刘廷芙詩聘

文皇南面日刘楚北游時杭疏三公府高名四海知近
臣推浔士公論果无私坐置昌平策帰尋后土祠仲容
為姪好王述豈人癡驥子难笼絡鶏雛豆羽仅氣紛萬
女怨賦解洛神悲淮左辞摯桂商顏罷茹芝長裾今已
曳好爵固應縻送子难為別西門折柳枝

送楊季常山長

楊子談經処吳公孝道祠宮墻紅藥乀庭篠緑差乀演
迤詩書澤冲融雨露私草玄心独苦稽古力难神二載
平生孝諸生去後思簡書充用試匠石詎能遺霧豹方
深隠雲鵬豈後時會看清白吏勳業著常旂

輓潘祥卿

已佩官箴肅人推吏訞精筆鋒理雅道經術讞疑情孝悌居元忝公廉志夙成家移山郭任禄代石田畔晚謝芜湖幕恩留檝李城湖山容佚老蓬藋足逃名藉草抛書卷看雲把酒觥陽坡秋種菊昼舫夜弹箏既已忘荣辱方知外死生嵓丶墓頭石百世保麻貞

刘毋丁夫人輓詞

忠養児能孝居官不患貧長言遠遊客兼是未亡人主绩机恒紡尸饔饌必親課孫禅扶孝為于歸佳宾蓮幙方圀養蓉城忽返真兩雛悲堀翼諸友為沾巾淚断枯魚索愁凝繡鵠茵佳城痊何日瞻望極酸辛

七言律

奉柳太常道傳

烏蜀先生双髻絲蓴鱸江上故园思水光閃丶金壶墨石理砰丶玉佩辞水落魚龙秋不雨月明烏鵲夜无枝名山蚤選藏書穴趁取蒲輪未台時

送貢司業泰甫

代杞躬趋黄木湾帰朝仍緻紫宸班識高京兆囊封沒道在河汾户牖間迎日講筵瞻鳳辇簪額天経術動龙顏異時歸空藏書穴好在南湖叠嶂山

送泰兼善總兵

太師樓船过淛東軍蔽肅〻峭寒中令嚴虎帳中天日
威息鯨波萬里風塵徼尽驚戎虵白極南遥湧寿星紅
道山宮闕多仙聖預啓瑶編録偉功

寄雲南蕭元帥

南望元戎五帳寒炎〻桂海息狂瀾章獅入貢金連索
騎象来朝蜀織鞍丞相渡瀘先槩白将軍標柱独心丹
春波涸尽思霖雨箕畢星纏旋夜〻看

送許具瞻進士

純孝淵〻許子将身遷父柩脱烟煬遂登龍虎黄金榜
便綰鵷鳶縈荷囊山水窟中民訟簡弦歌蔽裡晝陰長
聖朝南面求夫切佇見才名上廟堂

寄潘子素文學

兩子同庚命不同悠〻江海異窮通潜鱗易借風雲力
朽枿難論雨露功欲進老人扶上履可旅焦尾峄陽桐
河陽県裡花千樹不借孤芳一朶紅

次韻顧仁夫浔代

君房未歴金華省潘岳元居散騎営秋水紅蓮能自採
春愁白髮為誰生夢驚里閈三年別帰載図書一舸軽
野老凄涼遥吾去更誰虚左日相迎

次韻贈完顏子中

紫詰黄麻叠綰帰棣花香裡拝庭闈奎経教子无金埒
憲節傳家有綉衣佳句易増詩匳重故人雖会酒行稀
顧従菰米鱸魚国醉把黄花莫虧違

寄楊士可巡檢

警邏深山行夕嵐日烝茆鼓罷出援坐中柱笏知非拙
馬上弯弓想漸諳桃葉長年思共渡菊英何日采盈簪
楊雄千柱華榱宅只在輝々北斗南

蔡孝子廬墓

三十六峯雲氣深墓廬何処浮相尋青山當戸哀々哭
白日孤光黯々沉馴虎欲嘷風落石棲烏不定月穿林
三年泣血誰相問澗々寒泉硎下音

錢道士游仙

緑髪飄蕭礼上玄明星遥隔絳河辺香消楚澤春風佩
愁入湘城夜雨弦素手不将條脱贈綺疏惟把步虚編
西神峯頂飛霞観小駐鳶星五百年

栖碧亭為華幼武賦

華家池館堠山南但見喬木翠凝々金波影裡魚鱗屋
玉佩叢中塵尾譚黄濛麥雲連町曈紅飛花雨樸烟嵐
漁郎一別桃源路田首春風雪滿簪

芸斎

博士斎居芸草香青編不復蠹魚傷觚窮腹裡書三篋
敢望身前笏滿床雨屋篝灯驚雀夢月窓展巻淡螢光
孔門倚用平生孝緑髪應須佐世康

園隠

麻姑山下地仙家謾草春深騰着花雉雉逐雌催刈麥
鳴鳩呼雨課鋤瓜放歌不厭牛親飯対客何妨蟲屢爬
一夜南坡雷雨作竹萌遊地蕨抽芽

宣城姚秀才棄孝業為道士于昇州

娟娟月出故亭山曽照書声竹樹間淡墨何須題鴈塔
扁舟先已过尨湾仙人観閣臨溟端見帝子筐簫月下迓
氷驛花開咲相問滄波誰似白鷗閒

至元丁丑夏五宣城汪炓敬吳人于寿道丹丘
柯敬仲国人泰善善仝僕遊天平次韵灵岩有
作奉和

西望層峦草木青魏公祠下拜仪刑経綸有策迎天地
憂楽无時忘溺庭異代蒸嘗遵典礼故山香火下神灵
浮雲変戚知何在間听松風語塔鈴　右天平魏公祠

吳王宮闕草萋〻飛閣重登意轉迷洗硯池辺雲欲暝
拜郊臺上日平西湖涵遠浪千帆没樹響悲風一鶚棲

江海鴎夷招不返荒烟野水鷓鴣啼　石灵岩涵空阁

送樂鼎仪帰東平

岱宗高入帝青寒策馬東帰不厭看一変便興周礼楽
両生那識漢衣冠而休樹下碑仍在雲起封中玉未刊
更上灵光殿基望宴ヽ鴻鵠有修翰

送季山甫慈湖教諭

季子楊舲之甬東慈湖応与暮潮通豚吹野岸楊花白
鳩食桑林椹子紅遺老應傳義易説先民誰継日鈔功
東吴寓叟頭全白目送孤雲没断鴻

和宇文子貞見寄

別来見話出人屋此去当扶野老笻淫底魚肥春欲上
墻陰蒼嫩雪花封斎庖不輟樂頻炊釜山屐應留屡舞蹤
他日孫依外家孝書籤題墨寫教濃

送林道士帰温

鴈蕩行雲生翠微東遊行李正騑ヽ松矜日老当秋發
崔葊雛成待客帰珠斗影寒瑞玉璫綉雲香積紫烟衣
還知夜礼虚皇罷宴坐朝元意不違

遊嘉定道院

芙蓉洲上集仙宮珮珮声聞縹緲中桂閣吹香天楽下
稲田趺脈海潮通呼龙起舞迎初日跨崔帰来衙晩風

大藥已成金鼎墮丹光尤浔兆年豐

春寒

春寒峭：过王師都出南門送鼓旗簫海鯨鯢就誅日
江湖鴻鴈欲帰时參差帆葉閘溪舫顛倒梅花落研池
多病杜陵頭白尽每因送客賦新詩

送葛奏差赴閩

天子分符鎮七閩元戎建旆施拂三衣荔花蜂采千崖蜜
榕樹鸎啼二月春吏署看山时杜笏使君飛錫不驚塵
南來勾漏丹砂訣定愛溪邊白鹿馴

廬山圖

潯陽郭裡望廬山日出千峯紫翠間烟樹近同蛮井絡
風帆遥認楚鄉関匡仙柏宅崔嵬頭放李白騎鯨海上还
却向盈圖求彷佛菖蒲花老石苔斑

題程国表妻墓碣

太末溪頭送夫壻祝郎戰勝早帰来飛光暫漏金閨籍
鴛影先分玉鏡臺兒女淚痕宵泣血杯圖口滓戔呉哀
它年墓道焚黄日銘碣悲涼首重迴

陳母張安人輓辭

延陵陳母具柔慈訓子成名鬓亦絲樓護起家元自蚤
馮勤補衮不嫌遲旨甘每却熬波味燕饗長悵剪髮思

未拜恩封先已歿後来阡表有餘悲

挽楊九玄

虎丘山下有孤墳曽識譚経楊子雲夢落江湖仍听雨
魂帰泉壤不脩文家山路遠听猿涙書傳香苗辟蠹芸
況有佳児能力孝草玄尤足継前聞

寳月楼

最愛香山寳月楼清光全浮太湖秋魚龍亦向初筵舞
蟾兎来従上客遊凝閣緑苔須士賦委波金鏡属誰収
江山千古才情在牛渚何人独献酬

知音亭

亭院日長深復深高山流水思悄々曲中別有啼清怨
樹底薫風養緑陰激楚忽聞机裂帛悵人又見治鎔金
能言万籟元南郭隠几形間孰賞音

听雨楼

每愛滄江听雨眠不應愁絶似今年建瓴長恐崩高屋
鍊石徒聞補漏天響入北廊葭葵乱濕増傍壁薜蘿牽
白頭倦客孤篷底尚想躬耕有石田

趙季文茶屋

蕭々茶屋傍池開謾々叢篁帯雨栽窓雪晴雞誤唱
炊烟帯暝雀帰来醉尤焼燭親黄巻静愛飛花點緑苔

尊酒久違真寐莫鷓鴣啼上越王臺

薛玄卿崔斋

君家少保已登雲留得青田貌後真鳥母暫仙須顯駕
羽車驂乘必長人听經香案孤撑雪啄菌瑶堦每遇春
遲子吹笙明月下丹砂乞与頂頭巾

次韻寄顏元卿院判

酒尽空愚蘸甲歠一灯孤館夜寥々鴈寒尤下滄洲宿
地暖何由重霧消長笛一声催趙瑟衰衣三世属文饒
看君早晚摩天翼瞥尔青雲万里遥

寄泰兼善總制

征鳳鮮于專節制戮鯨王式任偏裨長江謾擊中流楫
落日方懸大将旗夜泣寒机整菱攔緯朝粧明鏡女楊眉
丈夫身在难乾没三秀煌々是蔡芝

和吳宗師寄張貞居

斉老堂前烟樹空真人錫類坐神宮一縑今賚高年帛
重壤驚迴禿髮翁琳館花残春欲雨石壇松老夜多風
遥思问道崆峒処都在儼尊盍々中

和薩天錫留別張貞居寄倪元鎮

梁溪戈暮若為情溪上梅花待晓晴逕雪冷埋山屐齒
簷永夜墮石床声内篇携向松根讀如意持将竹裡行

短晷何能理此事南窓剪燭話寒更

次韻薛真人賀吳宗師寿辰

臣工祖割紫鱗肪辞藻輝飛白玉堂五色雲中扶日轂
九霞盃裡酌天漿又從禹範開皇極重拾堯謨紀戈陽
古桂長承新雨露綿：根柢發天香

寿春官達郎中

清油幕下紫薇開身總群綱儗上台桂海已聞京觀築
越裳還見貢琛来詩書未与秋揉落刀尺難從世剸裁
廊廟棟梁須致用貞松合抱是良材

次韻王季野北帰

黒髪黄鬚萬里帰腰如開國待犀圍楼前花似琴臺發
江上魚如丙穴肥金井遠民茶稅急梶陰燕席酒觥飛
名勲莫負傳家笏只尺青雲立綉衣

公子承恩日下帰小山堂上錦香圍百壺寫緑方論醉
五鼎烹肪不厭肥聽琵地魚衝浪出寄書籠鶴傍雲飛
茜袍色映軽裘好為是夫人手製衣

歳暮感事

歳除風雪苦陰寒民廃逋租悉繫官破蕩未充狼虎欲
係累只作馬牛看何人肯破陽城械有客空弾貢禹冠
上力已窮民力殫腐儒頭白涙闌干

僑吳集卷之五

七言律詩

括蒼鄭元祐明德著

范魏公祠

白雲鄉裏魏公祠翼翼丞嘗薦奠時功蓋百年書史載
道求千古聖賢知山侵虎穴盤風磴石拔鯨牙揷羽旗
更上高亭望城邑義田秋實正離離

龍門

龍門岑嶺倚天開點額神魚幾度來雲起區中成五色
星徑關角見三台更無鐵限嗤山鬼可有金鋪上石苔
李范臺同勳業異御車千古意悠哉

天池

立石如雲不待鞭元臨池水看青天下潛靈物疑無底
傍溉山蹊似有年刺水翠茵霜後在舞風珠樹月中懸
太湖萬頃應凡濁閱此泓亭一勺泉

寄鄭長卿

吾宗自昔有升沉況復姬龐遠至今世誦孫枝發枯蘗
人推祖德返遺金螭頭未必雲蒙佩谷口何嫌雪滿簪
自恨衰年多病苦藥囊時乞細探尋

壽李廉使

立秋三日是生申督饟功高海若馴金節已懸岩下電
緯衣仍應日邊春久從隸古森波磔復向心源攝聖神
野老願留吳下住一新漕政答鴻鈞

寄干彥成高士

文鋒久淬鸜鵒膏鞍甲藏身百戰鏖王簿宅前春載酒
季紳祠下醉揮毫鄉關未覺東林遠光燄終如北斗高
儒老感君難報稱黃金隨力鑄韋臯

送郝尊道北歸

汴河千里鴈南飛吳下孤騶又北歸竹素殘編無世味
蘭侯孤劍有星輝岩巖使節弓旌近迤邐神州草木稀
想見瓊軒恭封日黃金臺上雪霏霏

次韻劉憲副春日湖上有感四首

庾信哀多賦漫成江南文物久晨星市衢火後蒿橫目
民舍春來草滿庭浪驚湖堤官柳盡沙填江浦夜潮腥
歸來何異遼東鶴只有西山慰眼青
湖水西邊舊是家春風遶屋種梅花傳聞故老談前日
愛教仙人服幼霞鶴老雛巢松化石鴛孤照水竹穿沙
只今重到行處憔悴蕭郎兩鬢華
潮落空城誰重過猶餘里耳聽鳴珂襄陽耆舊知誰在
江左風流不厭多自見石麟眠枳棘長聞蜀魄叫松蘿
野梅開盡西湖雪萬斛春愁奈爾何

湖水荒寒食天相逢猶話國初年紅樓夜唱花間席
翠管春吹月下船玄圃自應留富麗湘雲誰為惜清妍
可憐頭白歸來日井邑淒涼藹白煙

次韻錢舸行遊仙

海宇初風湛緑羅仙人詞藻寄來多貫珠音在雲誰遏
璚玉文成手自磨霄漢盡橋耆有會崑崙無黃竹漫成歌
可憐人世書裹手池上猶籠道士鵝

送章心遠道士入閩

風日晴徧楊柳青翩然獨鶴過南溟山中每憶羅公遠
海上重逢武達霊榕葉擁雲山似簇蠣房烹玉酒初醒

小冠子憂如相問為道窮愁老一经

送劉宗師入覲次虞學士韻

羽輪暫別大茅峰又御青冥萬里風月帙引朝宣德殿雲韶賜宴集靈宮懸知漢室龍顏主似見商岩鶴髮翁便使圖形在麟閣間心只愛白雲中

送劉年基高士還江東兼柬張一無

劍寒秋水客東歸堂上慈親白髮稀擂具定無瑞玉璫綫痕猶是紫烟衣蜂營崖蜜花爭發鹿養春茸蕨正肥自古山林有甘膬何妨物色報春暉

為問江東張道士著書還了致桑篇江湖冷落眷君老雲漢昭回象帝先芋火夜煨霜後葉菜庖朝汲澗中泉相依共住知何日孤鶴東還意惘然

寄貞居張儒仙

露冷玄洲草木疎硯泉分得礪循除鈞題石記修人表筆削山经作志書丹鼎曉温松節酒茗甌春點菊茁蓏殘骸若有登真分欲西遊候羽車

簡張仲舉待制

寄占兩川使星東川后迎恩啓閶宮海上天燈懸寶月帷中神語颯冷風雲團芝蓋香烟直春入衢尊酒味同況是詞臣工致祝鯨波永息歲恒豐

送錢思復之東嘉

校官東上斗城時水落高灘舟揖遲造化從憑脩月斧
文章須是表忠碑齋庖近畫空彈鉄詩說窮源屢解頤
来歲秋闈戰仍捷桂林折取最高枝

贈柯敬仲次王止善韻

楚天鴻鴈白雲秋歸卧滄江看水流莫問湘纍王子宿
且同新息賈胡留山林不返趨朝夢道路難為築室謀
莫遣虹光貫明月眠波帖下有沙鷗

喜雪寄達監司次壽道韻

去年南國暖如蒸歲盡猶多撲緣蝇直恐蛇神司有厲
可須麟筆紀無氷元勳復相調金鉉稔歲恒占應玉绳
佇聽賡歌徙遜雅萬年枝上日東升

正自風流歌白雪何須辛苦賦青蝇成章霧豹方依穴
鼓枻神魚欲上氷劍具寒侵瑞王璚宮懸凍直係絨绳
枯鱗望活西江水涸轍何因有斗升

釣月

籧竹裁竿拂帝青山河影裏夜亭坐乾草際沾衣露
聲得波間在蜀星巨犖可應投貝關長係便欲繫天经
清光照徹磻溪叟方看霓裳舞廣庭

梧桐月

露下秋陰洗夜光轆轤哀響度銀床蒼龍出井獻沉璧
青女抱琴彈履霜鶺鴒遶暗知河漢近鳳梧明見羽毛張
寶釵擊罷宮娥老一曲霓裳淚數行

送李秀才歸越

囁嚅橋東婦度浙河越山無數綰青螺森、南國春秋學
嫋、西風子夜歌潮湧月輪丹桂近山環親舍白雲多
明年春捷霊光殿遠聽鳴騶駐玉珂

贈朱君復秀士

松陵驛裏雨騷、剪拂誰甄汗馬劳扁石呼兒朝授簡
疎櫺啓帙夜焚膏不因聖藥無熊膽每為神山有鳳毛
老我江湖讀書眼會看攀桂月輪高

送白治中之徽州

高下溪聲三百灘好山高入帝青寒雄藩擇牧金投冶
別駕行春錦覆鞍茶焙香銷芽尚採硯坑雲冷石仍刊
殘民久望詩書澤關里遺編墨未乾

輓順義貞惠公

朔漠人豪貞惠公策勳元自不酬功自從虎旅平南服
眼見龍旂捲北風庭有芝蘭更種植老登楸棘保初終
只今太史脩臣傳應有坐光發閟宮

次韻吳宗師題大修洞郎師房

一菴閒地足神仙能駐人間大小年赤鯉夜飛丹井月
紫鴛春步水茵田山徑我欲佃金匱畫漏時聞滴寶蓮
便駕壓輪上天柱不辭身倚帝青邊

寄宛丘趙祭酒

當陽聖主重師臣妙選儒宗贊大鈞神格西雝夔典樂
名高北斗愈垂紳金繩著紐編珠貝瑤草行花毓鳳麟
老我釣輪江海上烟波空愛白鷗馴

題海運省官卷

省幕分賢佐上台參謨湏伏出群材九年鵬翼乘雲上
萬斛龍驤破浪開已見清風生白簡便朝紅日詣金臺
美哉王度閎元化政藉群公翊戴來

謝劉廷幹漕使饋肉

瑣屑魚蝦不厭腥驚聞一臠到齋扃齋腸久斷聞韶味
高目愁看在留星跋履尚圄児致養解順空對客談經
西風哨急江湖晚何處充飢有楚萍

王本齋參政輓辭

甘棠港口咽寒潮帝促明公輔袞朝已有旂常昭日月
却騎箕尾上雲霄北風吸歎年華盡南國凄涼士氣銷
便欲一為天下慟英魂不用楚詞招

題鍾伯京書靈飛經

匣裏鍾郎六甲经虹光夜
：射天星使来海上持龍節
駕下雲端拾鳳翎金母度
辞黄帝録玉真按筆紫皇聽
玉真賡宗第四女
為女冠監書此经勤脩苦
煉資軽舉躍足明河上九青
簡金伯祥高士
瞻雲西邁思悠然過兩群峯紫翠連児子劬書能継業
羽人接袂且談玄可無悔上安期棗更有山頭太華蓮
便駕飈輪脱塵網却灰不到鬱藍天
贈張月庭道士
為愛中庭月一方坐看河漢轉蒼：山河影在無圓缺
漏刻聲中有短長霊薬杵風金兎伏桂花霏雪綵鸞翔
廣寒原是棲真地歌引霓裳入醉鄉
次倪元鎮韻寄剛中
縹緲陳王湖裏寺琮琤鄭老竹閒棋每因海月參心鏡
却笑茶烟梟鬢絲墨清尚嘆龍尾滑酒酣方憶虎頭癡
論文未極終宵話且讓韓山一片碑
和潘子素宿倪元鎮宅送張貞居還苕山
扣舷漢子發陽阿落葉霜林見鳥窠清閟閣前春意早
蕭梁臺上月明多傾瞻鳴鴈愁中散仰視飛鳶馬伏波
對酒息思千古事墻郎剌促為誰歌
杭州郎事

兎礫堆：塞路坳勝游遊巷陌盡蓬蒿祠宮地卧駝鳴圖
祕殿春扃馬矢臊山色無如今度慘潮頭可似昔時高
王師貴在能安集豈必兵行血漬刀
往来都是石尤風身境俱忘逆順同鏡裏轉增雙鬢白
花前仍是小桃紅莫驚天地軍塵滿尚喜江湖客棹通
楊柳吹綿春又暮賦詩愁殺杜陵翁

元宵懷錢唐

武帝親迎太乙神流光絢煜動星辰行宮典禮猶存漢
軹道山河已易秦香迳至今啼木客露盤無淚泣金人
紅燈幾點東風裏猶是元宵一度春

送蕭萬戶西歸

將軍旗鼓鎮西州六詔猖狂一戰收餘墨朝猶磨槍鼻
重環夜已附刀頭歸朝却獻王褒頌去國惟存季子裘
醉裏相逢歌按劍滄江斜日水悠悠

和成居竹寄張天民

白骨自應無塋地青山可復有遺民何時得迓屠羊肆
古廟無慚刺虎人製錦邑中推令子聽经池上躍脩鱗
緑雲洞裏遺編在脩着加工莫厭頻

次韻荅王山

扁舟不亂白鷗群又復移家入水雲載酒可無人問字

揮毫故有客書裙荒涼漢室銅盤淚剔落周宣石鼓文
猶藉碩循能慰籍江湖冷落見眷君

贈岑醫士

经络多歧脈貫身顛厓性命屬誰伸如生獨得岐黃秘
起死能無郭華神龍獻古方長繫肘虎兕熟杏不傷人
懸知此道無疵吝花發黃鶯啼到處春

寄吳江知州千壽道

興ㇾ愛日仰高亭ㇾ外天寒渚栢青曉駕朱轓理公事
夜燒銀燭校餘经炊烟白際魚龍國野稻黃鋪鴈鷺汀
三載政成儒術驗玉堂親擢輶須停

送唐學録歸新安

泠落齋宮蘚绕墻歸棹不待渚芹香新炊旋出灘邊碓
弊笥仍懸礪下梁雲氣欲晴山绕屋書聲向曉月窺牀
斯文三世研磨力破硯於今政寶藏

送任學録歸松江

海邊委却釣鼇竿鼓篋来吳佐學官仍録盡推经術遂
藏脩不厭客擅寒蓬囿夜聽蕭葭兩齋饌朝飡苜蓿盤
三載賦歸春欲暮柳花如雪暗江干

送毛彥昭歸三衢

載雪曾過太末溪天寒沙石淨無泥碓舂白粲連灘聲

橘墜紅金壓樹低水驛燈明驚見鴈蓬窓酒醒忽聞雞
龜峯記在君歸讀異日春風聽馬蹄

送沈仲說遊杭

錢唐湖上水西頭歷歷山人舊釣遊相府猶餘秋水觀
酒旗多掛夕陽樓春喧車馬松閒寺夜載笙歌月下舟
見說於今總消歇休文到日重淒愁

石抹萬戶輓詞

提師海上戮奔鯨玉帳甯寒隕大星銕馬嘶風秋雨暗
天狼骰斧夜潮腥常時伏鉞今傳劍前度平蠻未勒銘
想見城陰練卒處三軍泪洒洒燒痕青

潘子素翠雨亭

竹梧亭子翠珊珊人在空濛烟雨間春暮但聞鶯百轉
秋陰每見鶴孤還且看樹頂遥峯碧莫踏苔花滴露班
如此林居不歸去高情誰與共蕭閒

楊鉄厓新居書畫船亭

草玄心苦思如何艤岸舟軽不動波聽雨夜篷燒燭短
截雲湘竹噴愁多賦成猶夢横江鶴書罷應籠泛渚鵝
想見後堂涼月白彭宣腸斷雪兒歌

張伯雨精舍吟

翩翩風流江海姿青山滿眼空遐思圯橋授書帝者佐

襄城問道天為師題扇書裙莫相惱傳符迷籙客何辭
顧逐西飛白雲去滄江斜日吹參差

復見心豫章山房

豫章拔地即參天突兀山房樟樹邊僧占緑陰開戸牖
境因黃落見山川神機觸破栽培力佛慧看空大小年
一自龍駒踏人後交柯密葉正駢闐

趙子期尚書小瀛洲

粉署煌煌問幼霞道山宮闕寧衡家碧梧每集朝陽鳳
瑞露長滋夜合花風裏棹音聞奏樂秋来星彩驗乘槎
十洲多是神仙宅誰識溪真尚浣紗

題書松逕家譜

三径雖荒松尚存東川遺老識清門秋香歳發庭前桂
霞氣朝升屋角暾春雨自催丘園花結子夜潮溝洫浪留痕
留停戸屢知多少但說師嚴遺並尊

雲槎

崑崙河源不易窮靈槎萬里待秋風載雲欲問成都卜
持節知成博望功既犯星辰上天漢盍為霖雨佐年豐
如何旅泊嚴陵里只掛詩囊與釣筒

次韻沈存齋見寄

八詠樓前藻思新白鷗波上寘情親詩盟有喜諸君在

情話無如野老真歷代寶歸金匱鑰重山光吐嚣車銀
丁寧笠澤烟波上留取珊瑚拂釣綸

送千壽道知州赴婺源

百灘春水不容舠灘上春紅發小桃龍尾磨雲濡判筆
魚須抽雪映宮袍神杉樹窓鴉啼晚仙舍山深月出高
使節梅花香裏過幼霞初日即岩嶅

送楊季民秉詩還江西

悲涼南國秉詩歸大雅寥寥入譜稀白馬尚誰歌有客
倫裳猶自賦無衣離鴛碩影秋彈琵舞鳳銜梭夜織機
輯録已成垂世教珊瑚枝上看朝暉

送李秀才卿舉

秋風又復度宮槐文采何人似爾佳月擁素娥迎學子
桂搖金粟散天街劍光出匣驚時目筆陣翻雲寫壯懷
從此圖南展鵬翼橫飛溟涬渺津涯

輓慎獨陳叔方

詩書世傳家久金石交情舉世稀道在人弘不遠復
子依父墓表全歸恩將完璧埋黃壤賴有堅珉立翠微
自恨居貧乏一祭猶憑繫酒哭斜暉

贈張景亮仕回

投老何嘗畏簡書青山元不負吾廬魚須久豐牀頭筠

馬軋新懸屋角車翠被春寒聽雨睡白頭日午赴風抓
好官付與諸郎做千古封留意有餘

春遊石湖

越来溪上水融〻閒鷁鴟夷棹底風暖霧黃消治平寺
燒痕青入館娃宮笙歌作樂年〻少魚鳥関情處〻同
乎古徃来易興感尚循華髮繫孤蓬

遊支硎南峯

詞客幽尋勝洞庭神僧名跡在支硎馬騎仄徑猶存石
鶴放顛厓尚有亭岩底泉飛軽練白峰頭龍蝕古苔青
到来頓醒紅塵夢萬樹松濤沸紫冥

送方養心遊茅山寄貞居外史

天上仙真騎虎還山中宰相著書閒神明秘典抽金匱
早晚恩言下玉関風磴入雲芒屩冷松花滿地木畦慳
願随君去攜薪水猶得栖遲澗壑間

至正三年癸未冬辜月廿六日貞居由荆溪過
林下留旬有三日為寫雲林蕭散圖併賦長句
書其上留別

人間埶濶六年餘清夜迎船過隠居寒日當堦散霜雪
疎篁繞壁韻笙竽燒香遂入維摩室挼席閒研老氏書
久識先生有仙骨莫年服食轉清虛

六月六日初度有感

三十六陂空似昔荷花荷葉待誰看星辰不合驂龍尾
性命何嫌似鳳肝盤石處安心不轉蓼莪終說泪難乾
晚来惟有墻頭月依舊清輝照鬢冠

嘉潘總戎征南回

萬里乘軺出帝城涉波南海斬奔鯨回轅不困壺中隱
乘棹未尋谷口畊尚可班荆談智畧何嫌拾芥取功名
更吹簫管揚州去莫遣春愁白髮生

送蕭萬戶還蜀

揔戎西蜀幾经年從事誰令爾獨賢躍馬莫矜横槊賦
闖雞不道枕戈眠韜藏寶劍塵生匣愛惜琱弓夜弛弦
歸到閬州三月盡江花如錦照行鞭

次倪元鎮見寄

穴墻薜荔根株懸倒架蒲萄蔓葉非無洛下先生屋
須得印州録事錢鴻鷹天高青不雨鸛鴿沙晚白生煙
松雲隠屋结構未何日書来解榻眠

元鎮畫

倪郎作畫如斲氷濁以淨之而獨清溪寒沙瘦既無滓
石剥樹皴能有情珊瑚忽從鐵網出瑶草乃向齋房生
譬則飲酒不求醉政自與物無虧成

贈篆刻朱生盛

子刻印如刻秋濤轉摺交化手從操蠋扁神凝李斯篆
肯綮妙悟庖丁刀漢章舊制蟠龜鈕魏武新書閱虎韜
太史周南從留滯劍文仍欲洗金膏

排律

送達善秘書

木天高拱夜何其翠被初寒更漏遲上帝録書藏紫禁
貴神然火出青藜縣知策府稽諏處預想虞廷獻納時
厚報函盈茶蘑頌湛恩心寫琴蕭詩豈徒述作於雄豔
政以都人啓蔽虧國典每需渡賜筆龍光長發萬年枝
從容寶鼎開金鏡縹緲祥烟度玉墀儒術致君還有道
皇明鑒物本無私廟謨已發群生秘岩穴寧令一士遺
歌詠太平還有日腐儒頭白在茅茨

送吴平章

聖君圖治思黄髮國老除書下紫宸身喜園腰虹玉重
眼明袖衮色絲勻乞言應笑桓榮陋濟美誰如鄭武頻
阿閣近天鳴采鳳恩波澤物到枯鱗錫書每啓金華秘

賜饌時分玉食珎出處豈惟關世運旬宣何以布皇仁
門人莫惜狂論事馭吏何妨醉吐茵豈但勲名奏衆口
太常旂上昰三辰

送林照磨之越

朱甍翼翼小蓮茉秋水芙蓉次第開真宰不遺生物意
參謀須藉出群材風生幕府文書靜月轉城樓畫角催
喝道莫驚劉寵廟賦詩還上越王臺鑑湖水漲陂閘稻
禹穴雲荒石上苔土有茶芽方入貢陵無麦飯孰興哀
齊民慽惻知何已此日登臨亦快哉日脚箭韶天姥下
潮頭旗鼓孝娥来神人驩喜橋風順溪上千帆往復廻

盛氏野秀堂

野秀堂前湖水緑繞湖千嶂列簷阿岸花隔浦飛紅雨
林木含風擁翠波酒醒忽持如意舞詩成或擊唾壺歌
絶憐吹絮翻金鄂更愛將雛睡白鷺隣艇卸帆繩擢布
田雨邀飲町畦過裁蘭九畹秋汲佩織錦全機夜度梭
去國姊婷誰共載逃虛放曠自同科橘中儘有商巖樂

奈爾春愁鬢影何

顧氏緑陰亭

顧家亭子緑陰深楊柳菰蒲岸岸深鷺下積陂明霽雪
鸎啼蘡薁薄度鎔金涼雲覆地苔粘屐踈雨沾衣露滿襟

境曠始知清晝寂舟行忽見白漚沉錦香承宇花如霧
星乘嘗階月在林荷鑼課童裁藥物開窓傍水候跫音
湛癡元自能談易稽鍛何妨善鼓琴況是松醪釀初熟
公餘莫厭客同斟

周左丞玉雪坡

玉雪坡前一色雲更無纖白鬬氤氳春回土脈孤亭在
山掩人家半路分鐵石崢嶸推宗相江湖冷落念嘗君
調羹佳實花時見數笛清風海內聞墨積硯坳留鳳咮
香飄池上點鷺群商盤久向坑灰冷秦篆何曾野火焚
已墓廟謨躋兩魏無聞户覆有河汾腐儒獨愧身如腊
已老何殊辟蠹芸

俞石澗讀易處

先生註易隱南城激石松風答澗聲式玉式金玉慶在
一寒一暑歲功成要參未盡須心悟洞微群疑貴理明
鄣屋見星原是晝寢瀛捥可無程義精詎忍辭捫舌
樂大何妨枕曲肱雨露每滋庭草綠雲霞不礙曉山橫
成林誰舍千章木求友難忘百囀鶯歲月推遷陳跡在
咯蒙長憶酒同傾

渡江

突起金鰲玉作圍天拚設險出神機衆流不息朝宗意

元氣常浮落日輝雲葉暗吹神女佩浪花應濕宓僧衣
魚龍不礙中流舞鴻鴈能忘北首歸桃葉翠聾揚子渡
麥苗青茁蒜山磯不困愴慨投鞭衆自是艱危擊節稀
揔會華夷民阜穆分征玉帛使舟飛射蛟人去空英傑
化鶴仙來嘆是非西日柁樓仍浩浩南冠髽髮故依依
何勞與命違

書畫舫小集分韻得春字 有序

雪舫夜寒虹貫日溪亭臘盡柳含春將軍結髮開全武
隱者逃名愧子真醉裏都忘詩格峻燈前但愛酒杯頻
芰羹青點沿墻斫鱠氷飛出綃鱗稽古尚能窺草聖
送窮端欲致錢神周南老去文章在同谷歌終手脚蹉
獨鑿歸來還自笑鬧雞起舞意誰嗔盍簪豈料有今夕
明日桃源又問津

橘隱為秦文仲賦

橘熟曾登隱者堂傲霜林薄爛青黃花時吐蕊珠成斛
叢晚抽條閟綠房千樹君封培植大慈闈母老孝思長
療疴欲得蘇家井受命難遷屈子鄉自以辟人甘蔭落
誰令登俎薦芬芳芭臧萬里深隨貢御宴群臣手擘嘗
霜落洞庭天宵寒根盤林屋野蓍齋廬並海詩吟處
霧雨氤氳著紙香

寄楊彦遠隱君

子雲家在讓王村昆弟三人行最尊勝槩不煩多屋宇
醉鄉元自有乾坤蒙天錫福身長健與物為春適自存
瑞玉墜枝桃结子翠幢羅盖竹生孫按歌親製棠雲曲
教舞長開待月軒藝足稍田青雨發睡濃薇帳錦香温
不拾野隠慚雌伏政以朝趨怯駿奔比鴈梁鴻脱塵網
追踪巢父洗心源佛香梵笑還投老取次毗邪不二門

輓年縣尹

誰迷清忠宦老成韋菴頭白氣崢嶸平生學術尊劉向
少日聲名盖賈生製錦為溪上邑横金晚致慕中評
高懷直欲吞餘子爽氣何堪發九京絮酒益興霜露感
書題重積死生情羊曇慟哭青山路宿草萋萋夕照明

送鈷仲剛遊金陵

曾授老龍珠樹摘花抽藻思
鈷衲来從日本東説法親發空中鏑信器應傳雨裏春
金膏漱渚水淬神鋒玄機不足定林松江光宛似玻璃合
暫玩一輪吴渚月便依千山色依然翠黛重寒水但餘鷗泛泛荒臺無復鳳雝雝
霜凋錦樹存孤梧海湧青瑶見獨峰未識笑翁空比擬
城樓月上忽聞鐘

僑吳集卷之六

括蒼鄭元祐明德著

五言絶句

石湖十二詠

石湖

滄波渺千頃何處覓鴟夷同姓千年後流芳著斷碑

新郭

闔廬創城郭俄徙傍湖山酒旆千家室今猶作市寰

拜郊臺

吳子築圜丘祀帝存遺址魯亡取聖譏大禘同失禮

行春橋

醉擁捧心過詔華艷綺羅至今湖觜上彩霓臥滄波

越来溪

始由嘗膽鏖戰檻逐波通今日憑誰占漁家一笛風

觀音巖

碧潭通海眼崖設大士座宛如訪天台石梁飛度過

治平寺

雲塢蘊招提開窓面湖渚時發鐘磬音驚散沙鷗侶

茶磨嶠

孤嶼突蒼翠波環鼇蹲盤、誰嗜先春味當来製鳳團

楞伽塔

危峰聳浮屠七級雕闌曲影落湖波心魚龍駭常伏

越公井

隋將移城時鏖供萬夫飲清泠尋丈餘倒浸青天影

御書亭

勅賜宋名臣穹碑載奎畫至今孤亭中虹光照山白

紫薇村

公退紫薇省宅種紫薇花千樹臨山麓秋来築曉霞

懷王敏德長者

清風起喬木虞麓浣花莊老我成長望平安字数行

懷亡友岳漢陽

白壁埋黃壤清風憶錦袍何當絮酒酹斜日下林皐

寄張景昭二首

舊宅桃花塢流波映草臺睽雖將二月聽雨在方床

梧竹蔭蕭齋苔花綠上堦可堪春欲去捉筆遣吟懷

朱澤民山水

吹簫江浦秋舟蕩碧雲虛擬溯巖松下詩盟訂白鷗

永定空衲者送茶

塵慮困春華蒙分穀雨芽醒酣滋舌本清氣溢詩家

岳生畫竹

脩篁含雨餘枝拂清風起掃遍破碧玲瓏高堂淨如洗

陳正宇畫

馮嶺少徵星群峯列帝青太丘親貌得巖壑想嘗經

高彥敬畫

千疊硯坳雲巖崖杳莫分圖餘清興在又為客書裙

過九里寺

湖邊法喜樓千頃冷颼秋吟遶維摩室風生杜若洲

李遵道新竹

逼土細行鞭苔茵暖透穿生來無限意都屬蓟丘仙

陳摶像

十年营一睡醒起欲安民忽睹金烏彩還山遂老臣

雲林小景

雲起野橋西層峰翠隔溪欲尋清閟閣古木挺簷低

王元章梅

明月西湖上清光凝舊時東風露消息香雪滿南枝

子昂蘭

孤臣萬古愁湘渚水東流江芷汀蘺滿空令泣楚囚

子固水仙

仙姿豔玉肌輕拂五銖衣羅襪凌波去香塵蹙步飛

柯敬仲竹

霽栖江海婆娑飛墨髮如絲天遠鴈留影箕箬雨後枝

子庭古木

巨材千稔資特立儻挺；東風吹不回雪厓氷壑冷

明雪窓蘭

结跏向叟義儒毫成九畹襲佩芳馨多懷人江浦遠

六言絕句

憶杭

湖山今古妍麗寢寢園此際荒涼春晚花開花落故交誰

在誰邊

淵明像

棄官亟迈柴桑家資日付壺觴莫道先生長醉義熙年

號不忘

畫二首

六掾僦居避世一瓢飲怡情短褐少陵已往小冠子
憂復生

雪噴滿谿泉溜雲屯西地松陰隔岸芙蓉千疊助我吟
詩撫琴

七言絶句

懷徐士弘

錢唐湖上篠驂遊一揖長為孺子留頭白無成兩漂泊
輸君天地一沙鷗

懷張天民

金壇郭裏掃塵齋移向宜興傍古槐孫子讀書兒致養
更無塵雜到苔階

張貞居神光樓看雨

東風吹雨弄新晴仙子樓居吹玉笙不是春陰在簾幙
已應顛倒落紅英

濛濛霊雨向東來曙色軒窓面面開為愛條風吹潤緑
莫教人迹印蒼苔

碧雲千仞紫陽山都在東風化雨間細與陽春同霢霂
岸花汀柳点斑斑

贈製筆温生

今春予入杭貞居張尊師方建神光樓葛井西師與
予知舊因留宿樓上對酒聯句予尚左不善書而師
之書知名天下予句出捷甚師挺筆便書然屢索輒
叱其弟子謂筆不佳敏後出一枝上標温國寶姓名
師乃喜曰是固揭學士所賞識予雖不善書見師用
國寶之子持行卷来首列揭公所品題而尊師獨缺
然夫揭公寓師樓居四月餘子得公品藻而遺尊師
可謂獲連城而失照乘矣行且入杭求師言以為重
因詩送之

神光樓上春聯句醉裏縱橫筆屢揮歸到吳中見蒙子
斯文微藝有神機
温生有子能傳業鄭老無書可寄君他日製成盡頴記
尚憑毛頴話慇懃

病中寄王叔明

趺宕王郎天馬駒胷蟠百筵外家書兩窓卧病三十日
累飯何曾見子輿

陶靖節像

袖裏慚無博浪推酒醒空賦歸桑詩悲涼一曲山陽笛

滿眼山河是義熙

謝太傅像

秦兵百萬壓東南宗社安危已獨擔却寞揑書碁局底
諸君猶認罪清譚

病中寄光孝禪翁

我病在床身欲飛棋鋒何日賭神機想應近日繙經後
只有青山到竹扉

寄金山普衲

金鼇背上鬱藍天長有神龍衛法筵午夜江聲推月上
浪花如雪寺門前

畫

舒歙風林雲滿谿白駒空谷草萋萋相逢不作蘇門聽
應有長松鶴未栖

曜足清溪水已寒青山猶有此衣冠黃塵三尺烏靴底
誰與婦來把釣竿

水繚山迴深復深白雲節屋住溪陰溪南十畝堪耕穫
何必囊中李子金

桂樹連蜷山石幽蕭然冠屨白雲秋只愁畏壘無尸祝
不愧長年為爾留

桃花源上蝶飛飛誤却漁郎苦欲歸雲白山青一回首

落红如雨點春衣
仙人樓觀隔層霞隱着烟蘿便作家萬壑千岩何處是
停橈試問碧桃花

肥瘦二馬

獅子花驕蹴暖風滿臆如瓠氣如虹年来恣飽天閑粟
朔漠當收血戰功
百戰纔餘骨與毛枯株倚着費抓搔何人終惠還魯秣
拂拭風鬣氣尚豪

蕤竹圖

賦詩何處極幽探多在青山海岳菴一片緑雲塵跡斷
萬竿烟雨大江南

遊魚圖

潑剌春波藻荇深方池容得五湖心硯拗更有神龍在
難邊商岩旱歲霖

題文山佩刀帖

迸露刀金柄屬誰空聞斷指血淋漓杜鵑啼暗江南月
臣甫年々淚雨垂

于昂臨東坡竹

戲墨王孫似子瞻雞栖石上着氈毡汴京回首西風急
流落江南共海南

東坡笠屐圖

得嗔如屋謗如山且看蚤烟瘴雨間白月遺墓蝕不盡
清光依舊滿人寰

伏生授經圖

老無牙齒語音訛斷簡殘編缺字多不賴閨中賢弱息
帝王典則竟消磨

蘇武牧羊圖

飛鴻歷歷度天山何處孤雲是漢關不滴望思臺下血
君王猶及見生還

岳王廟

復得中原後殺身將軍未必恨奸秦甘將三百年宗社
君相偷安葬虜塵

武侯像

魚水君臣百世師風雲魚鳥識旌旗三分天下何任意
恨未中原復本支

讀碑圖

摩挲漢隸朶頤順臣道為忠孝可移杜使南來五千里
越江謾讀孝娥碑

月夜懷十五友

庚寅仲秋夜月色如晝而貧居溪渚因念晉人云感

念存沒心爲如割遂用東坡明月明年何處看詩平

韻賦詩懷友云

剡台鑒映五雲通明殿上玉宸君今宵賞月延秋桂
滿袖天香不見分　趙宛丘
月華浮海綠烟收曾照神光湖上樓惆悵塵生白玉塵
詩盟從此負閑鷗　張貞居
屋角氷盤擁爛銀清光千里不踈親棄官歸去輕如葉
應念滄江有釣綸　李雲中
覽古樓高桂影寒飛觴不厭接清懽天香落盡黃金粟
軟語何由接夜闌　倪雲林

每念道人張一無京塵填眼髑髏枯師資賊害無人理
負子清光白玉壺　張文德
汲水秋風吹鴈聲一時分省有更生登高弔古中秋近
蓋有危言答聖明　劉張掖
天章閣下月孤明仍是中秋此夜情便到蓬萊宮裏住
謝安應便念蒼生　泰白野
芝雲如蓋擁氷盤携得王瑜午夜看山色湖光秋十里
詩成應更刻琅玕　草堂賓主
闔閭城裏寄閒身四壁秋蛩語近人何異京華舊時月
清光且照白頭親

月上溪頭樹影長婆娑老子擾胡床九天風露墮來後
桑落園林酒正香　黃金華
飛雲樓上月華明幾度中秋在帝京却有錢郎揮翰手
倚闌橫笛最含情　王季野錢伯行
南來看月異常年身在仙岩溪水邊名簡帝心歸想近
清歌莫惜杖頭錢　張京兆

送張貢士

睢陽世緒邈如雲君獨胸蟠錦綉文莫為書裙散香墨
好攄三策表奇勳

送處州杜同知

見說吾家光禄墳長松萬箇入青雲子孫為庶杭頭住
應立車塵候使君

舍輝天上少微星曾照蓍龜古括城山水高深民俗儉
不忘辛苦事岩耕

誰如別駕杜侯賢純吏心腸鉄石堅山坂高低時雨足
郡齋篝火看畬田

贈麗水治農少府

一寸山坳一寸田高低巖溜接山泉論升起稅斤稱穀
此是山城大有年

牛羊日夕下山時出穴眈眈虎正飢不有仁侯護羸畜

麒麟折角獍梟肥

寄顏元卿院判

戶外梅花落峭寒窓前銀燭夢更闌賈生只為憂明主
華髮蕭〻鏡裏看
年華旧〻可相饒魚躍春氷逆上潮猷劒懷君不忘處
汲生難遠武皇朝

寄王可矩宗伯

江上羊裘把釣翁一竿烟雨致時雍客星祠下山千尺
不在雲臺彩畫中
昔年簪筆上瀛洲萬里青雲映黑頭相業要知霜後栢
烈徒有楫濟川舟

寄沈存齋

終惠長歌瘦馬行杜陵頭白疾縱橫風雲滿地無春草
頃刻難忘向主鳴

寄倪雲林

侹鉏齋外月娟〻嘗照梅花紙帳眠回首三年幾圓缺
塵埃堆堞白雲篇

劉功父漢川亭

玉峯深隱漢川君安穩書巢卧白雲天祿校書兒輩在
青山留為客書裙

虞學士小像為其姪孫堪題

光岳英靈蓋世雄九天象緯貫心胸六經文字關時運
韓柳孫丁又及公
紫芝眉宇鳳麟姿自是文章百世師何必凌烟畫勲劍
雲仍翼翼奉烝祠

郭天錫雲山

飛墨来從海岳菴春風吹雨滿江南青山肯被雲遮盡
時聳尖奇一兩簪

朱澤民山水

樓觀參差山磵坳漁舟遠嘯出林梢白雲度盡千峯碧
鬱石幽人始定交

次泰監司提兵東廣留別吳中諸友韻

萬里南征瘴嶺過夜闌何處竹枝歌貂蟬原自墜鑾出
盡斬鯨鯢靖海波
白髮蕭蕭尚草玄故人江海慰衰年功成佇俟帰来日
只在城南尺五天

寄宇文國相

精思亭上李文饒且裹絰倫鎮海潮相業從容龍尾道
唐家復數中興朝

寄貢泰甫授経

姑蘇臺下雨聲寒舍館青燈語夜闌父子日為師友處
遺徑不厭靜中看
風ㇾ雨ㇾ百花洲何日春晴一醉遊滿目青山吟藉草
鴟夷未許獨扁舟
送陳玄禮之杭
錢唐湖上鴈聲秋涼入明公紫綺裘庾信清貧何遜老
登臨難寫古人愁
青山遶郭候潮過今古興懷意佇多到夜令人尚無寐
弯ㇾ月子竹枝歌
送何舉人北上
練川文學舊徵時戶屨儒生學最優北上神京當六月
涼風桂子已含秋
聞說京師喜氣多萬家齊唱董逃歌坞金何日寬民賦
海宇頻ㇾ逢泰和
送僧還開先
廬山面目翠千層飛僊孤禪不厭登絶頂倚雲無脚力
潭珠三伏洒寒氷
贈曹相士
魏武子孫誰尚賢相人唐舉得真傳王侯螻蟻知同盡
留取雙瞳鑑碧天

陸仲明居笠澤以卜養親裕如也詩以贈之

韓墅橋邊陸抗家灼龜靈應足生涯行人握粟遥相頌
慶奉慈親度歲華

事親能孝祇天知母子團欒不皺眉賣卜得錢勤孝養
菜羹香裏及時炊

顧定之竹

虎頭孫子顧恭軍八法縱横寫墨君龍伯由來寶湖石
鳳毛何事刷春雲

王元章梅

孤山無復有梅花寂寞咸平處士家留得王冕醉時筆
歲寒仍舊發枯槎

虞勝伯畫兩竹

渭川烟雨緑猗猗公子飛雲出硯池萬箇青琅秋一抹
高梢特聳鳳凰枝

館娃宮圖

複殿迴廊遶翠岑鴛鴦嬌擁畫屏金謾誇歌舞留君醉
千古人猶怨捧心

指癢馬圖

啄瘡烏去未斜陽兩足春堤草正長摩擦樹根休枝癢
明朝要爾戰沙場

僑吳集卷之七

括蒼鄭元祐明德著

銘

吳縣儒學門銘有序

天下郡縣學莫盛于宋然其始則亦由于中吳蓋范文正公以宅建學延安定胡先生為之師文教之事自此興焉若吳縣學按李宗諤圖經云文宣王廟在縣廨東南今三皇廟故縣治也紹定初永嘉趙善瀚始建學于郡城西南之賓興坊去姑蘇驛不百步其廢置遷易槩可攷矣宋以杭為行都中吳乃三輔近地縣學宜大于鄰邑然負城西隅于地勢蓋甚迫窄

更宋迄今累加完緝記刻具在至正十九年郡守海
陵周仁縣尹丹陽張経皆以興學為已任覩學之外
門日就廢壞乃始琢石為莲典楹上象日月堅徵聳
脩翼以垣墻環麗弘敞稱其為子男學宮之門揖學
事崑山盧熊及學之人士咸謂縣之有學久矣未有
以石為門者非二侯致力興學不及是也遂為之銘
曰

吳邑有學由宋始完宗社既墟學宮則存維學有門聿
嚴啓閉因陋就簡蓋已歷世郡守周侯近古遺愛張令
佐侯民所共戴琢石莲楹新作學門石質如玉孚尹潤
温木易蝕朽石堅斯久何莫由是以啓其勤勒銘于茲
豈特詩言來游來歌永矢勿諼

世壽堂銘 有序

古之君天下者斂福于其已以敷錫于天下之人故
人有樂生之心無歎息愁恨之苦有壽考之徵無夭
閼折傷之萌武王訪道箕子大經大法畢陳之矣而
終之以五福蓋以為人君貌言視听舉合乎天至于
思而睿、作聖則又無所不貽合為人君与天一致
而無二則斂福于已者豈私其躬而已哉刑賞威柄
惟天是循子養萬民惟正是法舉黜、悠遊于太和

元氣之中甘露之所霶霈祥風之所披拂則其享遐
齡躋壽域斷非學誣斯世也氣錯而薄世澆而漓夫
以孔子之聖而不獲斂福以錫民顏子之賢而不獲
享有壽考此其扶輿而磅礴者或清或濁或美或惡
有不可浔而窺度也世雖偷甚而王澤猶未竭民猶
有享壽祺者然益罕矣故視曩時蒼旧有傳蒼矣有
會九老有圖蓋如鳳凰麒麟不可復見也已況自兵
興以來鋒鏑之下刼燒之餘荆榛骨骸漸莽蕭瑟亘
數千里無復人煙兵既之慘未有甚于今日其幸存
而窃活者講聲豈憂又何知壽考康寧之謂乎而金
壇張德常乃于吳中所寓之室扁曰世壽以奉其父
天民先生居之先生今年八十歲耳聰目明氣神滋
王其大父愛山先生年七十五歲而終其曾大父定
軒先生于書無不讀于學無不諳宋季趙信公最知
人將起先生以共事先生知事不可為力謝絶之日
与漫塘劉先生宴齊王先生優游以終老其卒也年
九十有三伯父舛劉先生年七十有八至其兩老姑
今皆年望九十起居無恙世言壽有種豈信然欤夫
承平之日世享壽齡固足以夸艷今天下洵、而德
常以才幹在吳縣由丞陞尹人稱其賢既能養其父

以孝聞又能推其上世耆年夙學以表章暴白之抑亦何脩何為而能若是耶豈昔之人當錫福之盛深培厚植不少槩見于世故其世壽若此其未已耶德常今則施之于用而其厚德之積則又在德常也遂昌鄭元佑辱交于父子四十年矣乃為銘其堂銘曰

金壇之山寔系地肺山明川媚聿鍾人瑞卓哉宅軒道隆康濟斂英弗施當宋之季身躋上壽名高一世有子有孫俱享遐齡天何所聞惟其德馨德馨芬芬三壽作朋永言世壽以堂以摛壽若有種善培滋茂良報澤斯種斯穫我銘于櫟雖有秋無斁

石子硯銘

石有子孰孕形卯斯石有靈硯之千其齡胤將文鋒世發研

周尹堂硯銘

予無以潤一邑或蒙潤在茲硯坳是硯寔予金石交其或是之斂民不被其澤予視硯愧且外膠又何以解人之嘲

箴

進道齋箴

吳人趙子奇名其齋居曰進道蓋取諸老氏之言曰

誰有拱璧以先駟馬不如坐進此道夫老之謂道不
能無憤悱矯激之偏亦烏知吾儒中庸大道之全哉
故曼齋用言以箴

天命之性率性之道兩間人物悉具奥妙綱常倫理曼
道可求不遠戒惧謹獨用脩斯道甚大尤至精密屋漏
有愧于道則數苟欲進之其少懈斯勿流异端毋惑他
岐進、不已始終敬慎坦然由之豈可賢聖
近思齋箴為高昌偰公遠作

繫人有心孰能無思、而惟一睿聖可期聖徒示訓在
思之近譬則升階歛步而進級盡一級學博理窮篤志
切问仁在其中始于親、遂及仁民方至愛物以漸以
循格言用疏畀尔箴規敢告靈府敬而听之

贊

韋皋銅像贊有序

案韋皋自為隴州刼浚当朱泚之乱德宗西幸奉天
盜賊滿天下而皋能于此時竭忠狥節斬泚賊奴并
賊叛將事聞于朝至建奉義軍節度以旌寵皋賊平
德宗还宮閱名為金吾衛大將軍已而西為西川節
度使時吐蕃与南詔不時入寇而皋能用间出奇南
詔復臣吐蕃失援西南之民遂獲蘇息德宗累其功

加檢校司徒兼中書令封南康郡王蜀人德之至範
銅為皋像故老相傳大家鑄皋像至与皋身等中人
之家又次之雖貧下小家亦鑄銅為小像長僅二三
寸許歲時拜祭如神明焉唐亡皋大像莫之見其小
像散落民間者至用為鎮紙不忍毀敗夫皋一介書
生其功煥烈耀竹帛而其小像流傳海宇者何止千
百人一是稱之唐帝皋像也夫唐有天下三百有餘
年其臣如皋者固不少然其像独傳于世以見皋恩
德在蜀之人思皋不忘新旧唐書乃以刘潚尝事
皋竟列潚与皋同傳潚及于皋致沒史臣宜寘潚于
叛臣傳昔老聃与韓非同傳人犹謂靜躁不同刑德
斯濫況潚及叛与皋同傳豈理也哉于是作皋範銅
小像贊曰

猗皋之生本自寒素及其樹立為唐哲輔南詔複臣吐
蕃却頑威振殊族天聲誕布微皋功名坤維凡捨蜀人
思皋祖也父也無小無大像皋于治以尸以祝錫之壽
皈唐社已灰皋像独存世無童狐孰昭蒙昏于千萬年
我舌弗朽

張吳令像贊有序

曩予客剡溪主岳仲遠仲遠中表多姻戚若王君仲

德其一也仲德以宋阀阅居州市時延金壇張天民
先生訓飭其子弟久之先生德孚其身行孚其人凡
溪大家無不敬慕之者于是買田築室請先生挈家
荆溪之上今吳縣尹德常則先生冢子也德常日侍
其親内而家庭外而州里人人浔其驩心暇輒讀書
誦孝德業滋進于是德常亢然為荆溪之逸民夫何
淮甸兵興而荆溪遂為戎首向所謂田園室庐盡為
丸礫德常遂奉先生辟地来吳以才著聞起家吳縣
丞由丞陞尹縣遭亢旱焚劾而德常能涵煦以仁恩
自非才美兼具能若是乎僕与有世契見其松石小

像而喜之為題其上云

鍾英金壇璧聲荆溪以孝以友身脩家齊辟地来吳起
家佐邑陞之製錦譽乎仁術裁冠野服松石之間逍遥
天游良常之山猗欤老先生有此令子尔公尔侯必復
其始

俞仲温像贊 二首

能讀父書而不迂能盡子職而家腴人知石澗翁易孝
之粹而不知其令子之非拘儒也幅巾深衣有粹其容
敬以持身所謂以道始終者欤

子之先君子孝易究源委徵衡交化間悉其終与始子

克紹其家以敬其生涯甘脆之養温清之室冬之夜夏
之日是謂能孝而有関乎世教者也晚更事変帰休田
庐有孫犖裾有子讀書優游于石澗之書隠庶几乎俯
仰無愧者欤

孫高士像賛有引

国家以清静玄默扶翊政教故道家流有所謂正一
也全真也雲間孫高士明叔者隠于其里九峯三泖
之間讀書績孝築草堂三間曰偃息其中故雖甚貧
用前人若志篤孝名其斎曰映雪手鈔書数百号皆
小楷齊截然有以為無所用于世視田野閒窅若将
終其身于是全真教主関真人歸之曰清隠處士夫
隠古之人初不擇于清与濁故屠沽負販可謂之濁
矣然隠為貴不異于考槃之士簫舞之人善乎介子
推之言曰身将隠為用文之是求顕也故隠者不以
文自章其来久矣今高士曰清隠豈外乎濁哉安知
九峯三泖之間田翁野老朴茂純質于清濁奚擇為
邊昌山尚左老為題像因曰
自吳大帝王江東雲仍如霧莫悉其初終猗欤明叔父
屏隠乎葭莢之浦鮫龍之宮而其志則犹在乎映雪夜
讀将萬巻羅絡乎心胷是誠其像耶有相斯長矣非其

像耶何其逼真而飄、乎烟水之上矣譬之卽鼻之斲
堅难乎召匠矣

蘭渚生像贊有引

生而負伟异之才傑特之器必不肯齷齪為轅下駒
老死而已人间世固有所不屑為于是欲乘雲御風
視蠛蛆溺、億萬起滅何足道哉乃遂弃俗欲与古
仙神人積精鍊氣以至于長生然既曰仙矣惟恐人
知之也鍊之冥、之中脩之擾、之内頑吾身才器
雖未能与天地久長然天君期復一念萬年湛寂真
明百神听命凡所謂龍虎鉛汞以成金匱而不坏者
豈匪、服金石之謂哉蘭渚生妙悟此理而進此道
者也有為之畫其像遂昌山尚左老人鄭東贊之曰
蘭生于諸人孰蘭予、惟生如湘纍非蘭不取既纫之
以為佩復得之以為字纍以忠自沉生方以不死自神
逮将系萬古而一成純是之謂蘭渚生庶几乎其真者
耶

題

題瑞竹堂記

秘書郎白野達公薦善父守越有治政其喪毋夫人于
越也越之人乞茔于越至正七年春服闋其秋天子

以礼部尚書召公北上道吳遂留鄭元祐送公西出閶
門外即驛亭坐語雖匆遽然猶握手論文首言在越時
嘗為越僧永師者作瑞竹堂記公自喜是篇誦琅、可
識也然恨未得見其緣寫本已而師来驛亭別公去意
恋、不忍舍乃知其不憚遠由越送公入吳永佛者也
豈有呼外慕乃依、于公哉于以驗越人愛公之深非
苟然也明日師携卷過予得所謂瑞竹堂記讀之信乎
屬詞工而摛思密也夫竹之為瑞豈足以發公之藻思
頌猶若此其精密矧朝廷之上麟鳳龜龍諸福之物待
公紀詠論贊聲皇家盛德如三代之隆此固迂儒所屬
望也而非溢美于公云

題諸体帖

六書垂世于三才萬物之理無乎不具然而取義至精
多蘊奥後之王者世守之又惧其傳之久而乱之也于
于命有司歲一正攷察其文之异者而同之周衰而列
国异改鍾鼎銘款有不出于六書者紛、籍、然猶不
至大失其真也今观此諸体篆几于戲矣是皆古制不
存人自為孝其失可勝言哉可勝言哉

題雪擁藍関圖

按唐書昌黎韓公送裴丞相平蔡还朝擢刑部侍郎元

和十四年正月憲宗以鳳翔法門寺塔藏釋迦佛指一節勅中使杜英奇香花迎之入光順門為大内三日仍送還寺時王公貴人下及士庶無不傾動布施供養填塞道路公于是上疏極諫憲宗大怒遂貶公潮州刺史行至峣関遇雪而其姪湘解后途次用賦七言律一詩世所傳誦謂其詩義而有礼夫士生于世出處両塗而已吾非飽仏無係而不食於故必正而事君然而正也亦必審其時之如何使時不可正固当儉德辟難時而可正而犹低徊隠約以独善其身則又君子之所不予也唐更天宝以後積衰乱以至憲宗乃始屈已従諫群賢在朝逆賊就剪勃然中興公于斯時倡文武周孔之道以事其君過事不諫則上負天子下負所学故雖暫斥一時千載之下学者仰之如太山北斗何則由其正處惟道是従無可貶議者也世之君子観此図当慕公斥逐于憲宗之朝是君有可引于道之資公之諫非肆口而言也又当観公平日所以持身守官者皆盡其道而後可以諫其君也不然則是朝不坐燕不与始可全身遠害而已耳不知正處而曰安榮而死厥則又皆公之罪人也

題楚州尼真如十三室記

先儒謂天以形体言乾以性情言帝以主宰言蓋皆以理言之也然所謂帝有非視听及見聞豈以紫金為闕玉清為宮紅雲一朵之中冕旒袞衮百億侍真森羅擁衛以掌冥权禍淫福善以主宰于億萬千劫之淪淬寥廓其可也哉唐宝應元年建巳月楚州尼真如悦惚升天浮見上帝賜以宝玉十三枚云中國有災以此鎮之群臣表賀至今楚州宝應縣勒之金石者有所謂元黄天符并數璧有所謂如意珠有所謂琅玕二珠有所謂玉印有所謂雷公石斧有所謂玉雞有所謂王毋二琢有所謂玉玦有所謂紅鞓鞶有所謂皇后采桑勺凡十有三宝應本西漢平安縣宝涇天降于茲也故朝廷為之改元時上元三年夏四月也真如見五色雲中有人接尼登天見神人若天帝授以上所言十三宝使携以下人間厭鎮兵戈腥穢之氣使其為宝誠足以鎮禦世难則玄宗宜享高壽不應遽崩而肅宗亦繼之以物故于時禄山首叛挾兵吏思明連禍尤慘使其無有則不應改元改縣以紀瑞也然唐自玄宗尊崇老君為其始祖每詔下郡国輒言老君降又言浮老君真符其事抑亦可怪矣宋范蜀公作唐鑑不直斥其妄而但歸罪于肅宗儒者據経義以為言扶植世教意于子不語怪

司馬公作通鑑欲世之人取鑑于理乱興壞故真如浔
宝亦皆倣書其旨微矣今平江路摠管周侯信夫宝應
人尝浔宝圖石刻恐浚泯滅奉藏縣之崇真觀洞山道
士曹君執善為侯鐫之石侯由淮入吳徧歷清要蒞官
臨民謹愿恪宴吏畏民悦逮所謂無言不讎之君子也
其于是記殆亦維桑与梓必恭敬心之謂欤

題袁通甫詩

今集慶昕公向年客南昇覃思文字視明教寘音不啻
方駕過也故論議詩与文嶄、少許可独盛称吳人袁
静春先生所為詩清麗秀潤数十年所無有某已驚掉
而昕亟先生詩讀之恨不多見而昕言已足信及来吳
先生之子泰仲長与僕相友且已集先生詩若干卷刋
行因盡得先生而昕之言益信此卷先生手澤仲長宝
藏着鮮于君首題直以杜拾遺黄太史並言黄迩杜亟
其間不可分寸乱鮮于大手筆而其言如此蓋有昕見
尔昕公今為夫子祠官言論重当世某閭巷賤士不足
知先生故託昕推重先生之意于後而帰之仲長云至
順辛未四月書

題石澗書隠記後

向吳入吳時吳中老儒先生尚多存者潜心于経傳無

意于利禄仰給館授以自給托筆硯以自怡戴冠襄衣非
書史不譚非理義不由若俞石澗先生蓋一人也先生
于書無不讀而尤潛心于易其為註成書而先生物故
今几三十年而先生之子、玉将以易說刊行于世且
建石澗書隐于采蓮里有花卉竹石園池室庐真稱隐
者之居為嘗謂易有消長之道始于入吳民負賢相雄
無几何時而消息盈虛若夢中事碩砍如先生有子有
孫又能世其家而不墜要非先生劬躬積不能若是
也里人陳君子平為作記文字齊截可喜故某書其卷
末如此

題兩伍阡表後

自兩淮兵興中吳雖粗完而飛蝠轉粟軍須百役無晷
刻停平時文物視他郡粗勝今則索然矣況淮東戰區
積骸釀血其人士奔逃流落之餘喘息且未定而兩伍
張氏家其孫天永挺身而来避地常熟扣門請見以礼
部員外郎余君廷心甫撰其兩伍阡表視所書則予故
人宛丘趙子期也讀之乃知其家一門五世詩礼克紹
由文儒顯筮仕于朝雖更乱猶乞言于人以表章其先
德夫以中吳尚完文物已不逮昔而天永顧拳拳其世
緒自非身更百罹不忘其先者弗能尔也当趙宛丘後

書阡表迨今十年矣為至
識

題良常草堂卷

荆溪王仲德以故宋将家子孫博古嗜孝延致金壇張
天民先生于其家德常盖先生子其父子績孝能以其
道行于荆溪荆溪之人為其父子買田築室居甚充設
無何逆柱訪仲德必過德常飲酒賦詩盖極一時之盛
卷中所謂良常草堂者德常扁其室示不忘金壇故居
日接良常之山也俯仰廿年不惟当時風从大半淪落
而荆溪更世変鞠為丘墟仲德亦避地去鄉土故独德
常父子僅存全其家于中吳而德常以文孝起家今為
吳縣尹予与德常最友善観畫誦詩感念存歿為之慨
然

題薛真人誄文後

玄卿向為吳篤斯文契誼數相從已而还山中詩文日
已精行業日已高且謂余曰今奉璽書領教事往杭之
佑聖観子幸一来豈料玄卿遽沒于山中也耶鄭無用
云杭仙儒張伯雨為之誄三讀其文而悲之若玄卿者
方且于古之博大真人游于太微之上夫豈言語文字
所能賛美哉

題復見心清江行卷

見心携江西友契詩文一卷入吳中讀之所謂幽然而光蒼然而古者皆具有焉近日人情薄至以詩卷送人不異土產風物然可讀者蓋甚寡由索之者非其服故雖塗寫滿卷令人嘔噁見心雖桑門其于内外孝高云人表宜其所貯皆連城夜光云

跋

大戴禮卷後跋

漢儒傳經雖未必盡純而其間多可采者若大小禮是已按漢書儒林傳大聖字次君嘗為信都太傅今大小禮乃題九江太守大德撰宋宣和間山陰傅崧卿蓋已病其訛謬以為世亡漢史而大小德独傳後人詎知德為信都太傅欲其為書凡十三卷摠四十篇隋志亦以為十三卷而夏小正別為卷唐志但云十三卷而無夏小正之別至傳氏庚析經傳始可讀然今不敢鈔入傳氏說惧紊旧章也若崇文總目則十卷而云三十五篇者無諸本可定也或謂漢儒浮記礼之書凡二百四篇戴德刪之為八十五篇謂之大小礼聖又刪德之書為四十九篇謂之小大礼小大為人見何武傳此所不論然大小礼首題三十九終八十一凡四十三篇中間缺

者四篇重云一篇其不可復見者則三十八篇故不能
合于八十五篇之數其缺者既不可復見抑聖取以為
小大之書欤其间礼察篇与小大经解同曾子大孝篇
与祭義同劝学則当鄉首篇也哀公问投壺二篇盡在
小戴書然其諸篇亦多可采頼川韓元吉在淳熙间得
范太史家本校定蓋謂小大取之以記礼其文無所刪
者也若夫取舍保傅等篇雖見于賈誼改事書然其增
益三公三少之責任与夫胎教古必有其說否則不應
有是也至于文王官人篇則与汲冢周書官人解相云
入夫汲冢書云于晉太康中未審何由相似也若公符
成王祝辞而稱陛下于考古何居餘諸篇先儒取以為
訓論者謂其探索陰陽窮析物理推本性命嚴礼樂之
辨究數度之詳要皆有淵源来葉不可致詰然其書度越
諸子也明矣海岱刘公庭幹以中朝貴官云為嘉興路
總管政平訟理發其先府君御史節齋先生所藏書刊
諸梓寘之孝大戴礼其一也遂昌鄭某向嘗孝于金華
胡汲仲先生之門每以諸生拜御史公得聞緒論上下
数千載盖不僕而公不究德故始發于嘉興公以
某嘗承教于御史公也故授某識之卷末云

跋聚星樓卷後

記中五君子者皆布衣時共倶浮内交而友之者其交
情疏密雖殊顕晦亦异然不論不瀆其始終則一也吳
蘭陵手寫詩文一卷以遺某、以貧而屢遷竟失之論
其所孝方当大用豈意其景先卒柳東陽以七十之老
赴吾北上居無几客死于京子長与某同庚閘其赴吾
至銭唐而疾作甫及家而逝今窀然如魯靈光高卧武
遠遺使趣赴闕今春刘張掖降香南鎮而道吳也聞其
老而強健今敬德之楼居溪山宛然題識仍旧然復欲
浮五君子者登臨笑樂以合并于斯楼之上蓋斷然不
復有矣今年至正庚寅也

蘇文忠怨察帖跋

観文忠公怨察帖辞簡意真猶有晉宋間風流餘意豈
若宋末年煩文陋書為可厭哉

跋雲笈七籤卷後

莊周氏生衰周所著書于道有独見豈諸子所能彷佛
哉蓋其時六経非有所表章也而其言曰詩以道志書
以道事礼以道行樂以道和易以道陰陽春秋以道名
分後世鴻儒輩出不能易其言也至其論列墨狄禽滑

厘卯衍田駢慎到惠施鄧析公孫龍之徒皆掇取其言
以析中其是非奏無所逃于周之独見至論古之博大
真人則推尊老聃関尹然其謂道則不過懊弱謙下為
表空虚不毀萬物為資若所自序則曰死与生与天地
並与神明往与詘乎何之茫昧大揚波流而不反之
帰周之言若此非超然有卓見于腥腐之末世悪能若
是哉太史公当漢興欲上継六籍成一家言然是時孝
士大夫更坑焚之後搢紳先生少無述誦明所為遷惜者
雅不足也将欲上継軒轅下遠漢武固乃局于春秋内
外傳世本戦国策楚漢春秋所為遷惜者博不足也然
而遷能有見于百家異同之説析而為九流独推尊道
家氏之孝以為無為無不為又曰神大労則竭形大労
則斃神形離則死遷之言如此是若有見乎脩錬養抱
以固其形神者故西漢二百餘年間英雄卓特之士皆
有取于黄老之孝要皆遷有以啓之也今其書所謂道
家者流之孝雖不能盡見其純全然祠灶方藥所由始
醮祭祈禳所由終蓋斑可得而見矣由漢迄晋魏以
至于唐昧其本而惟末是求忘其大而惟細是遠于是
改年以為太平真君任道而為山中宰相却兵而禱于
大道掃乱而結于諸方其極盛至于唐推其祖為混元

上受其階為王光高明其美傳人君傑特輔相服食丹
劑佩授符籙攻之史冊綿、不絶書更五季離乱至于
宋之初興与高道絶特之士僅有希夷先生未几而張
守真之徒正逮乎真宗崇奉天書以王文正之賢猶不
免況王欽若者乎時之人以時君所崇尚也悉其聰明
竭其閎見網羅六合之大搜剔群物之細幽之為鬼神
明之為礼樂織之為珠玑華寔変之為雷霆風雨研極
乎三才萬物以著道家之為書所以中人君之欲首世
尚之大蓋莫脩乎雲笈七籤之為書道家者流崇信之
不異乎天真皇人按筆以書之盛典也于是尊之庋之
列于飛天法輪秘為琅函宝軸更今四百餘年矣能讀
其書者蓋甚寡而況于校讐于寫者乎而李虚白高士
素有志于孝仙也手寫是編凡若干巻字結體遒密終
始端慎曽無錯漏其用心抑亦至矣繕録既完南走武
夷山中求杜徴君為之序徴君所以稱道之者亶、不
絶而予与徴君交契非一日徴君既許与若此則予也
安得以蕪陋而不為書以継徴君之巻末也哉

書

与張德常二首

僕贊郡無補深有媿于左右方圖念咎以誅屏黜又蒙

移檄李力薄志劣何足堪之第以稍遠教音為千萬恨
伏惟坐治之餘動履康適深慰深慰今因頎仲雅到州
之便謹用附狀問起居僕亦自是行矣仲雅道合氣冲
才勝于昔者欲為把茅蓋新之計令人忻羡会間必自
見之也

比施將之嘉定連日阻雨不浮追送然朋友間以詩以
序其所以頌遺愛揚令名播德馨可謂秃盡老筆也已
早晚鎸諸石如馬令皆有尊嚴皆有孝问何其酷相似
也且閣下車之後一州之民蒙被膏澤騶聲洋溢想見
儒者治効非俗吏所可企及秋高氣清亦欲孥扁舟至
海隅以观新政未審雅意如何州西、隐寺一老僧可
中庭今示寿久矣其生時待僕甚厚至今塔未有銘望
阁下發揮其德不可泯沒其聲光也旧友罹文中、外
仕宦久矣廉謹有孝今避地在界牌之綿墩将飢死阁
下能屈致于治就孝月給廩以活之亦盛德事之一也
秋向凉百穀時熟惟厚愛以膺大寵不一

与杭州路廉宣差起咨褒封岳王書

某老矣每自念先大夫士忘其歯爵德以下交閭巷之
小生不惟温顧之而已其所以劝奨成就之者銘感心
膂更百世其能忘之哉閣下以名門世胄敭歷中外遂

尔秉麾西鎮錢唐某自恨孤貧動身如拔山徒極傾企
而已故宋忠臣岳武穆王其墳墓在杭西湖北山更今
二百餘年矣岳王勛烈在旂常忠義在海寓姓名在竹
帛閣下以文儒世家能言之能白之今岳墳主僧可觀
者念王為忠臣烈士而求朝廷褒封祭祀之典缺為自
非閣下勇往作成則王平何以著顯于天下江浙省掾
史宋悢玉于是事嘗殫其力閣下試扣之当知某言
為不妄時暑向炎望厚愛為國自重不具

与烏程千壽道明府

某罪逆餘生本不可詳姓氏上于几格然性賦戇直見
有義激于中者輒欲布憤懣為當世大賢告某旧居杭
西湖西与岳鄂王墳寺百步而近故知其事為詳寺久
廢于庸僧今宣政院劄差一僧可观為住持寺有田七
十畝典賣在烏程兩鄉豪虜凡十餘年亦嘗數遍经官
俾歸此田而至今捍為已有愚窃謂胡安定先生之墳
得先生而後歸正今忠武功德正是忠臣烈士載在祀
典者而何物鄉豪乃敢據其先朝所賜田自非儒者道
義憤激凡何不以為迂且誕者況典寺田自有通例深
惟先生公明所照不孤此意耳千瀆清嚴殞越待罪伏
乞尊照不宣

与帰安牟景陽

某頓首隆山先生閣下前日聞長令即入呉以不獲一
見為憾人従呉興来者輒能誦閣下治政之美清劉堅
決百里遺民蒙被潤澤者和風甘雨溉及凡物可勝既
哉某元、中呉閭巷間無足為道者茲特雅度輒有白
事杭州褒忠寺忠武岳鄂王香火院也有田在湖州久
為人所據今主僧可観為住持欲経理之寺久廃而観
甚貧閣下念鄂王忠烈力為理之亦盛徳一事也冬間
欲望履幔未審可動身否伏乞尊照不次

前以岳忠武褒忠寺主僧可観訟田事曾具記上陳典
籤氏継而此僧来備言閣下見義勇為已為復浮屠廿餘
畝仰見盛徳之至肯為地下枯骨復其忝嘗功徳何量
耶因自念某生岳墳之西方其幼也目撃其廢稍長鼓
篋従旁一故宋老儒讀書又見江州岳氏及宜興仲遠
之家圖興復之已而先人之廬不自保比入呉罔知墳
与寺之益隆而廟貌香火一朝委地也旧隣有来呉者
往、能言之言之未嘗不流涙下也夫涙下者豈有所為
而然哉秉彝之心忠義之激不能自已耳僧可観雖愚
戇而能殫力為忠武晨昏夕燈之謀夫豈偶然哉天于
忠義之報必陰有以相其秉彝者以故忘其犯分輒書閣

下阅下平昔忠義激烈德望孚人據此而可忍孰不可
忍茲奉也上当告于分司下必告于路官使其田盡復
則观且將紀公盛德刻之堅珉置之忠武祠下使萬世
永久不朽夫豈一时拘、者所能与哉情辭迫切伏乞
照恕不次

与烏程張元明到簿二通

去年嘗一再辱書有自吳興来者輒能言閣下持官持
身氷清玉劉文穆公有孫矣英聲茂實夫豈久淹簿領
者當拭目以俟茲特雅度輒有白事杭州褒忠寺宋以
祀忠武岳王有田坐落貴治久為土豪所據今主僧观
者將經理之寺久廢而观甚貧閣下能念王香火載在
祀典肯立力為理之誠盛德一事也柯博士近于九月
初还吳观遣人来書述以故柯公不及作書勿訝勿訝
未由会晤尚几厚愛侍奉吉慶不次

前日来吳不遑款一餐皇恐逮今岳墳寺僧可观者絡
言閣下德政之醇美可慰且言忠武王賜墳薄田雖已
沒诗而無所執證慮及久長必浮湖州路一宗文據則
其田亦將来始不為強有力者所轉移也于是观沒至
雪川有丹丘書與何節推可以為其緩頰處完而界之
忠武有靈未必不鑒臨在上也貴邑王大尹三月间在

吳亟于賈治安縣令坐洎相会不敢易作書備会仲穆節史仲兄博士德茂教授皆為致敬幸甚

上達監司啓

恭審輟誨金華云司水監屬使節于漢室之老豈惟明農驗田畯于豳詩之章莫先徂畛宣恩言則魚鱉感若論人望則草木知名歡騰隴畝之間喜溢江湖之上而乃偏舟遵越意欲卧夫東山一札来吳恩益隆于北溟蓋進退一循乎義命則身心倍切于聖賢況憂國丹誠水萬折而必歸于海律身清節月孤朗而不翳于雲故能屹砥柱于中流掀高風于末俗況詞源決三峽之瀾理窟搜萬殊之同任道若轍而無其貴富之欲立朝似范而有其憂樂之悰既悉其忠以事君不遺其暇以游藝交柯王樹補石鼓之殘垂露金莖發鴻都之秘人有其一已足尚公兼其全若無能方且知無不為益加率以自牧用是入參鈞軸夫豈久淹水衡其栖遲中吳困頓下土老牛舐犢顧豈望其代耕鳴鶴在陰亦非圖其繼和第惟衣食之計難忘父子之情使坐視其飢寒寧所不忍兼自厄于困窶何由克全既濁有不可以業儒茲荀奄乃泛其為吏便蒙會合之禄能無撐答之憂事急目前慮拋身外旁無蟻子之援難似登天使有鳳壤

之餘亦堪為地其如貧病凋落不可栽蒔生成平時友
朋公然以貧而欲其科缺上界官府明秉以心而昧其
逆違譬逐兔而疾足高才似鶚鴞而神樞毒手天乎此
若命矣何言自非恭遇監司大相公野先生閣下吾道
丕基斯文元氣視顛連之無告不殊痛苦之切身識理
亂之未形洞灼幾微而數改菜素聆緒論益覩末光敢
云蘇章之二天寔希伯樂之一顧編摩雖淺依庇則深
謹再拜具啓以聞伏惟鈞慈俯賜鑒念謹啓

再奉監司達白野先生書

竊觀洪範皇極之所建上有躬行之寔下有觀感之化
使天下父子夫婦兄弟朋友奉莫不于此取則蕩蕩平
平而由会極歸極之道夫豈外于其時君相之一身蓋
尹者哉成輔相乎天地而左右乎民是之謂造命而不
由乎命所造也職是之故老者以安病者以養顛連困
悴者有托鰥昧無識者有教愚而可進于明弱而可至
于強久之蓋亦莫非可宜之人可封之俗也其不幸生
而家甚貧右臂在襁褓為乳母愒去其骨骾然以父兄
之教在髫髽時即知向孝雖隻臂不免薪水之勞猶未
嘗頃刻廢讀誦稍長從先生長者講孝礼薄如束脩不
得行乘壺漿牽犬不得奉多窃從弟子都養之未以听遺

言緒論年將冠于六藝百家之言粗嘗涉獵今河南省
參知政事宛丘趙公念某力孝蒙招于其家日夕講論
月浮脯金以資養親行無完優則無完衾則于文詞勞
力師法先秦兩漢名家者流支作而亦不敢正怪奇僻
澁之言而必要于和平雅淡之歸未覩名稍動人自浙
以西室僅有餘者延訓其弟子蓋幸及壯而尚未娶藉
知愛割衣巾之贏為娶吳下貧醫之女遂連浮三兒獨
長兒身存餘皆病閼食指加而家益貧去冬趙公為國
子祭酒雲中李公仲賢由湖南憲除清府萬戶離京之
日趙公躬至其寓道某子盍補小吏以糊口而贍親李
公以斯文之故比下車即過某之僦居而以趙公之言
告于是兒佶荷李公及今清長章公成就之也于四月
十三日遂押指揮下鎮撫所令于十月俟所吏頓迪滿
缺收補豈料李廉使一旦弃官北上有平江富人子程
丙者厚貲托該吏別押指揮椿小兒名缺其深自惟念
貧病若此苟非趙李二公垂念斯文則佶兒區區所吏
夢想所不到今以二公之故印押公文船車明白以發
行矣不識何故而程丙者迴斡轉移乃尔椿奪窈念病
廢老生于洪範六極所謂底病憂貧弱者也趙參政李廉
使皆以太平盛世聖君之賢相斂時五福以錫庶民為

心也于是造就小兒令浮禽合之禄以養其病廢殘骸
今缺期在迩而乃見奪于富家小兒然此不敢自默有
孤趙李二公之孚德也于是上告脱能宣布聖君賢相
歙福錫民莫先于寃者獲吐屈者獲伸貧老無告者獲
有所養是則陶下之任也不揆微賤上干鈞嚴進退之
罔皇汗悚及

疏

虞雍公誅蚊賦刻石跋疏

宋丞相雍國虞忠肅公嘗作誅蚊賦内傳後公之六世
孫翰林侍講學士以文儒顯既告老還江右而白雲閑
上人与之有旧自吳訪之于臨川蓋雍公文集旧嘗刻
于蜀而版遂毀學士後雖貴而雍公集求之不浮竟不
復刊學士之父參政公大德庚子歲亦嘗至浙物色雍
公集竟不可得而僅于道士侯願軒處浮誅蚊賦蒙然
竟藏于家上人以賦蒙為請學士為發篋取讀上人曰
丞相真蹟不敢望浮孝士手書一通東還吳則幸矣學
士遂為草、謄録而仍記顛末于賦後上人念學士詩
文好事者已悉為刊板若雍公之功業雖不係于文字
有無而誅蚊賦僅存耳蕪聞江右近經寇亂百不一存
于是上人欲以學士所書賦勒之金石庶經久弗墜而

上人老矣力弗逮乃以此賦歸于公之八世孫戡字勝伯者俾刻之勝伯既績學克世其家以世故棘藉益貧困囿宜寶而藏諸而猶慮夫泯而不傳抑亦負上人之意敢以是干諸好事君子見助爲則賦刻諸石無難者矣敢請至正十七年秋八月朏書

重建岳鄂王祠寺疏

杭州路西湖北山褒忠衍福寺伏念故宋太師忠武岳鄂王忠孝絶人功名蓋世方畧如霍嫖姚不逢漢武徒結志于匕家意氣似祖豫州乃遇晋元空譬言于擊楫賜墓田于栖霞嶺下建寺祠于秋水觀西落日鼓鐘每為聲冤於草木空山香火猶將荐爽于淵泉豈期破蕩之愚頑盡壞久長之規制典祊田隳佛宇春秋無所烝嘗塞墓道揭神棲風雨遂頹廟貌鵂鶹夜啼拱木躑躅春吐斬垣淚落路人事關世道蓋忠臣烈士每詔條有致祭之文豈狂子野僧撓國典出募緣之疏望明有司告之墓前覲聖天子錫之珪璋褒忠義在天之靈激死生為臣之勸周武封比干墓事著遺經唐宗建白起祠恩霈異代下均士庶咸共見聞謹疏

追薦故元帥達公亾疏

斬賊摒死人臣之大節凛然請佛證明朋友之交情痛

甚竊念物故中奉大夫浙東道都元帥白野達魚善先
生以科名甲天下以行義著朝端潔白之操寒於氷霜
清明之躬炳乎日月切磋斯至殊有得乎聖心歷數雖
多不少罹於官謗使久屈廊廟必有益褒扈柰東觀未
築之鯨鯢鍛魏闕孤鶱之鸞鳳身後總一息能續桑中
郎之傳眼前方百罹誰念顛杲鄉之死莫托交最舊慕
德如新慟哭西門羊曇之淚如洗蹈死東海魯連之恨
奚窮匪依憑覺皇曷薦揚烈士伏願英靈如在豈但毅
而為鬼雄幽爽不違要且張而作人極以助神當代以
增光斯文

僑吳集卷之八

序

思賢録序

括蒼鄭元祐明德著

宋自祖宗以来容受直言鼓勇士氣故鄒忠公以其師友淵源之學脩身慎行正色立朝以為天子之職莫重于擇相哲宗不惟其賢而以為君有過舉莫重于夫婦后妃之間當哲宗朝孟后廢非其罪又上書極諫于是連遭貶斥炎烟瘴海萬死一生而公處之裕如非公不懾于刀鋸鼎鑊其能力天資學力不移于禍福利害追前脩垂範百世乎徽宗嗣

立首用蔡京其誤國又有甚于惇者當即位肆赦故公
復得生還當是時君心既迷于奸邪國政日淪于荒謬
公賣志垂沒猶以國家為念是與司馬文正屬纊之際
何以異哉公既迈葬昆陵其墟墓易世後松楸殘剔几
至蕪廢郡士謝子蘭深惟昆陵公父母之邦也流風餘
韵所以漸被鄉邑者當宗之乆昆陵獨城守不下雖其
民戴焉要皆公忠義使然也時既平矣典禮脩且明矣
而忠臣烈士丞嘗不續乆墳丘壟不完祭田不復何以敦勸
臣節于是再三懇于官一如子蘭所請子蘭又裒録公
存沒始終片言隻字無所不載凡若干卷謂之思賢録
夫宋以仁義立国其家範端凝非漢唐可及方孟后礼
成見宣仁后宣仁固已知其賢且識其将為國家当禍
難使后不廢且亦迳二帝北狩后浮脱身渡南左右高
宗享國江表福福倚伏有難明者若公忠諫大節則不
係于此云

荆南倡和集序

句予客荆溪岳氏家而梁溪徐元度延于溪上梁溪非
有高山深林若荆溪之宏邃也然其人士之美不減荆
溪故兩地数相往来吳人周履道讀書績孝久矣其館
授亦嘗与予相近大篇短章所以示予者頗已駭人今

人畏服别去六七載復相会于吳自罹変故来心目昏
耗坐語久犹未識為復道也以小帙示予讀之始犹未
以為奇絶玩味朗誦愈讀愈奇其優柔含蓄非自其性
情与道腴契蓋弗能若是也視昔所見迥絶不相似諗
知復道更乱離与其友馬孝常游荆溪間遂之為谷居
泉石深之為洞窟聲之為岩峦幽之為林壑敬之為人
烟聚落二子者窮幽極深一草一木蓋無不入于其所
賦詠者柳子厚久居夷陵不辱世用于是極山水之勝
發為文章其名遂与山水相久遠今二子身遭百罹頑
能登眺遊覽氣志不少挫抑長歌短吟鏗金擊石二子
者謂非奇絶之士可乎頑予老矣不浮与盤礴徒誦其
詩使人傾企瞻望云耳

送丁希元序

淮西公告老于朝天子不允召拜翰林孝士于是公乘
傳入覲而以其甥丁希元送公与希元皆幹端国人幹
端与国朝地若夫牙錯列去江浙二萬餘里希元初侍
其親讀書江浙間稽経質疑問孝大倫使対策大廷其
取必右選若探囊發所素有曾何難哉会奔選謁罷人
惜其孝成而時違而不知其蘊用以俟時也今淮西公
于玉堂清署涖容献納者紬之于心熟矣科第其能久

鞿乎然則希元富貴其所固有若夫期待希元者則豈
區區富貴之謂乎吾老矣異時擁幢蓋而南也下士忘
勢能如誰西公則必歎予于畎畝之間矣問焉為而以言
其功名所成就要豈無以語我者希元其知所勉矣

送倪中愷序

向在杭識上饒祝君蕃遠父時方設科取士而元祐猥
能自蕃其如何夫以某之孤窮而二君之卓識偉行其
不阿某必矣二十餘年之間趙君由高科顯于朝祝君
嘗鄉升今為蕃易郡博士獨某子、江海上僻孝不可
售于人、至指目相笑訕甚矣其習之迂而命之窮也
去年秋中愷自昇来吳鄉嘗從祝君戶牖間識中愷夫
以君孝行之純明其從游之懿美斷可識矣然于中愷
窃有感焉為自道術為天下裂孝者膠于訓詁章句于是
聖賢心術之精微悉遠悉合而悉離中愷獨能
浮于師之說身從心孚言從行孚故能糟一致以自
遷于坦、之途今中愷挾其有將上京邑以其師之相
予也須一言以贈其行元祐窮甚矣亦何取于其言哉
入朝見趙君為某言曰使老祝君于大山豐林僅私淑

其徒耳孰若使之淋天下之士哉昔宋胡安定先生其門人高弟用之畧盡而先生之道益尊故曰達視其所奉于中愷之行也能無望乎

送顧定之序

顧于吳為著姓自丞相肅侯而下代有聞人至虎頭將軍用文藝擅時名而世獨称其絵画至今吳之士風流文采既非他郡所能仿佛若夫江山人物竹木花鳥點染之而英華發披拂之而精緻具其繪事精妙又不下于古人是則流風餘韻漸濡涵煦夫豈一朝一夕哉今顧君定之讀書績孝既已熟之于父兄師友矣至于游心絵事則雖光于丹青粉墨之間者莫不推讓之夫以定之之才俊如此使不由門地其肯落拓不為斯世之所用乎而定之用其先府君松江府判蔭省撿一再徵為巡檢今取任蘭溪之某處夫蘭溪之為州也山清而水深定之警邏之餘于登臨之樂浮溪山之助登其才藝聲而為詩形而為画孰能傑之定之尚益培其素植以入仕于朝行且為名卿于当世區區巡捕夫豈久淹定之之者哉吾其俟于東門之外矣

送王季楚序

至元三年春正月越人王季楚侍其父節推君上京師

節推君尝為海漕府经歷漕府治吳下君泛改一切本
儒術所至人爱亦不忘其道吳也父子恂、旧尝与往
来着雖畸人遁士亦具杯酒着蔬相劳苦意則顧其須
臾毋行而警酒也則又相与為歌詩以擊悉之而屬元
祐為之序元祐廿載前曽以諸生拜其大父水南先生
于杭矣今為序以餞季楚元祐悪浮不衰且老哉水南
先生長身覧衣冠巾行、德容于、望之如負松峭栢
棟梁器也而匠氏淺拙莫之識為吾固知其後之人才
美之無度也于是節推君用醇德大其家而季楚諸昆
季説、林、警敏好孝則是王氏詩書之澤善慶之報
方来而未已者水東注而日朝宗也其可量哉京師人
物所萃聚季楚観邦家之光覧都邑之会發其家孝以
成功名余老矣時送尊公諸道会稽山水間季楚其亦
有以語我

送蕭天祥序

永嘉蕭天祥将赴蕭山縣孝教諭蕭山越屬邑閩其地
僻左而民醇今之妄庸人為孝官者相屬也夫以天祥
之孝業文采乃始教諭一邑其邑之人士固幸矣然元
祐亦以為天祥幸為其幸何也蓋古人道無常師而況
誠其可師者哉鄉年韓有道先生入吳元祐嘗以諸生

拜先生矣私自念自涖子弟都養涖先生而孝為其瞶無聞亦何至于是也竒窮百憂莫之能遂其不幸孰有甚于元祐者今天祥教諭于是也而先生以文獻故家于越之郡城數世矣元祐不識蕭山到郡城路几何道夷險如何縣孝事煩簡如何窃為天祥計縣去郡必不遠縣孝事必不至于太煩劇也誠能謁告邑宰時往委係非不廣且遠也然終不若一窮其源也三年之久天祥其復相見于吳也孝官年勞不足言其有聞于先生者山增高而川增深也萃乎其太山喬嶽渊乎其漠海之无窮也孝官云乎哉請以為贈

送吕惟清序

宋丞相吕文穆公以孝德兩入相及大小申公相次柄用致宋德業伟耀如兩漢盛時逮宋将亡而文穆子孫生武勇将即知武忠兄弟起田间秉旄鉞赫然以功名顯著于天下武忠薨而权奸誤宋滋甚于是武忠之子平章公以襄漢帰国方是時藩屏之臣隕身重围百戰死守五六寒暑天心変于上人心変于下故如節之上六以為若節貞凶則其道之窮身之不幸豈獲已哉余生晚不及見内附之初年然自髫髽時侍先生杖屨往

往能言武忠之善戰平章之善守权奸之骨不勝誅季
世之遺才與王之良佐有未易一二言者予歯日以長
于杭吳昇諸郡喬木故家猶有存者時見呂氏子孫珠
玉錦綉之習与為聲伎之奉茍予目而在予耳者今猶
一日也无何歷稔既久草木之枯榮不同浮雲之変閃
迭异迄余已老始識惟清于中吳惟清之大父宣慰公
平章之子也方宋有国時呂氏之賢業何可以筭計今
皆論落傾謝而惟清自幼好孝六藝経傳百家之書盖
无所不观而能絶意于進取励志于窮隠寓吳城而居
几十年日浸荐紳先生游一朝詣予別其言曰家有薄
田在蕪湖而老父以隠約居湖上茲将帰耕以養父讀
書以明理庶几乎古人耕且養乎将何以語我余謂惟
情生宋季使享世禄頑何暇于孝宋亡而家之賢産能
令賢者損其志愚者益其過亦何暇于孝茲惟清澡身
若寒士養廉如愚人而能帰而畊且養磨礪其志不少
退則向孝之成断可卜矣更十年而余暮歯獲尚存且
将訪子于湖上其有于聖賢孝術之精微幸勿新以告
我

送趙克上序

自仁廟設科取士更今三十一年初慮科奉久廢士習

不同于是河南省三歲貢士裁七人視湖廣則少矣視
江西則尤少視江浙裁三之一今更一世景聖継明河
南士類曾不少增而士論亦恬不以為怪夫河南為国
家内地其歸版圖甲子兩周于茲矣自昔士之成文武
之才就道德之宜者三代以降槩多出于大河之南頑
至于今而士氣疎落乃若此涵煦而生植之者可不深
思其故欤洛陽趙克上久遊吳楚間今秋将歸試于河
南夫以克上積孝之淵懿其登巍科麾好爵蓋有所不
足道然不知克上所以取爵禄而已耶抑将建明于朝
以父祖鄉党之国衣冠礼樂之地深思其故而達其道
将何以而俾之富庶有方教養有道尚庶几于先王詳
内略外之意哉克上奚時勉之今其歸因旧賦詩送之
者凡若干人而某為之序

至正四年三月

送徐元度序

周以后稷興故其子孫有天下于郊廟荐享其功烈而
被之声詩者一是以農事為言我朝起朔漠百有餘年
間未始不以農桑為急務欽惟世皇東征西伐豈知東
南之稻米然既定閩于燕有海民朱張氏設策通海運
用海艘趨順風不浹旬而達于圻甸其初不過若干萬
兵利之歲增年益今乃至若干萬于是圻甸之民洧

口待哺以迄于中州提封萬井要必力耕以供軍国之需如之何海運既開而昔之力耕者皆安在此柄國者因循至于今而患仰東南之海運其為計亦左矣至正壬辰廟堂大臣言于上即圻内開屯田深惟甸民不長于水耕而昧于種稻也于是昆陵徐元度由泉賦提奉出使江南召募江南有貲力者授之官而俾之率耕者雖頒之不敢少忘故能歷祀八百与夏商比隆也秦起鞅富強蓋其民不畔則戰漢以孝弟力田選士故其浔士為多趙充国平西戎建置屯田邊費為省降是莫不以屯田致富強也然水有順逆土有柔堅或者謂北方早寒土不宜稻然昔蘇琈之尝開幽州督亢旧陂矣尝收長城左右稻粟矣隋開皇間長城以北大興屯田矣唐開元間河北河東河西隴右屯田歲取尤為富贍由此言之顧農力勤惰如何不可以北南限也然吳下力田之氓一旦應召募捐父母弃妻子去鄉里羈棲旅泊欲其畢志于耕穫雖歲月不甚久然亦必使之有室廬井灶有什器医藥略如鼂錯屯邊之策庶乎人有樂生之心无逃旅之嘆此則又在乎元度轉其情而開之庙

堂圣君卖相方爱民如子之时元度之言行且将用之为田畯用之為農大夫其進頃于朝者亦将与思文后稷克配彼天之詩相表裏余老矣尚庶乎其或見之

送牟伯愚序

故宋金紫光禄大夫端明殿学士蜀人牟清忠公以直道正色凝立理度两朝是時閹宦方窃寇而公言之不置遂貶姑熟至今脫靴返棹園清風勁節照映千古継而提刑先生風範孝術又世祖皇帝擢宋名臣踈顯要而先生与邑人恥堂高参政矣不屈先生両子長為主簿君誠甫先生是也季為治中君景陽先生是也若主簿君之博孝雄文治中君之言行政事皆海内所推重今伯愚在治中君為長子以門蔭初授霊澤巡檢遄辟掾浙東元帥府用年労陞授福建盐運司知事讀書績孝称為簪纓家子孫治中君向以文献世系年甫冠遊京師諸宗工鉅孝若閻承旨以下莫不推奨愛重時李丞相対図欲屈公西門下公敦然不泛由是埋鬱迨晚雖迴翔下僚而剖特節槩不少挫抑伯愚能世其業上継其前人且将躡、柄用矧治中君知旧尚多存者伯愚行矣武夷山中杜徴君先生年已七十餘矣其道徳方為聖君賢相所歆慕治

中君无恙時平生友契先生其一也伯愚道武夷幸徒
步入山望先生下風以致拜爲則夫所以治官治身者
先生且有以語予矣豈但施之盬篋而已哉雖夲之天
下可也

送岳季堅序

物不能寖盛而不衰故君子之于物以其外至而不可
留容心以去留也于是等之如交臧之浮雲如散聚之埃
塩槩不少動乎心至已之得于天而見于言語行事之
間者則必兢慎畏惕罔敢斯須或悖之是以君子頎已
恒重而頎物輕食以此也昔者義興岳氏由其前人銖
寸積之至于漢陽君而始大方宋内附初漢陽君以其
所夲游公卿間尊爨鼎鼒書策琴瑟其辯博賞識既足
以駭動一時然必本之以忠厚之懿美濟之以封植之
久大故浙以西人字君曰仲遠而稱之不容口数十年
来漢陽君物故岳氏竟尔銷銷而不復、能有其家矣
名榆字季堅者君之季子也季堅于諸子最警敏嗜夲
君喜其有風成之資不惟延師教之至使裹粮負笈以
肄其討論之益茲欲北游京師人訝其衣褐无寸贏亦
何所挾而其然有事于数千里之外哉季堅曰先人由
布韋登仕版其言行歷、有可傳世而垂後者惧将泯

泯无闻也吾将掃文儒先生之门庶几委雄文勒負石所謂發幽光于朽壤慰孝思于无窮吾豈辞不肖而惮夫負戴于其行所交各賦詩送之而某獲讀之以衰盛之端莫非外物若夫修身以俟命雖已嘗熟聞然迂拙所聞僅若是故不愧強聒而告焉异時季堅能以所孝致光顯亦豈能外斯言耶

贈張浚善序

予嘗至毗陵過所謂小東門者寒水如帶繚城北流窄迳疎籬民居雜亩町疃間其傳城已近而物景甚于墟落蓋更六七十年矣而民氣未復兵禍之慘如此哉張君浚善甫其先府君嘗録事其鄰内為常之民掩骼埋稍畦蔬圃僅比下農夫之家而君居之不厭上以奉親下以教子其親与君皆終于是浚善以其樂之也乃復葺于是而浚善亦已老矣聞浚善壯盛時喜讀書善騎射錦衣綉襮眉目如画游燕趙間觴酒微醉箕踞吹洞簫間持如意起舞聞者服膺見者屬目中朝貴官多父祖交契用是辟樞密院譯史月俸親卷亦入禁近其暄寒清光月旅玉音頒一時荣幸自謂剖符列爵无难者安知疢疾中作其堅志強力竟尔銷謝于是南帰以奉

其親而今則遂老也士遇不遇命也要觀其所持循者如何耳泛善時、策羸馬入城府顯者无不拳鞭揖泛善徐步鄉里去常民之老閒有指泛善而言者曰吾是故錄事君之尊嗣也事其親孝治其家愛而文其用泛以信者頗今者且老而其所守益端若而人者豈独吾常民之望哉蓋凡于孔子所謂善人也已余聞于常之人已若是及審于用泛又若是用泛或者其狗也若常民之老巷言而野議夫豈有通情哉于是撫其言為之贈

贈卞宜之序

魏武浔国雖不仁然奪神器于群盜之手則亦庶乎其可也司馬氏用其狙詐以覆魏僅一傳而天下遂乱崩披猖蕩奄、南服非惟外寇迫辱无已至于其国乱臣賊子日相尋于干戈当是時主勢降于上国体頽于下不有忠義孝弟之君子悪能有其国乎若卞忠貞是已世知忠貞父子皆死于賊名章汗青庙食百世然不知忠貞孜、奉國動以勤教故其時自放于礼法者畏公而不敢肆惟波而助瀾者惮公而不敢為與乎之民能復有其国者医公之力是賴豈特温太真諸人哉史言公墓遭發肌肉不変指爪漫生忠義之報頗若此又豈惟庙食百世哉千有餘年之間世態起滅空花浮雲槩

不足道若公之子孫則尤有表裡当世者余浔宜之為宜之以建德路録事司判官未任而改辟吏都水庸田使司其清慎而好学疏通而能文非忠貞子孫不能尔也吏秩滿考吳人士以宜之吏水書有能称國欲章其德美也莫若形之言余于是復浔其家世為淮安路山陽縣則其世以儒而占籍者至宜之大父尝為嘉興路安撫使淡陞廣州等處揔管逮其先君子皆以游宦寓浙西今宜之以年劳且将報則宜之赫然為世用若著于晉室而已哉吳人士既相率賦詩以贈之而授為

序首簡

送楊季民序

古者民怙安而志分定故如屋梁也一車之製不遠于規圜有不暇志夫耕人而充若此矧農夫商旅各有所志之事乎由此観之民生其時異言有誅異服有禁所所养其怙安而定其素志者豈一朝一夕之故先王之造士也雖皆教以六藝然季易則于太卜季春秋則于太史季礼則于宗伯季樂則于瞽宗惟詩与書浔通授吏秦而先王之道廢漢興六藝殘缺士各以其所便者為季然尤謹守師説而

号称專門夫六藝尚矣始即詩言之風雅正変雖不同
而田章民風之詩者方巡守也命太師陳之以観民
風然後采而録之夫采之者有官而侵官有識自詩之
為三百篇采詩之官廢久矣而況漢更魏晉以迄于唐
其為詩情声節範亦皆屢変而不同大槩世降俗漓其
敝容未必浮其情而情声之実亦時可以槩見其人矣
昔孔子不以論萬与人然言本心声自不容偽江西楊
季民氏自其上世皆工於為詩然閎其声光不少用于
世乃自以樂于大山穹谷間至季民其詩益工其窮益
甚而其志益堅季民孝友而詩工非不可它塗以求顯
也蓋其志分定而心恬安也于是其父兄師友相与言
曰楊氏工于詩数世矣其工于為詩也期合于古人非
求知于今人也雖不求人知而不可以不知也乃属季
民沿江入浙而遂由于呉一年見人所賦詩一篇
一什輒旨采而録之某告之曰官不采詩久矣而父兄
師友属之季民者豈特詩之美悪高下哉由章民風与
古雖殊然皆先王之澤也先王之澤未泯尚于此見之
則豈徒傷今而思古哉季民之帰也發所采之詩而讀
之其感發而懲創者端可以知人予因言以知人因人
而論季昔者商賜可与言詩而遂有補于世教非夫季

民父兄師友尚誰望哉

贈李憲僉序

昔殷太師以洪範授武王已而太師受封朝鮮朝鮮之民被其化遂成礼義之大国周之衰圣人道不行于天下之廣限圣轍而不可诖者則曰吾欲居九夷浮非圣人睹中州之洗偽而有慕夫東方之俗欲隋煬帝逞侈心以為高酏寇帶之国也奉兵征之遂致大禍唐大宗指麾則中原清碩盱則四夷服其征高酏也所料与其国対盧之言侭脗合由此観之則高酏之為国其人才未易量也圣朝承平日久海宇晏然夫何三四年来守令失抚字民為寇恢至亡千戌春海寇焼劫嘉定崑山而浮朝鮮李公分憲吳下深惟吳乃財賦所由亡実国家東南大藩屏苟城隳墊溼死以粟盗于是謀于守臣而経費方不給公乃集衆議広廣衆思斟民貲厚薄多寡量城丈尺而分築之蓋城周四十余里高四十余尺費以万計為役可謂大矣況民不可与慮始故築麓之初謗訪毀恨莫究由来而公怡然一弗听笑埃赤日揮汗如雨畧弗少憚巡察城上下以稽工役勤賞怠罰威行惠敷杵楦齐集矩度整截雑堞森然儼如金湯百工甫畢而紅巾賊起矣始犯永嘉次及吳吳毘陵京口相継

戔破而耽〻吳城独克完
時于是吳之民乃始権忻悦
悴変嗟怨為言笑易嘆恨
為謳歌以為中吳非公繕完
城池亦且摧陷鋒鏑肝脳
塗地莫知其所以也感公思
如父母亦公徳尤更生而
公亦釋然自喜自慰当傳聞
警急時昼夜身巡市里累
旬弗懈雖有穴墻鼠狗亦皆
草化故吳民獲奠枕安寝
者伊誰之力哉若公推冤平
久楊清激濁不茹柔吐剔
而使奸邪黠猾之掛伏此吳
民于公当尸而祝之于社
雖百世不易者也公名丞只
字仲善朝廷録是功特進
重位登廟堂而銘勲業于旂
常者應自茲始云

送清府李侯北帰序

燕自呂公啓国其世系与
周始終世言燕趙多悲歌慷
慨之士夫更歴吳之所過
化其習俗之懿美人士之傑
特豈但悲歌慷慨而已哉
国家肇興朔漠定鼎燕都百
余年来燕人士以其才用
奇偉特之士第余不及生
長乎塘湖工南遊心于婺北
遊心于楊重以猶峭与人
不能苟合故于当世顕人罕
有識者然以先陀在吳也
倘吳逾三十年矣孤負人所
厳賤益与世元聞向年刘
公徳之来式水司已而吳公
仲常来守郡治二公皆燕
人皆忠厚惻怛有長民之道

不以予元似尊相过從後皆北旋徒企仰望今春李公仲夫父以燕人以湖南憲使来尹漕府一日款余室謂予言曰浔子姓名于文字間久矣叅京師之日国子祭酒宛丘趙子期念子之貧也以子托之我庶乎涵照之然自料元以报子也叅何自是獲与公时往还公為人忠厚惻怛与前二公曾弗少異每見談経紬史元雜論荷所以慰藉者至矣公嘗謂予向持節河南有吳彦輝者尚元恙子所為詩文常見于其家子与彦輝雖顯晦不同要皆不尊予交者予謝不敏何公自春徂夏以疾作遂不樂居吳乃以秋七月望買舟北旋余尊公知契也问何行之亟公曰漕府職任重範銀為印章治金為符節各道憲雖尊爰貴重曾莫之及每春夏運畢優閒日而南今南来失調若是不自解去一朝誤釀饉則先元余擾使予悠然叅疾于此豈非幸欣然官輸未嘗一人忠惠侯之澤尚何託予于是公于梁溪之上而為言曰今圣君吳相用吳如不及況公中朝老成德望重海内天子是毗公卿是師固元疑矣然独于予窃有感焉蓋燕人士臨莅吳下者三十年来前後僅三見聞忠厚惻怛藹然也祥風慶雲刘公已告老于朝吳公今為西臺中執法生景仰回悰因公而寄浔以问焉吳不庶予

暴時門下賤士之意也

送張同知之官嘉定序

吳為澤国独吳県為有山三萃起以環其區蹴烟浪多至七十二峯初子胥未入城吳尤宮于灵嵓更今二千年故宮陳跡尚多存者登臨探討感念今昔未嘗不令人惻愴興懷也県令張君德常係金壇文献故家蚤以才罷知名江表奉其炎尊避地来吳未几徒歩起家為県丞県遭隣境失守民心恟恟不安君雖丞其所以抚恤之者逾于尹声蓋家章逼陛県尹使為尹承平時尤斤斤不易況軍旅殘破之後乎德常之尊已老白首移孝以為政于一邑其惠及民者真所謂息黙而補劇生死而肉骨兄婉于古之人于是民氣稍復完今茲五閲寒暑政譽洋溢用年労陞授嘉定州同知夫阮尹大県民大恩德自宜守一州然尤任州佐于海隅者千尋之木棟梁之具昭然匠石斧之而未之頎者期望者大也早晚施之用且将柱明堂支清廟凝然荷万鈞而元少線紖矣吳人士分題賦詩以送之而屬某為之序

送岳山長序

宋礼部侍郎河南尹肅公紹興五年以崇政殿説書召其辞至二十然後公卿大夫之辞行在所居于吳

之庐丘已而入越辛梧馆越工于是吳越皆建書院祠
公爰时烝嘗立孝官置弟子員至元仍紀元之四年義
吳岳君德操縣界孝教諭改授紹興路和靖書院山長
行有日矣某嘗館于其長兄漢陽君之家見其家丘園
室庐篁樹封植莫非数百年故物也人言其完盛时延
致名德鉅儒讎校群經鋟諸梓且訂定音訓傳各經以
傳海内海内号為岳氏九經于时德操又兄子弟褒衣
大帶譚詩書説礼樂自浙以西推雅尚好修之君子必
求胾剥而一家元復曩时之彷彿矣德操後諸兄亦登
仕版人世消長荣悴不足言当観其所存者何如耳古
之君子論天下士直論其人而不論其區〻成敗得喪
良有以也今德操闻于父兄師友者不以旧所裔而存
則夫今之所存者動心忍性日增其所不能則其為孝
視昔有加已矧茲往長蕭公書院昔者蕭公処患难之
極更貴顯之驟然不少動其心而直以道任于已今其
遺書具在德操善讀其書而孝焉吾知德操益有以驗
乎其中之所存者不係乎其外之盛衰而孝蕭公也不
难矣于其行書以識別

送方孝録序

元統三年番易方信可来為平江路李録翁望与教授參講人見其矩度之習于礼也見其講討之根柢于経旨也骫髓而不群委蛇而能文固以異于衆人也未几教授坐賦除名李正又珠負于是信可捍李事吳李田戈入恒數千使善弥縫当而穴鼠窟狐爭肥腊信可則不然日坐斋稽経考史糾録李之弟子員昏明勤惰而策励之稍暇則従老儒先生質疑就正它則泊然不以毛髮汨其心人皆曰是処脂膏而不自潤其為計亦疎矣信可閩而咲之至元丙子陞官于信為之言曰番田多名德大儒信可所李与守固宜有以異乎衆矣上饒祝君有道士也信可為博士誠能降心以問李祝君則其所李与守又不止于今日而已也信可行矣之士相与賦詩餞之而属某為之序

鴻山楊氏族譜序

江南帰職方浙西為故宋内地豪宗鉅党以自附而于昔者不可謂不多也六七十年之久太平之澤涵照而生植者豈異于昔哉然其間衰栄代謝何有于今日人事之丐成天運之更迭非惟文献故家牢落殆尽下逮民田嘗脱編戸齊士籍稍奪衣食優裕者亦併消歌而廉有子遺若夫継起之家爭雄長于塗畝之間

彼衰而此盛不為少矣苟
泯照于数十百之久則有
元錫東壖有山曰鴻山相傳漢梁伯鸞隐之而得名其
西来与所謂吳山崇山相
嶂也其東有楊氏者世居
占藉為由処士迄今弘敞
由其子以上迺于処士八
知者八世耳若以上推
莫究其几世几年也士服
咏歌自楽頽雖長才秀民
而安嚮晦則所謂譜系符
有或元宜不以之而繫心
有于言行簿録譜系符藉
重至有遠胄仕族以眩鬻
今乎夫它宗冒光華者固
人之緒業使泯泯与草木
氏族譜所由作也夫服五
而尤忘其初蓋其初一人
久而至于不可考惧後之
其宗与祖不几于昧之乎

自处士君四傳而至餘干州教授其家始益大故譜之詳自教授若始嗚呼易代改卜物之固矣其间者寘弗隨之変遷哉故六七十年来代謝更迭何異于霏烟浮雲起滅万状要无是恠者顾独楊氏室庐丘園書冊一皆具其前人之所封植而其子若孫宝持而有之者雖更数十百年之久而手澤宛然若新謂非積善之家其可乎予嘗客其家事浮于目擊者非妄弘既為族譜而予為論列為庶几為善者有所劝也夫

沈祖母王碩人寿九秩序

子于父母其属近其情昵其恩致故彼此之分顯易以敷施而人情之所以感發而嘆詠者亦曰父兮生我母兮鞠我又曰陟彼岵兮瞻望父母与夫堂構瞲篾又皆昵也恩非不至也圣人設教忠孝之至豈不欲引而近之然其等威隆殺自有不得而同者原大尊親不以遠而可踈也不以近而可褻也故曰尊祖曰敬宗曰睦族職是之故孫之于祖其養当益孚礼当益盡情当益致然自書傳之所紀載孫及養其祖者蓋甚寡由是李令伯遂著名于不朽也吳人沈君仲説自其先府君不禄

于今若干稔矣独其祖母王硕人綜理家事鞠育仲說以迄于成人今仲說年四十餘不惟讀書績孝度越流輩至于賤履之素言行之實元一不求合古人欲所以奉其祖母者食飲温清起居定省畧弗異乎孝子之事慈母也今年至正庚寅硕人寿登九表九月廿九実其生辰仲說具酒張筵為硕人寿凡親旧里隣畢集于清樾堂先于夏天子賜高年帛硕人以九十領双縑仲說用製衣二硕人雖屈期頤而神視澄澈瞻其孫与婦復頋曾孫拜于前而親視四里隣元不拜相次進酒為寿以為世所罕得同郡糸伯行天台陳敬初輩咸奉詩以慶而予後至衆靡以老謬俾序于篇端夫人之所以事其親者豈不欲致其養然未必有能享上寿而康强也使誠有之又未必如仲說能養其志而不衰也然則天将報仲說者有子有孫皆将如仲說硕人雖老矣行旦見之沈氏其不昌大矣予詩曰孝孫有慶此之謂也

祈晴有應序

平江于三吳地勢最卑濒遇雨暘时若戔乃有秋一或霖潦兼旬則涔為巨浸故宋法慮民之嗜利戒民不得圍裡成田慮積雨為民害県令至以係銜内附浚務田租戔入之多而其所以憂水為民害者寢不復講国初

嘗立都水監近又立庸田司戕預勒守令必具狀秋守有成數而水旱不卹也于是農始告病焉至正甲辰春連綿雨雪占戕者云春雪多霖潦之兆也已而積雨至夏五月弥日兼旬屋漏床濕如建瓴曾不少心上下泉隰漫漭白波而農告瘼秋將失望矣吳人周君玄初玄妙觀道士也人素称其精于道家法時郡守吳陵馬侯国瑞暨阃府僚屬皆屬意于周君請用其法禱于天且每旦即東門以拜日暘雖雨勢遄止尤氛匿四塞乃復致懇于周君二能噓呵雷風策役將吏若有神物泛之者于是馬侯躬致香幣伏俯壇下周君若將宣其誠以達諸清都而籲諸上帝者由是頃雲倏消長空一碧曜灵赫然而官吏士民咸以手加額誰忻頌曰使積雨不解民其為魚又何望諸茁稼耶勢甚可畏微吾侯輸誠微吾周君引以格上下神祇則是滛霖何自頓收義取何自朗霽陰霾澄廓瀼暑清暄薰風南来物有生意四郊方姓騈声如雷侯思所以報之也乃俾作祈晴有應序以彰君之道法非文孝不能

送周鍊師序

宋季蜀人鄭尊師号山房先生者以其教法顯于理度又朝宋既内附尊師樂吾吳之風土以其家中裔建会

道观于吴之东城下时尊师盖已老矣而神观怡谧能言宋季遗事国朝名公卿如胡紫山雪若斋阎子静徐子方诸公相后先以人望秉宪节戾止吴下往来尊师听琴赋诗日必载酒若燕谈尊俎间以共适方是时吴之文献故家尚多存者巍冠大带稽今考史而尊师以方外老宿泛容其间至今偏和之卷轴往来于昭遐暑观之庑下皆相与伏读而乃谩附卷嘆息至于文贞又親炙諸公言曰是諸公者先後奄逝迨今四五十年矣风流文采未或建泯至于余亦谩老白首人世遷謝乃若此哉俯仰数十年文贞捐館毗陵曹郭二公相继謝去然則人之生也将何而不老哉卿尊師之孫周存中鍊士者乃以至正四年春捧教劄将往崇明州住持仙道观鍊士既為山房先生之玄曾則其玄孫之妙禀可想見矣故述其祖之高風亦称人之美本之父兄師友之意也序成吳之人士賦詩而送之者凡若干云

送徐尊師序

中吳城而処有道館曰玄明始予过之聞琴書声未始

異之也後屢過之皆然予始洒然知吳人徐养吾鍊師
校業于是时予方盛年而养吾亦甫冠每揖余坐語方
瞳廣顙端毅孚重已如老成人问其所讀書則曰内丞
外王之道也大豈易言哉今几三十年养吾以葆鍊為
事神完而体紆氣津〻自頂立如蒸炊若予則憔悴頓
鈇須髮尽白面老甚矣去年养吾由道秩陞任常熟州
之致道观今春帰省其親于吳浔一再見既已異其神
观乃師而扣之爲鍊師曰古之博大真人既立内為精
而物為粗矣其樂于内者千圣一致也万年一瞬也由
乎中立者外而應帝王亦其粗者耳而况于世累乎予
曰形上之道形下之器本末一致則闻之矣曾何精粗
之謂耶鍊師笑曰是豈區〻世儒所能識也吾居致道
观仲雍故墓在焉朝登山巔观日亦夜听松風撼山作
海涛每援琴寫之泠然八表也子能從我乎予不能詰
乃作招崔辞送之今春則至元仍紀元之六年也詞曰
仙之人兮跨霍以遊六翮一奉兮瞬息乎九州蓬島之
是誰兮圣真之与侍招之不来兮使我心憂海震之山
兮瑶草稠徘徊飲啄兮雲涧之幽吾將听誦蕊珠兮浔
相羊于暮秋

送初上人遊方序

吳人奉佛自蕭梁有国时塔寺像設遍江左而吳尤夥
爲吳以水爲国涯其腹者具區具區別派而湖者曰陳
湖之当松江之南大浸几四十里涛波溢天而其北烟
林蓊翠亦洲渚之上者磧砂也砂有積蓋曰福夀劍始
于国朝至大间飛楼傑閣視城甲刹畧不少讓其徒居
之既研精于其教法又復購吾儒書数万卷自六藝経
傳于史百家之言每延儒之老于文季者日講肄之俾
其徒知仁義道德元与其季不相悖戾所以開明其心
爲至有翹楚傑亦者則本元初上人初尤工于詩以其
所孝亦為大方之遊非惟其教之尊宿受其為法器至
當世宗工鉅卿若承旨長沙歐陽公侍講金華黄公脩
撰晉陽張公博士浚仪段公皆與其進而不之拒也故
學士豫章揭公應奉清泉陳公尤所奬與若子則疵賤
老朽浮沉里巷間初何所取門至再不厭且出詩文一
編讀之皆前数君子與之篇什雄辭奥旨温然而王質
金相者在他人一二固以多芸何其富耶初不以子無
似若将從客講學如前数君子從時以質疑予為言曰
古之君子出處不同言行亦異至其不悖乎聖人者曾
不少異也儒佛爭久矣儒辟佛者睹儒從佛輒揮呵詈
斥然不思均之為儒言行出處尤自不得而同也而況

于好學悉異尚哉前數君子皆于佛無間然若予尤非
敢徼福于佛者言行雖不敢同數公至其出處則甚異
矣出者方貴顯其言是為初軽重若予何所取初求之
不已哉大山深林江湖寰宇頤豈無其人哉初行矣復
求其人而學焉學成而歸之曰其有以語我

僑吳集卷之九

括蒼鄭元祐明德著

記

平江路新築郡城記

吳自泰伯十九世至壽夢而吳始大及王閭廬用伍子胥而吳之城郭宮室遂為東南雄藩世言泰伯城僅周三里二百步在今梅里平墟夫泰伯以天下讓宜其不肯自大其城也及閭廬徙都于今郡城于是子胥相土嘗水象天法池築大城周廻四十五里其陸門八以象天八風水門八以法地八卦城邑既完府庫既充遂观兵上國一傳至夫差而子胥以忠諫賜死未幾吳為越

併漢亡孫吳嘗建都于此矣更江左六朝以迄于唐末
五季歷前後宗要皆以吳為大藩屏世皇之一天下以
四海為家六合為宮不設險于區宇之城郭也至正十
一年紅巾賊越汝陽明年浙東海冠燒劫崑山是年廉
訪憲司僉朝鮮李公巡案吳下深惟平江賦役供國家
經費什之七郡無城郭何以禦寇乃謀于監郡西夏六
十公郡大守真定高公時百頃之出于吳者日不暇給
然築城之役則不可已于是會司屬僚佐驗民之家貲
產孚薄計量城之長短高下分築之罷弱户則恚汰去
之堂時役不及而豪強者則糾率之寧夏高公為南臺
御史大夫及太尉首捐貲以助役水司亦捐官帑一千
錠漕府皆捐貲俸然太平日久一旦興大工役民夫十
餘万当盛暑捶鋤如雲下鍾如雨城之大綿延數百雉
漫不知何從列楯縡于是公曉之以程度示之以榘範
勉之以誠慤必若是而後元善崩之憂民志既齊元敢
或惰遂經始于是年夏四月畢工于秋八月城四向一
仍子晉之旧若水門則仍宋之旧独啓晉門工建忠孝
王廟餘五門之工亦皆祠神蓋興役時慮暑雨鬱為民
害乃禱于神以祈祐城既完故列祠以荅神貺城之高
以尺計凡三十有三城之則三十有五臺石三層以

為固城之面則廣丈六尺皆甃以甓仍甃大甃作水溝
每門建戍樓以謹斥候烽燧當人馬陟降処皆列置
蛾眉甬道門内外揖屋設官居之以察非常城于是備
矣其先慮民力不給爰給中統鈔二百五十貫白米一
千斛至是合官民用財凡若干万匹若干万斛論者
謂是役非廉訪使公勇于敢為則元以續子胥之功于
二千載之後也城既完吳民始大喜有依衛則又相与
嘆息言曰明公非有一廛之宅在吳也然若
心焦思以完斯城者蓋上以為国下以為民也況吳東
北瀕大海西南枕震澤于澤国四通五達之衢也郛郭
之内官粮貯于廩庾者戔数百万設城郭不完寇攘逼
近将何以為圖計乎今既完城以為民衛継今所以守
禦之者則在乎明有司承流宣化蘇民之力以固結其
心使吳之民愛大其上如子弟之親父兄手足之捍心
腹夫然後則其民以仁義為干櫓以礼楽為甲冑人心
既固則与此金城湯池併為天險于乎寇也已李公名
系只字仲善

重修平江路儒学記

維吳有孝肇自范文正公父子更来渡南而吳之文庙
与李宮始大備至国家大一統吳李劝士累詔郡国六

七十年之间所在孝校诵声相闻頃吳為東南雄藩孝
興于范公宜特盛于東諸侯然更頻年郡非不大也而
土力实耗于诖时民非不多也而贳力实罷于昔日則
夫孝校之教礼樂之文亦有所不逮也已事稍止聞于
是庙堂慎選守臣而燕人吳侯由彰德路總管仍授大
中大夫即拜平江中書遣使以堂帖齎起奉玺書浔乘
馹南下用示特恩公既至首謁大成殿仰見殿脊勢將
傾圮蔑桷欹垫欲壓尊像自念師以下緣絵黜剥窓戸
闌楯縣漆皆田暗侯乃惕焉疢心即衰稽羸節冗濫悉
徵每岁廩之入畸度積可敵費乃鳩工庀材一新礼殿
并及庑戟门自圣師以至泛礼諸吳晃衷圭佩五采燠
發如日丽天且重建外门揭乐文庙采芹官臣之所戾
至也至是亦一新之礼殿前旧設樂軒久撤去迫近香
案殊失庙貌深衷之意侯命漫之雄渾沉厚而庙益以
邃寮庶謂吳孝自数年来支柱庫傾苟遮目前率多具
文无教养之实豈若侯誠慈一忱以興孝养士為已任
也哉乃磬石紀辞以章侯修奉廢墜之实謹按中吳自
泰伯端委以臨其民其後子游生于海虞乃北孝于魯
孟人之门風氣既開矣者輩亦由其山川之秀不可罔
若夫庠序之教則尚未大備也至我吳公雖長于北方

及帰典鄉郡深惟亲梓之故莫先于孝校之教由是大
興吳孝今米社已墜而孝宮成于公父子者迄今不墜
雖其間張弛有时不同然更久而愈益悉重則以公父
子里閈之故也今侯敭歷中外而以才望為吳守臣其
潔白之操愷悌之政要其心不以文正自期待者固不
能若是也因紀侯修孝之実而侯之德美因牽連浔書
謹記

海塩州孝興建記

海塩于故宋畿壯県地雖斥鹵而其孝宮券士之廩入
造士之築度粗皆有緒而可紀江南帰職方壯県例陞
之州于是海塩孝与州同陞州有孝諭薄元宜加之意
況不為过薄者乎第長吏因循而教官又忽畧則其荒
墜隳可想見至正七年夏六月松陽葉侯以奉政大夫
来為知州侯始筮仕即以才名為江南諸道行御史臺
架閣管勾其于興孝劝士浮于風紀之地者涼委遠矣
況素励已以諱孝潜心于理義則其視孝校興替為何
如侯未上之先天台黄君国才典教是州睹孝宮之殆
念事為之难精快于中而未克展布甫十視朔而侯至
至三日庙謁礼竟侯謂黄君以為国家列圣相承明詔
諄頒致重孝校今茲黌舍荒圮不加脩士氣萎茶不加

报岂守令承宣德化之謂乎君聞侯言即以其目請于
侯曰大成殿春秋合祭以致祭朔望釋菜以瞻拜使莞
瓦而瓦以揭虔表誠何以謂之清庙燕居閣工肖圣師
申〻夭〻之德容下俾季者来游来歌今而欹墊勢將
壓翼殿東西庑列祀諸儒奚使衰冕圭組黑昧弗章迩
豆墨爵荐祼瓦所豈非瘝褻慢之大者乎明倫有堂〻有
四斋所以待士授業藏修也苟非涼燠適宜明敞深潔
則欲講肄而討論者可以成其丽澤之益也前之繕葺
者踵相接然率具虚文今非仁侯加之意則亦苟焉而
已耳侯覧君所條列遂惕然于悵謂之曰孝宫廢墜乃
若此将葺而新之必不可承昔之苟也苟焉以掠美頗
莫若已也于是侯与黄君稽研商確計饋士之田公旦
踰万第以民曠而土瘠戈入纔什二重以夫收胃支蝕
槩全積于是考昔通租驗今庚貯徵宿負發見廩且併
各捐衣布之贏浮中統鈔若干緡鳩工庀材当災暘侯
与君皆身董其役而不告劳音少憚其劳于是一甬一椽一
甓一礎要必堅緻壯朴可以脈風日可以支永久経始
于是年季夏栽四閱月而孝宫一新殿前殊淺偪為祊
設樂之軒凡黄君所條列以請于侯者靡不一〻就緒
庚涵帑庀瓦淦漏于是海益之孝罷僻処鯨魚朝夕

之壖一朝而舩甍翬飛丹臒煥耀不独州人士観感鼓
舞以六侯与君之徳若海島浦渕之上漁塩商販之民
帆飛艘纜亦沒于望洋向若之際聿観孝言之呉亦皆
歛衽以卿道是則孝校之助与為多焉夫昔魯人頌泮
官其在泮者不独文事而已至于献俘受馘亦在焉由
此言之士成文武之才就道徳之実者未始歧而二之
也于後孝校論改取士以迄于絃誦又其後則惟誦与
絃又其絃而罷独誦而已夫士誠専志于誦則誦者考
圣矣之成法職事理之当然本乎身心言行之徽違之
家国天下之著然則誦可少乎海邦之士其于誦習要
必慎乆乎義利之分理欲之判庶乎仁侯与矣博士道
全心一新孝宮之所致也欣

長洲県儒孝記

至元三年尤集丁丑平江路長洲県官元同等言于大
府曰国家疆理際天地粮饟之富呉独擅天下什之五
而長洲一県又独擅呉賦四之一生聚之繁財用之博
天下県未有壮于長洲者而県孝不建職教不脩故自
廿餘年来父兄之教子弟大率富者侈靡而不知禁貧
者媮惰而不知所向之方自非呉孝校明義理則将何
以定民志善民俗哉今天下県皆有孝独長洲于四理

所在廢弛之士木支衙門漫名之儒孝然誦声不聞講
席不設民至有綏畜牧佃蔬圃其間昔孔子適衛称既
富庶則必有以教之矧今呉孝功士之詔数下而仝等
坐視其曠墜若此則豈有司宣承之謂哉奈県元風儲
官元羸貲窮見徽州路孝教授郡人陸德原向嘗捐貲
建甫里書院槩度炭窓列之孝官而德原一壘一區元
在県境者誠浮大府劝旁而奬励之德原宜于此元不
尽其心者矣状上路総管高昌道童公呂德原示所以
德原作而起曰公牧我民尊元不至今又将
溥善教以漸涵之公之德意尊矣然則德原将何以荅
公意哉惟槩竭心力期于壮尊高弘与公德化同垂永
久而已耳于是搜才簡工始于是年三月甲子更八月
丙辰孝告落成門庑淀敞殿寢尊爽斎宮講庐庖湢庾
帑一是大備先是贍士廩饍未給德原復買田以足之
于是呉人士与大夫公卿暩孝之成嘆息言曰長洲為
天下壮県使其孝聊且粗畧何以称子男邦伯呉建之
意哉今孝成実雄壮与県敵則其人士藏修游息庶為
称情也已況明守令為改知本末德原以儒者為孝宮
事皆可書乃相率請記于予辞不獲為之言曰三代盛
时呉蓋陋邦自恭伯端委而君呉久之而子游北孝于

中国自是声明文物煥耀四方蓋子游生于海虞而長洲則切其地也今孝之成豈徒美观容飭文具哉善教者本諸其身而已矣故子游之宰武城必曰君子孝道則爱人小人孝道則易使也郡邑令長誠能推是以修其身以及于邑之民將見民化改成風移俗美其秀民良士顧豈元子游之徒云而為邦家之光也哉詩曰元龜維人四方其訓之有魚德行四国順之此之謂也請以為記

文正書院記

至正五年龙集乙酉夏六月吉廉訪僉事趙公承僖分巡中吳至則首謁范文正公祠下拜瞻庙貌起敬起慕作而言曰文正公以德以功既元忝伊傅之為輔相以孝以識則有功于洙泗道統之傳故其具文武全才立將則安边却敵入相則尊主庇民其先憂後樂与先知覺後汲知覺者何以異豈非孟之任者乎其平生論諫直道正己切人主至上百官囚訟宰执為張禹触犯盛怒雖坐摧抑曽弗少阻詘不充木逆絕則正而欲后之克孟者乎当时天下郡県未嘗皆置孝公至吳首以已地建孝故孝校徧天下者自公始識泰山孫明復于貧賤中授以春秋遂大鳴聖道于时延安定胡公入太

孝為孝者師而河南程氏子実遇獎枝其後橫渠張子
以盛氣自負公析之而校以中庸卒之閔陜之教与伊
洛相表裡蓋自六經堙晦圣人之道不傳為治者貿〻
焉罔知適從以至于公而後開孝枝隆師儒造就士類
作成忠義之風以致道統之傳則公之孝識于名教豈
小補哉公之薨也所在廟食一以忠烈錫名頒茲中吳
公父母之邦所宜大建祠庙万世血食如之何而僅享
豈有豐功偉德正孝卓識如文正公而書院莫之建則
是缺典豈有大于此者乎公八世孫文英具辞于趙公
以為先公之功德孝識誠如公所言頒惟范宗仰食于
義廩食指几千餘使建書院則官除山長有山長則有
廩稍之奉矣合藐為義廩不自給使但建書院以祀公
慎選族人之夫者充主奉斯足矣官除山長則乞免為
于是公從其言時總管古燕吳侯秉彝聞公之所建明
即叙公所言請于行省上之中書議有閔世道且不設
教官而以居嫡者世主祠而行教于事便由是二公商
亦公帑羨餘命工益址而崇制院宏且固甫完屬元祐
記之祐以蕞尔膚謏烏敢厠一喙于大夫之門雖然公
之功德孝識憑余公知而言之則凡天下之士皆知道

之也知其人而不思效之可乎于朱子謂人之立志必
当以公自期待況遊于公之門乎況郡人乎若然庶于
公可无負所謂尚友者此也元祐言不腆謹用復諸憲
僉公俾書之石焉

重建和靖書院記

宋礼部侍郎和靖先生河南尹公紹興七年用崇政殿
説書召遜奉外祠居吳之廉丘先生歿七十有五年吳
守陳君蒂乃始絵像建祠而象勉斎先生黄公勉為之記
端平間提斧常平曹君某請于朝易祠為書院乃始置
田為経久計江南内附奪于僧有司以尊前典励後孝
不可泯遂已也于是以府治東南隅故朱檢法厨事
基合若干畝建書院祠先生大德丁未山長王達翁
大成殿前元門往翁元又庇居民又加侵牟益見簡陋
而士病焉元統丙子新安吳希顔来為山長克復故址
又請常平提斡厨基以益之則蠢弊撙浮濫積力稍久
有志重建然尤惧或中沮于是白于大府时中書左丞
耿公介揩饌吳下聞而善之俄被召復請參政張侯傑
侯又入為天官今郡守道童公廉明剔弊治称第一希
顔請新書院公曰治不本于孝豈稽古崇徳之謂哉即
選其従事分董程役而藉書院粒米之在廩者糶之浮

中統八千六百貫輦大成殿即新北而前為仪門
西為先生祠又西為土祠又西臨廣衢為外門翼殿為
又房殿後建習堂、東齋房曰六有總為屋若干楹其
即工始于夏六月甫冬孟十月而書院落成吳初先生
辛于越、六有先生書院先是希顔嘗為越之書院長
以墜然已何幸而一再獲長先生祠下哉既不佞元以
紹隆斯道之統緒若區、祠宇而謁不能殫尽心力則
豈成承孝小子之謂哉斯其志有可尚者已若夫先生
師友淵源云処大致皆具勉斎記茲不敢瀆惟槩言其
修建始末云

頼昌書院記

国家右文崇儒路府州県莫不有孝尤以為未也故所
在有書院即其地之吳者而祀之江南帰方書院之
建几十倍于昔若中州先哲之所過化礼楽刑政夫豈
東南所可企及然由仁廟設科取士考于各省士額多
寡河南許洛為天下中然河南士額視江浙戴什之士
則夫又地孝校盛衰槩可見矣夫孝既已布于路府州
県博士弟子員稽経考古已自足于為治若書院之有

元多寡曽何損益于治道而論者則尤懋：以為言蓋
先王之敷治也每詳内而略外先近而後遠故自其礼
樂之文詩書之澤漸之以仁恩摩之以德義未有不本
乎一人心術之精微而能見乎庙朝家国之近遠故曰
始于家邦終于四海今声明文物乃独盛于東南内外
異勢詳畧乖方此中州有識之士所以動心于茲而執
事者未必不以為迂也許昌馮君夢周所以建書院于
頴昌有不暇顧夫或者之議也以為頴昌秦漢以来以
武以文以功以徳知名海内布在方冊者堅以多矣然
皆莫若蘇右丞万里亡蜀用其所孝以相其君及其老
也帰休乎頴上自号曰頴濱老人于是夢周請于其長
兄尚書公及許下卿曲之老咸以為宜乃捐衣布之贏
卜地于許下之某鄉某原営構結築為屋若干楹中奉
寢以安燕居之圣師後蝕祠以安蘇公像門廡斎庐庫
庾庖湢凡書院所宜有者元不備官設山長因不問若
訓導之師則慎炎其選必経明行脩可以成就人才者
戈以地三頃之入給之弟子不踰廿員多則耗其師之
力向月季庚課試必第其高下激賞以示劝懲事已畢
具夢周言之官：言之憲省憲省言之中書中書礼部
皆允其所請由是頴昌書院遂表著于北方夢周昔為

温州路经歷嵗梓毀六経圖諸書及為平江路推官浔
庸孝語孟善本并小孝書夢周更為高経下註其為書
版凡若干卷悉以帰之書院而不以私于其家其平日
拘金以購買之書籍自六経傳註子史別集以至稗官
雜説其為書凡若干万卷亦悉帰之書院師生有欲借
之者則具姓名列書目而以時謹其出納且慮書版所
在民間浔印者什元二三弱有力膂之使印者什則六
七是書板為孝校累又買某鄉桑枣地若干畝計一嵗
之所入畢一嵗紙墨褒褙工食之費則心矣其規制若
是不惟勒之石又且閘之官其間防閑之纖悉意度之
委曲記有所不能竟者皆鐫之碑陰夫書院之設宋初
載三四長書院者皆郡太守職也固未始立山長与孝
正既立山長孝正必積年勞著成績乃始陞郡博士于
是孝官益多庸常衆人当嵗月則其所以
教之者豈能成天下之才以待用乎後之来主院席誠
矣者也固所不論其或不
高禄孚与夫祖父貲産哉是皆其兄弟躬履儉素銖寸
積累不忍令其子孫独有之也于是建書院与鄉里共
職是院者当察夢周兄弟之心萬志以職教恭至公以
司六納庶彬彬許洛之士不讓乎大江以南所謂本諸

身施諸家国天下亦処進退彷彿乎頴昌老人是則馮
君之意也可不知所尚哉

吳江甘泉祠禱雨記

吳縣以水為国東亦而為吳江其為州郭依窪人烟聚
落于浦溆之間洲渚之上耳州既左江右湖雲涛烟水
其為神龙之宮灵怪之宅尚何異哉自非神龙以著灵
而人托龙之麻以為命則其四封之内呼吸而沿之者
頗何难哉州之東行沙江湖而為橋者相望独第四橋
之下水寒深味寒甘色湛寒碧唐陸羽嘗品第入茶
経則其要于衆水也必矣世傳有龙居之州人即其橋
之北水之中沁建祠以享龙謂之甘泉龙王祠其来蓋
甚久矣至正三年夏大旱田禾焦然就槁民心皇皇元
賴時高昌雅実理公為州達魯花赤憂心惻然乃捐己
俸市香燭宿斎戒躬致情詞于昭灵観道士富恕乞為
将誠籲天而公率僚幕耆史之属恣徒跣謁龙于祠下
再拜稽首為民請命富君乃用其教法役神名龙煉鉄
符投檝水符總入而雷殷三自水起玄雲四垂雨即隨
至公忽驚且喜以手加額曰神明不遠如此哉船迎龙
漫至州署有赤鯉躍入公舟中公命僮捧縦之波雨霧
沱告已即昭灵設醮謝比旋事復迎牲祠下合楽大饗

以荅龙神之灵貺是州遂成有年于是州之人驩然曰
吾州依龙以為命故水旱必祷然未有若我公誠心懇
一念之頃神人孚合其嚮應蓋若執左券交相付者其
故何哉遂昌某晓于衆曰昔久雨泗之民將為魚公牋詞請于上帝詞有曰甘減一
年之寿禄頯起百姓于泥塗詞焚而雨霽然則公之臨
政愛民至不惜身命有如此尔民亦知之乎于是州之
民悉公之心大公之惠特公以為命有在矣作祷雨感
應以記之

伏蛟臺記

山精木怪地妖水孽蓋亦莫非陰陽合散之所為故雖
太平盛世不能必其无有然当盛时君明臣良朝廷清
明海宇寧晏人之奸雄鬼之妖孽一皆屏遁消釋各安
其類于礼樂刑政之脩明旂常廟社之尊顯天氣和于
山地氣暢于下人之類安舒泰阜于及物蓋由此也然
神仙奇異之士雖不屑于世用而心則淑乎天地之鑒
也静乎万物之準也故能見人之所不見聞人之所不
聞过計私憂遠在数千百年之後又何必冬起雷夏造
氷後灵召神変幻目前而已耶世傳九州都仙軽荅时
嘗有異記謂淡千年江心生砂磧下掩井口則其所斬

之蚊当渡江时则有地仙八百人而師則在豫章于是
酋易胡君道玄之生適与景記合君生有異稟幼断葷
血紙衣草屨而其道術每于水旱蝗疫有時而取日雲
天借水渊泉起痊疠殞頻螟膝其應皆章ミ可稽也乃至
正四年秋君艤舟東湖夜睹光怪赫然云隠南即其地
浮鉄券一玦上有盟告之詞則都仙斬蚊之埋銘也要
与鉄柱相表裡可信不誣南臺真御史為胡君築臺以
券瘞其下而名之伏蚊臺奎章孝士青城虞公為之記
夫仙真神人豈有恋于世而私憂过計亦于人所不見
不聞而又遠在千有餘年之外慈胡君克紹都仙之烈
應景記之言睹神几于未動之兆伏精怪于欲作之先
自非仙真神人断弗能若是蒙莊氏曰至人之用心若
鏡其胡君之謂欤臺成之五年續為之後記云

周玄初主醮来寔記

古者圣人亦而麟凤龟龙亦云以彰其瑞事明載書傳
必非厚誣斯世然豈圣人有意為之固不然也蓋厚德
之積流之為祥凤润之為甘雨著之為景星慶雲夫若
然者使圣人有意而為之則不足以為圣人矣後世道
家者流其高者軽奉次者長立又次者方薬煉餌又其
次者醮祭科教若夫醮祭則有交于神明之道焉神明

者玄虚冲漠非視听所能親接然禍淫福善每若司其
柄以荅響是豈神明為不可依憑也哉古今文士称崔
為仙禽道家以崔為仙驥世之人皆言仙崔仙崔云方
人設醮祭之时壇陛炧整仪容肅斉鐘磬華香冠服笏
珮之類罔不端備儻然天神之是臨也人之情衆生于
玄初自童时即好老氏之孝稍長為道士詣嘉禾城東
紫虚観礼其師李太元既本之以軽挙長生之道又参
之以修煉醮祭之術于是呼風召雷致晴雨若有神人
從後之元不響荅焉以吳城報恩道院虚其席即来帰
主之至元丁酉夏吳守禦方户沈侯実荐毋設醮礼延
玄初提點法事其精誠孚格遂感白崔盤空而来或引
吭長鳴或低翔献頂其多至四十餘隻与人相親若狎
若馴良久斯逝一时之人罔不仰瞻嘆異士友徐正甫
預同観者数輩咸賦詩頌美之惟侯以虎羆之職不加
起敬起慄乃索予為記夫崔一羽族耳其往来靡常其
性莫可馴狎其視麟凤亀龍固不類其應祈而来非有
神人司之与異人所致之吾未之信也吾之氣順則天
地之氣亦順彼景星慶雲祥風甘雨要皆全人以和召

和之所致不然冲虚玄漠之表非人視听之所及烏能
加一髮之力于其間即然則玄初不浮不謂之異人而
兹事不浮不謂之異事春秋紀異則書故予不新樂書
之用冠群玉云

白雀観祠堂記

国家混一之初世祖蒐羅海内才俊用之惟恐其或遺
于是魁奇磊落之士徃徃顯功名于当世若嘉議大夫
平江路総管致仕郡人張公正卿是也公初未冠即北
上既仕僕直殿廷忠入禁衛久之成宗愛其小心謹飭
賜名伯顏大徳間忠官江南累陞漳州路総管原公自
膺柄用四弍郡改一佃塩運同知将老而弃牧名州至
以清白謹愿見称恂〻有古循吏風朝廷推恩累世于
是公大父海贈中順大夫清河郡伯大母何夫人贈清
河郡夫人父憲江淮財賦副総管累贈廣徳路総管母
鄭氏封清河郡夫人室人沈氏封同于姑公父子自忘
臣子所以報其君親雖湎肝膲未足以謝万分之一矧
人之生起戚在呼吸間哉審以別業之在郡城崔舞橋
之東者田為来信安郡王之藏春園也基頗宏敞近為
建構雄丽而敬帰之太上教法大道上以祝元以報君
下則立祀以報親初名之曰報恩道院田植古松一株